



大树要开花

小黑散文集

小黑简介

原名陈奇杰，祖籍广东潮阳。
马来亚大学数学系及教育系毕业
现任南华国民型华中中学校长
《南洋商报》副刊专栏作者
《光明日报》言论版专栏作者
马来西亚文化协会（霹靂州分会）
理事兼文学组主任
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理事
马华文学大系散文(二)主编

曾获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小说奖(1985)
首届乡青小说推荐奖(1990)
第二届杨升桥美国万元
(马华文学创作奖)(1994)
第九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2006)

曾任《蕉风》文学双月刊执行主编
曾任《清流》文学双月刊执行主编
多项大马及国际华文文学奖(包括
[花踪世界小说奖]及[新加坡金狮
文学奖])评审委员

作品收入中国、台湾及大马出版之
合集、大马及新加坡中学华文课本



六





了电团惠存：

大树要开花

小黑-散文集

小黑
2012年7月28日



大树要开花

小黑散文集

本书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学术文艺丛书基金2006年度散文组优秀奖，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

作者 / 小黑

封面设计 / 大愚

内页设计 / 大愚

内页插画 / 朵拉

发行人 / 陈奇杰

出版 / 菲鱼书屋 Exocoetidae Publishing House

96, Jalan Scorpio,

Taman Desa Bintang,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电话 / 传真：05-6917107

电邮 / xiaohai32000@gmail.com

印刷 / 新文明印务有限公司

SIN BOON BENG PRINTING SDN. BHD.
(229045-V)

Lot 5384, Lorong Kilang 13,

Kawasan Perusahaan Ringan Tupai,

34000 Taiping, Perak.

电话 / 05-8087711, 8076566

传真 / 05-8067311

初版 / 2007年9月

售价 / 马币20令吉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1 看·两颗晶亮的眼睛
- 4 对自己好一点
- 8 做一个爱书的行动主义者
- 11 攀鲈的精神
- 15 老人的情色书写
- 18 如果你要种一棵树
- 22 “我只不过是看上去好像死了。”
- 25 不是无情
- 28 唐吉珂德400岁
- 30 突然一只恩巴劳
- 33 像狗一样
- 36 啊·好香的异味
- 39 哈罗德品特获奖的意义
- 42 蕉柑·还有一箱
- 45 关于鸡的惆怅
- 48 可以公开的秘方
- 51 现代练功记
- 54 买不买书
- 57 对猫的歉疚
- 60 看见吗？听到吗？
- 63 沉吟至今
- 67 昂贵何妨
- 70 每一张椅子都有它的故事
- 74 欢迎短讯·再见邮差
- 77 郁达夫被害60年
- 80 我的朋友·猪
- 83 从《家》到《憩园》
- 86 不想误吃生火腿

89	独钓寒江雪
93	大树要开花
96	为谁前仆后继
99	唯有树最动人
101	扬帆之前(给85位大学新鲜人)
104	一座堤岸、两棵树
109	等待枇杷黄
112	不忘历史是为了未来
115	一尺板墙·十丈文明
118	在路上·吃得轻浮
120	鉴真和尚的心情
123	“多乎哉·不多也”--为纪念鲁迅和孔乙己
126	逐渐褪色的天堑飞虹
129	给作家一个身份--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
132	荷花已开半朵
135	啊·雅加达(一)
139	啊·雅加达(二)
143	覆舟山与安可隆
146	在海德公园跑步
149	夏天来到La Rambla
153	一只沙丁鱼的祭典
157	啊·Guernica!
160	且为皇马疯狂
163	三见毕加索







看，两颗晶亮的眼睛

我虽然已经不记得个中原因，但是并没有忘记，孩童时期有一天跟在母亲的背后穿越人群四处寻找生鱼的印象。

温煦的晨曦从香火鼎盛的观音亭背后徐徐地升起，照耀在亭子前空旷的地面。贩卖蔬果、鸡鸭的小贩逐渐推着脚车上的笼子进入广场，紧挨着猪肉贩红（肉）白（皮）相间的档子排列。各式各样的摊贩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开始一日的生计。挽着菜篮的低头翻选鱼虾的，听来似乎是吵架事实上是在为 5 分钱奋斗的鼎沸人声，一阵又一阵传来，妈妈着急了，走得很快，我紧紧扯住她的衣角，在大人的窝肢和臀部间穿梭。

我们钻过不少档子，终于在观音亭对面的看台旁边，一个阴凉的角落发现一个半蹲坐的黑黝瘦削男人。他面前有一个木制的箱子，里头盛了 3 寸高的水，密密麻麻的就养了不少浮躁不安的生鱼。母亲叽理咕嘈和他讲了几句，他点点头，用网从水中捞了一只。鱼在网中拼命挣扎，毕竟不能从柔软的丝网中跳脱。鱼贩把鱼放在磅称上称了斤两，和母亲说了价钱。

母亲从她紧捏在手上的荷包检了一张钞票和几个银角交给他，就挥挥手说：“等下回头来拿。”牵起我的手，马上离开。我很好奇，转回去看鱼贩如何处理那只肥大的生鱼。“不要看！”母亲轻轻喝了一声。我感到奇怪，反问她：“为什么？”但是我没有等待她的回答，因为我看见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镜头。

卖鱼的小贩左手捏住鱼头，也没有击杀或者敲晕手中的鱼，右手从鱼箱旁举起一根杵棒，嗖，就把它塞入鱼喉，轻轻松松，直达腹腔。他不慌不忙，又亮起另一件家伙，钉刀。把串鱼的杵棒交在

左手，他就一面挥动右手中的钉刀打鳞，鳞片纷飞，三句话还未说完手术已经完毕。

卖鱼的抬头看见我们母子目瞪口呆站在不远处，即招招手，要我们把鱼带回家。他用一条草绳从鱼鳃穿过张大的嘴，打了一个结，交在我手中。两颗鱼眼睛亮晶晶地瞪。流着丝丝血迹的鱼身似乎还在摆动呢。鱼还是清醒的，虽然我听不到它的哀号。我不敢提。母亲对卖鱼的说：“你要吓死我儿子呀！”

小时候一个美丽的清晨，我正低头读书，忽然听见窗外有人在呼叫，紧张的声音中略带难以压抑的兴奋。我好奇地趴在窗口向外望，原来门外 berry 树下站了几位妇孺。其中两位妇人，沙笼卷到丰满的胸部，可以明显看见乳沟。嘴角边的纸烟还随着话语，一上一下地颤动。

四周疏疏落落站了几个小孩。面对妇人的则是两位少女。她们四人各据一角，二人一对，手上各执一根麻绳，绳子的尾端打了一个活结，套在巷口中央一头活奔乱跳的猴子颈项上。

也许猴子早就明白生命来到绝处，因此在原地上拼命挣扎、嘶叫。凄厉的叫声搞得其中一个少女非常烦躁，频频发问：“好了吗？”咬纸烟的妇人缓步趋前，再一次检验活结，终于满意地点点头。

喝！四女齐声并力一扯，猴子尖利的叫声戛然而止。当女士们解开绳套时，猴子两颗乌溜溜的眼珠子还瞪着前方。一根长出来的舌头和四肢一样柔软。好象牵孩子上课一样，其中一个妇人扯起猴子的手，一边走一边问：“十全准备好了吗？”

儿时到屠宰场偷看屠夫杀猪一向是同学们最洋洋自得的刺激经验。我是无胆匪类，从来没有见证过一匹两百多磅的猪是如何在眨眼间魂断人间。但是在我夹起咖喱面上面那几块猪红吃得津津有味时，我的同学就绘声绘影地告诉我：杀猎的人一般都魁梧高大，他的长刀往猪咽喉一割杀，在猪只狂叫挣扎间血就如泉水汹涌喷泄，流入屠夫早已备妥的盐水中。猪在断气之前，会拉屎拉尿，一塌糊



涂。“有时候，猪血有怪味是难免的，”他简单地说。“我从来不吃猪血的呀。”

8月间，福建的作家们在菲律宾的早餐上告诉我，中国乡下的屠夫杀猪的学问可比我们高强多了。基本上，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一剑（长形圆锥）穿心，摆平猪的生命。但是，就在猪的生命还没有完结之前，它还需要执行最后的任务。屠夫们在戮杀猪只后，会马上把锥拔出来，迅速插入一管竹筒。衔接竹筒另一端的塑料管则紧紧箝在水龙头。

“为什么？”我傻傻地问。

“猪只在死前一定会费力挣扎，造成心脏的扩张和收缩动作特别激烈。我们只要打开水龙头，清水马上就会给吸入体内，输送到四肢百脉。”作家谋清稀松平常地说。“一头200斤的猪可以变成300斤呀。”

猪的眼睛一向细小。被泡水后，它是张开一倍还是闭起来呢？我忘记问作家谋清。





对自己好一点

忽然接到画家叶逢仪的电话，原来他一声不响来到了夕眺湾，要到对岸的 PANGKOR LAUT RESORT 度假。我们赶到红土坎港口东张西望，看见一个穿短裤花彩衣的汉子，真不相信就是他。

“阿兄真性感。”我说。他回答我：“我是上面 60，下面 28。”“说完，从旅行袋中抽出两本《6028》的画册送我们，原来是前阵子纪念他 60 大寿和掌上明珠健一 28 岁的合集。逢仪的画，是年龄越大，线条越俐落简约，画趣越深远。我想这和他时常拥有一颗年轻的心有很大的关系。”

PANGKOR LAUT 度假岛村相当昂贵。数年前，岛主杨家曾经在岛上举办歌王帕瓦洛帝演唱会，给前任首相欢庆生日。“想不到你也有这种魄力！”我说。他对我眨眨眼，“有时候，我们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嘛。”

从我们开始成家，有了孩子以后，每一天所作所为，哪一样是为了我们自己呢？我们省吃，省穿，不敢抽烟，也当然不敢胡乱花钱。然而，关于孩子的教育费、买衣服添鞋子、打手机买 CD，儿女一开口，马上慌慌张张，把书桌暗格底下的私房钱都掏出来。有时候儿女看中一双昂贵的力博鞋子，我们心疼，小小声问：“这有什么美呀？”孩子一转头，“不买了。”我们心里又软下来，又要哄他：“买啦，买啦。鞋子虽然不是很美，但是很有特色。你穿起来真有点耶。”

逢仪说到精彩处，我不禁眼泪都笑了出来。我们这一代的男人，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小老头？我小时候祖母常常说她跌倒了，还要捉一把泥沙才肯站起来。她说，传说中田螺怕孩子晒到太阳，自

已脱离壳子来掩护孩子。回过头来，壳子却给弄丢了。无家可归，太阳出来，田螺为孩子脱水而死。

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仔细想想，我们一天花费多少在自己的身上？50 令吉吗？哪需要这么多。生活，其实是可以很轻松度过的。但是我们还是诚惶诚恐地过日子。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在念书的，大家都卯足精神，斗志高昂。赚多多，花少少。希望孩子将来读书用钱，不必东凑西拼。

我们这一代，生长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从小学开始，老师父母无时无刻耳提面命，俭省是美德。读书的时候，一套校服，补到不能再补才舍得将上衣当抹布；裤子呢，抹地吧。白鞋呢，开始买的是杂牌鞋，接着有了冯强，渐渐经济有了转机，才买霸打。也都是穿到鞋嘴张开，给足球踢破为止。课本？还是跟左邻右舍的兄弟们购买的二手货。如此良好的庭训，长大以后，果然没有辜负长辈们的教诲：身上穿的，脚下套的，都是百盛大减价，折扣 70% 的货色。

我的朋友 T，中学时候，每天早上 3 点钟起身，帮母亲割完树胶，又匆匆忙忙地踏 10 英里的脚车到学校上课。念完师训，他又凭着苦斗的精神，修毕学士课程。夫妻两人，胼手胝足，一芭一芭，买下数十芭（夕眺湾园地以三英亩为一芭）的良田。孩子一个一个长大，他们又一芭一芭的卖，将孩子培育成为专业人才。T 一身永远是那么简朴的 3 套衣服。去年 T 从工作岗位下来，还想要申请续聘，回学校教书，因为既有养老金，又可以领取顶薪。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中秋节那天，T 终于因为病发，撒手人间。

这样的例子，很多。会赚钱，可是不会花，有什么用呢？T 去世的那一天，很多朋友在他的灵前毫不避忌的诉说他的傻。有一个朋友问 S，那么你呢？S 有点腼腆地回答：我很好呀。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油棕园的大小事务，包括喷射杀虫剂，S 都不舍得假手他人。很不幸的，最近听说 S 的身体出了状况。大家马上说：“你



看，一定是和 T 一样，杀虫剂引发的。他在澳洲当专科医生的儿子知道吗？”

我在儿时，每个清晨，母亲就拎了一把黑布伞挨家挨户去收集脏衣服回来洗熨，一毛钱一毛钱的攒聚。我很清楚的记得，有一个下午，马来青年沙烈将胶片送到收集树胶水的隔壁家，下脚车不小心，扯破了裤子。母亲马上对他说：“下来下来，把裤子脱了到我厨房坐一会儿，我很快就缝好的。”果然，三两下，那个下午母亲很开心地就赚了 3 毛钱。

其实，母亲更兴奋的是，每一年的除夕前几天，可以到街上的南信金铺购买一条手链、一副手镯，用棉絮红纸好好的包裹收藏。我看她很少拿出来炫，就笑她笨。她点着我的鼻子说：“这都是将来你读书的老本！”

但是，老天不从母亲的心愿。我念中四那年 3 月，母亲因为心爱的黄金借给了至亲典当周转，赎不回来，脑溢血含愤去世了。和所有忧患意识特强的中国人一样，母亲一直很担心我的大学教育费用，最后竟然赔上自己的生命。中六毕业，我着实也在盘算，眼看升学是无望了，还是找一份差使干吧。没想到，老天又反过来眷顾我，让我侥幸拿到一份联邦奖学金，在马大完成学业。想一想，母亲的命好象是白送了。

母亲的早逝，影响我很深刻。再看看四周，许许多多为孩子们的前途拼了老命的朋友，不禁要为所有我们华裔父母心痛。孩子诞生下来，呱呱地哭，我们却很高兴地开始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在这一片富庶的国土上奔驰，寻找机会多攒集一点钱让孩子使用，无怨无悔。

常常有家长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恳求给学校开除的孩子最后一个机会，回来上课。我是既生气又同情他们。这些家长受的教育都不深，但是天下父母心，他们宁可离乡背井，跳飞机到新加坡日本、美国或者爱尔兰，在别人的国家吃尽苦头地工作，只怕孩子没



有钱花。到最后，母亲白了头发，孩子的头发也黄了，而且失去了控制，一去不回头。

我的亲戚 K，经营旅店又从事房地产，腰缠万贯，却从来不曾踏出槟榔屿。最阔气的是托独生子的福，和他吵架后，进入医院休养。最近一次我们去疗养院探访他，他只是摇头叹息。原来他的儿子在游艇上豪赌，又输了 20 万令吉。老头子责骂他，年轻人说“你的钱财迟早是我的。这 20 万也不过是先送给我吧了，何必大惊小怪呢？”

累了的时候，我的祖母生前常常说：“一支草一点露，我要去享福了，不管你们了。”但是，作为父母长辈，闭眼不管子孙？那是假的。老人家要自个儿去享福？也是假的。好象我母亲，一生最酷爱的不过是一壶提神的黑咖啡。哪一对父母亲，不是努力赚钱留给孩子，自己可是一个子儿都不舍得用？不过世事无常，儿孙自有儿孙福，勉强不来。生命来到了这个阶段，对自己好一点，那倒是真的。





做一个爱书的行动主义者

我的好朋友湘语带挑战：“好了，2002年就快过去，一年来你到底买了几本书？”

这个问题幸好没有让我丢脸。我心里偷笑，懒懒地回答他：“375本，可以吗？”

他又穷追不舍：“读了几本，从实招来。”

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是的，对尊贵的作家来说，我一向只扮演一个书架前的行动主义者，选择好书买回家。圣诞节的前三天，我到上海书局探宝，果然又发现大平卖的书籍中，有几套非常优秀的散文丛书如《活水文丛》、《书趣文丛》、《九州方阵》。其中著名的作家包括庞培、陈染、谢国桢、邓云乡、止庵、谢兴光等等。我站在书架前面看了一个多小时，翻完三分一本止庵的《如面谈》，最后还是把它和其他集子如《堪隐斋文集》、《低语》、《声声断断》一起带走。

买书的时候是很热血沸腾的，觉得它一定能够丰富我的人生。或者至少陪我度过一个寂寞的假日。事实并不如此。很多时候，许多书买回来，并没有好好地阅读。数十年来，书架上的书都是一时冲动据为己有，最后，只好“留待退休再仔细欣赏”。去年，我在商务印书馆看到傅乐成的《中国通史》，一直爱不释手。虽然如此，因为明白自己的恶习，最终还是忍痛放下。

有一位龚校长最爱字画。他说，自己明明不是有很多闲钱，偏偏看见心爱的图画或者书法，就会心动，找钱购买。“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他给自己找个很好的借口。我绝对赞同他高深的见解。因为我离开商务一个多月后，有一天再下吉隆坡，还是不知不觉走

进商务，心满意足地把《中国通史》提回去，丢弃在客厅的懒人椅上。

同样的后遗症一直在重复。我的床头最少有两叠排到胸口的小说、散文、传记、宗教文选等等，都是特别挑选、认为应该好好地读一遍的好书。但是它们都比怀才不遇的天才更寂寞。那个带它们回来的人，每个晚上只翻阅一个小时，就呼噜呼噜睡着了。

虽然如此，我的买书的行动至少可以让我很得意地回答湘两个尖锐的问题之一。事实上，除了个人收藏的书籍，我的学校一个月至少订购二十多种杂志。在阅读风气不盛的校园，必先制造有利的读书环境。我在周会上不只一次告诉学生们，请你们好好珍惜，多到学校图书馆进修，因为我们的学校图书馆有世界上最好的华文杂志，比如《讲义》、《幼狮文艺》、《读者文摘》、《解读》、《科学月刊》。也有最畅销的英文杂志如《NATIONAL GEOGRAPHIC》《TIMES》、《NEWSWEEK》、《READER'S DIGEST》、《DISCOVERY》。当然，也有国内出版的《SASTERA》《MASYARAKAT》、《KURIER》、《汽车》、《钓鱼》、《中学生》、《蕉风》、《烟火》、《清流》、《普门》等等。我从自己的经验体会到，在每天忙碌的脚步中，只要驻足半小时翻阅杂志，一定可以让自己和时代的节奏紧密衔接。虽然如此，一般的阅读调查，都没有把报章杂志列入阅读的范畴。

佛光山出版的《人间福报》日报的一篇社论谈到不久前台湾《天下》杂志所做的“全民阅读大调查”中，揭露台湾当前一个很惊人的状况，原来台湾人：

1. 平均每天的阅读时间少过一小时；
2. 一年用在买书的钱少过新台币一千元；
3. 70% 以上的人不上图书馆。

世界上阅读水平最高的国家都在西、北欧。其次是美国和日本。即使是在开发中的中国大陆，2000年的阅读率是每人4本书，比台湾多了一倍。



伤心的结论：在阅读衰退的时代，台湾的文字疏离症候群已经造成台湾的阅读水平和南洋诸国相等（老天！我们竟然有机会和台湾平起平坐！多开心的事。是我们的所得税局 500 令吉书籍回扣的功德吗？）

买书回来又肯好好地阅读买回来的书，这是一流的读书人。作者呕心沥血的著作有人关心，这类读者最受作家的欢迎。

不买书，但是却到处向人家借书读的人，虽然不能给作家带来实惠，不过，因为爱阅读作家的著作，还是受作家欢迎的。

不买书，又不读书的人，是文字冷感症候群，对文化的进展一点贡献都没有，作家如有神威，应该可以一脚把他踢开。

至于买书回来，又没能够好好地阅读，只期待退休后完成壮举的这群人，虽然说不出书中精粹，毕竟可以偶然搭讪两句，介乎文字疏离和亲密症候群之间，对推展文化也算是有一点帮忙。

我因此提起勇气回答湘：“每一本都有阅读，每一本都还没有读完，不过，请你放心，明年还是会以行动支持出版好书的人。”





攀鲈的精神

最近回乡，车子经过蟠龙村，不期然想起，就在这里，有 3 个马来老人家在我的青壮年时期，留下刹那但是印象深刻的痕迹。我虽然每一天都和马来同事打交道，认识的马来朋友其实不多。但是，在这少数的人群中，竟然有 3 个老人家，是在蟠龙村上居住，这真是不可思议。

蟠龙村离我的家乡约有 5 公里，是老家和多年前全国焦点小镇鲁乃之间的一个幽静乡村。当年我在居林念中学，每天早晨巴士一定要经过这个笼罩在薄雾间的小村庄。记忆中，这里的水稻种得特别好，一年总有两季，大路两旁都是绿油油的稻田。这或许也反映，村内的稻农格外勤快吧。

因为喜欢蟠龙村宁静的画面，黄昏时分，有时候我会踩脚到这里，看稻秆在夕阳里默默地燃烧。晚风吹拂，灰白的烟淡薄于慵懒得躺在烂泥潭内的水牛背上。蟠龙村前的道路稍有斜度，我从家乡来，只要捉紧车子的把手，就可以顺畅地滑落，逆风而行，真是无比开心。

中三的一个晚上，我的邻居好友才，忽然相约一起踏脚车到 19 公里外的学校上课。我为这个建议兴奋了一个夜晚。次日早晨 6 时左右，开始出发，一个小时后，果然安全抵达学校的山脚下，真的是说不出的踌躇满志。尽管两腿因为麻酸，走路一直颤抖，也装着若无其事一般。

下午回家，烈日下赶路，那味道就不是很好受了。好不容易，来到蟠龙村的前端，老家就快到啦。抬头望，啊，老天，坡路虽然不是很陡峭，屁股还是要撑起来，把全部的体重加在双脚上，出力地踩。车子才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终于过了斜坡，来到平地。我

们两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时候，道旁的小学正好下课，一群孩子兴高采烈地跑出校门口，四下奔闯。远远地看见有一群学生边跑边叫，向我们冲过来，我和才两个，拼命地揪脚车铃子。但是，事情发生得太快了。砰的一声，一个9岁左右的孩子撞上了我的脚车杆，倒在地面。我也一样倒在另一边。我从地面站立，把孩子扶起来，他的脸色已是一片青白，离开眼角3公分左右，戮了一个洞，血正汨汨地流淌。我忙掏出手帕，按住伤口。转眼间，一张手帕已湿了半面。

这时候，在路旁档口喝茶的农夫，看热闹的人已经围绕过来。孩子的老师赶到我身边，大声吆喝：“你，为什么撞倒我的学生？”我结结巴巴用半生熟的国语回答：“我已经避开了呀！”老师举起手，作势要打人，忽然一个老人家伸手捉住他的手臂，对我喝了一声：“快点回去！不要给孩子的爸爸碰上了！”这时候才已经整理好我的脚车，我们俩跳上了车子，没命地踩，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总算回到自己的安全窝。

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个举手替我挡开纠纷的老人家是谁，而且，他的形象也在岁月的淘洗间逐渐隐淡，但是，这并不能磨灭他留存在我印象中深刻的印象。1984年，18年后，当我知道上司哈山校长是蟠龙村的居民，便很高兴的对他提起这件事。过了几天，他告诉我，“我替你查过了，那老人家应该是PAK DIN。当时，他有最多的华人朋友。”我忙央他带我去拜访，但是，校长却黯然地说：“PAK DIN已经离开蟠龙村，不知去向。”

其实，在碰上那宗意外之前，我在黄昏时分除了爱骑脚车到蟠龙村眺望缤纷的落日，也常常爱站在蟠龙河边看农夫垂钓河鱼。蟠龙河在多年前，河水饱满，鱼虾不少。尤其是一阵大雨后，河水泛溢，流越河面，将稻田淹没是常有的景象。它蜿蜒流过给大路分隔的稻田，从不知的方向来，流向另一个不知的方向。这是当年幼稚的浪漫想法。三十多年后回去，真的不敢想象，河水浅显，野草替



代稻田，蔓延当年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当然，那时候常常在河边垂钓的老人家 PAK LONG，更不知何处去了。

PAK LONG 是一个瘦小的老头子。他一身黝黑，不爱穿上衣，只在腰间系上一件格子沙龙。不管哪一个黄昏来到蟠龙河边，他都是默默地握住一把细长的竹钓竿，对着河面凝视。虽然不是姜太公，却一样那么专注。

有一天又来到他的身边。老人家抬头望了我一眼，问：“还在读书吗？”我点点头。一阵沉默。老人家说：“读书要像钓鱼一样专心啊！”我又点点头。又是一阵沉默。老人家想想，又说：“但是，读书又不能像钓鱼那样。”他指着身边的鱼篓。我发现他的身边有一个网编的鱼篓，装的是他的战利品。其实也不过是几只小鱼小虾。“看见吗？钓鱼是在碰运气。河面这样阔，有多少只鱼看见你的钓钩呢？读书呢，你必需捉住一个目标，不要放弃。”

他的鱼篓内的鱼都断了气。只有几只还张开鳃在鼓动。我问：“这是什么鱼？”老人家说：“攀鲈。”他捉了一只，丢入河里。“它的生命力最强了。”果然没有看见浮起来的鱼肚。“很多鱼就是没有能耐，离开水，很快就死了。”

我似懂非懂点点头。“为什么不把竹竿插在地面呢？”我问。老人家忽然咧开嘴对我笑：“捉住竹竿的感觉很好呀。我不是在钓鱼吗？”

15年前，当我收到升级的通知书，内心有一阵子的挣扎。原因很简单，我不想要离开已经习惯了的故乡。在彷徨的时刻，我又回到了蟠龙村拜访我的前任校长。早生华发的校长读完我的信，从镜片后面盯住我：“你今年几岁？”我据实回答。他把信折叠好，交回给我。他问：“你接下来还有将近20年的日子，就只想呆在这里一个地方吗？”我迟疑了一会，回答他：“我不舍得离开这个市镇。”校长忽然大笑：“原来你和其他华人同事一样，不敢面对新的环境。”

刹那间，二十多年前的攀鲈浮上了我的心头。我是那鱼篓里的小虾还是离开河水数个小时不死的攀鲈呢？在那一刻，校长走过来搂住我的肩膀：“去，去！到处都有美丽的国土。趁着年轻，不要只羁留在一个地方而已。”

数十年后，我又回到蟠龙村。只可惜当年的老人家都已经不知去处。浅浅的河面，竟然有一个年轻人用一把现代鱼竿在抛钓。我看见他收一段线后，就将鱼竿挂在一根树丫上，不禁走过去对他说：“把钓竿捉在手中的感觉是很好的。”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我。我咧开嘴，像 PAK LONG 一样，对他笑。





老人的情色书写

台湾老作家钟肇政，于2003年的元旦日开始，在《中国时报》发表3篇情色小说。无意间在网络上读到钟老石破天惊的近作，我们都大吃一惊，不敢置信。

在《联合文学》小说比赛的某一次会审上，齐邦媛教授曾经严厉批评情色书写渐成一种创作趋势，应该加以关注。几年过去，情况变本加厉，我们从有线电视节目中常常会见台湾的节目主持人讲露骨黄色笑话，观众乐得捧腹大笑之外，还很积极参与。

台湾文坛上书写情色和性爱的文字，更时有所见，深刻展示台湾岛民饱暖有余。台湾受日本殖民化影响颇深，而日本小说一向不避情色小说书写。远的不说，1998年渡边淳一写的《失乐园》，就卖了满堂红。《失乐园》文字极尽挑逗，是情色还是色情，读者自己分辨吧。去年黄玉燕翻译，谷崎润一郎奖得主高树信子著作的《透光的树》，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刻性爱的场景。著名的女作家李敖写了一本《北港香炉人人插》，文字粗糙，意象恶劣，却轰动台湾文坛。她在2000年又发表写了10年（1991—1999）的《自传的小说》书写性爱的文笔出神入化，进步神速。但是，如果把那些章节删除，让色情的归色情，有关小说还是不是小说，有待商榷。

为什么钟肇政会写这3篇小说？

钟老于1996年曾经到德国歌德的故乡旅行。歌德在72岁时，谈了最后一次的恋爱，对象是17岁的女性。钟肇政旅游德国那一年，也是72岁！歌德是钟肇政心仪的作家，那一次的旅行，给了钟老很大的冲击，也幻想着和17岁的少女谈恋爱或者失恋的甜美和苦涩。他说：“理智上告诉我，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我的内心却充满向往。一个人到了古稀之龄，整个人会充满老人的感觉，但我

在德国的这趟旅程，体力、心力却都不觉得疲惫。我想，是人老心不老的缘故吧。我是在这种情况下萌生写情色小说的 IDEA！”

钟肇政今年 78 岁，早年以写实主义手法，书写台湾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也抨击国民党执政期间的高压手段。在台湾的严肃文艺界，钟肇政一向有很崇高的地位。在我的印象中，他和叶石涛、东方白、李乔等作家，都是台湾的良知（啊！还没有忘记台湾的良心陈映真）。但是他在访谈中却认为不如写不含反抗色彩的作品。写作的题材可以上天入地，包罗万象，可是该写的东西都写完了。面对写作，他有恐慌感。

是因为恐慌而写情色吗？

或者说，是因为年纪老大了，才让他坦然地面对老人的情色问题吗？不管如何，台湾文坛大老钟肇政的情色文字，含蓄之处，就像阅读屠格涅夫那时代的作品，难免令人怀疑，所谓情色，是不是一种夸张的文宣。

老作家写老人的情色小说，由钟肇政马上想起川端康成。川端一向擅长刻划女性的姿态、语言、动作，以及女性所特别具备的阴翳天性，形成一种很鲜艳的心象风景。但是，他在 1960 年（当年 61 岁）发表的《睡美人》，虽然也有青春少女，著墨更多的反而是年华已近败絮的老年人。《睡美人》共分 5 节，刻划江口老人在某一个旅舍所度过的一个晚上。当老人入住旅社，旅社的女老板就会安排吃了安眠药的少女，陪老人度过一个“秀色可餐，无能为力”的晚上。

人生已近尾端，面对的却是风华正茂的少女，江口老人的心境是复杂的。川端并没有以任何露骨的文字刻划老人的情欲，或者因为情欲而引发的动作。他的笔触一贯很淡，但是文字中浮动的情欲却贯穿整篇小说。

和川端相比，拿惯沉重大笔写抗日文章的大老，写所谓的情色小说，简直像穿了西装大衣游泳。已经接近 80 岁的钟老说：“未来能写多少，我暂且不去想，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吧！”



如果这话是钟老针对他的情色创作，作为读者，倒是很想跟他说：“停！停！这样写，是不行的呀！”





如果你要种一棵树

这是一个逐渐构不成问题的问题。

在高楼林立、寸土尺金的时代，有多少人还有能力豢养一片草皮、栽种一棵美丽的树？尽管如此，向朋友询问，发现原来大家心中还是有自己心爱的树。事实上，我们每一天走过的树木虽然有很多，真要取舍还不是那么容易啊。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因为都是同时代的人，经历过差不多一样的童年，因此印象中都有颇为相似的树！不禁恍然大悟：我们的土地上的树，也有潮流的呀。

对于 50 岁上的朋友，我们最早的记忆里，谁没有一棵高大的海杏树呢？夕阳西下，打扫一天内落下的海杏树叶，是我 15 岁以前的深刻记忆。那时候我们一般都叫它大叶树，因为它的叶子椭圆形，比成人的巴掌还要大。有些人说，这不叫大叶树，应该是九层塔，因为它每隔 7、8 尺就向横张开枝桠，一层一层向上挺拔，树高可达 9 层。但是，树还未长大到 9 层，就被腰斩了。我的印象中好象从来没有见过 9 层的大叶树。现在更难见到了。除非我去修车厂，也许还可以见到大叶树静静地陪伴着满地的废铁。一棵被遗忘的树，一堆破铜烂铁，以及渐渐走到人生边沿的老技师，如果没有年轻的学徒在撑着，华人修车厂也会像厂外的黄昏一样黯淡。

海杏树的叶子大片、沉重。用竹扒三两下扒一扒，就能够将庭院打扫干净。但是，我家门口偏又种了一棵“遮里”树，每片叶子约有 3 公分，风一吹过，满地都是扫不完的黄叶，只好用椰梗制成扫把对付它。好几年前《新海峡时报》有一位庭园专家说，其实“遮里”树并不是 CHERRY，应该是 BERRY 的谬称，读来不禁有点惆怅，因为不管 CHERRY 也好，BERRY 也好，如今“遮里”树已经难得一见了。这正名的功夫似乎来得迟了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忙着学业

和事业，谁还识得“遮里”呢。当一个人逐渐长大，他童年的树也会渐渐消失吗？

告别了海杏树和遮里树，如今 50 岁以上的中年当时正值念大学或者初入社会工作的年龄。那时候，什么是潮流的树呢？绝对不是大雨树。大雨树在更早更早前，就从太平湖畔扬名全国，到处都有它的芳踪，而且历久弥新，如今大道的休息站都栽有改良的品种。

那么，也许是青龙木吧。我还记得，在双溪大年念先修班的一个午后，老师正在教导艰涩的物理，窗外却有一阵阵细密的黄花雨持续地由青龙木身上无声无息地飘落，将大地铺上一层艳黄的花毯。正在入神，老师突然慈爱地说：“黄花落了明年还会再开，升学的机会却要把握现在喔。”

青龙木越修越高，吉隆坡苏丹依斯迈路旁那两行照顾得最好，庇荫了不少好奇的旅客和疲惫的行人。每年 3 月间，青龙木花开花落，只有极短的日子，转眼间小树就茁壮成为巨木。

有一天，父亲的小罗里路过居林，在饭桌吃饭时忽然说：“今天看见一棵树，没有一片叶子，却挂满一串串的黄花，真好看。”父亲一向沉默寡言，所说的事也很扼要。那时候母亲已经过世好多年，父亲说的话更少。没有想到他会为一棵树倾倒。我依他的形容，知道是 GOLDEN SHOWER。这是一种很多人喜欢的树，因为它的花就如父亲当年所说的，非常抢眼，而且花季颇长，在微风中摆荡也不容易凋落。夕眺湾目前有两棵，都栽在大路旁，不过，这树的枝桠杂乱，树型如妇人凌乱的长发。还好，耀眼的花朵亮丽了它的容颜。

那时候，更引人注目的大树还有森林的火焰，也有人称这树为凤凰木（浴火之后吗？）。当它的花朵盛开，满树红艳压倒碧绿的细叶，是 4、5 月间难得一见的美丽景色。因为它那形象化的名字《森林之火》，因为它花开时爆发的张力，我在写《白水黑山》时，刻意带入最后的章节，是一个老战士的缅怀与憧憬。凤凰木树



型优雅、花朵亮丽夺目，因此数十年来都是很多地方政府钟爱的树种。但是这种树需要排水良好的土壤，并不如想像中容易栽种。

近 10 年，霹雳州大路旁流行起来的大树，除了树型若伞、叶子像菩提的“伞树”之外，便是叶片呈瘦长椭圆形的 MAHOGANY。伞树会流行，可能因为它的造型美，远看如挺拔的巨伞。但是它满身是刺，实在不适合种在园林供小孩嬉戏玩乐。它的花朵细小，结果如桑椹，一点也不吸引人。MAHOGANY 树高大墨绿，并无艳丽的花朵，绝对是靠它的树荫赢得地方政府的青睐。

有一种树，孩童来到公园戏耍，它已经很优雅地矗立在某一个角落，默默注视我们。它就是 TEMBUSU。此树成长颇慢，高可 50 尺以上，树身高大坚实，树皮呈皴裂花纹，有古拙美。叶片和花朵都细小，但是开花的时候，花香浓馥袭人，常常让我想起郁达夫那篇《迟桂花》描述的情节。我们的校园目前有 4 棵 TEMBUSU。前几年在扩建校舍时，不得已放倒一棵，马上有几位识货的市民，提了电锯来拜访，其中有一人还是屠夫。原来此树最适合做砍猪腿用的粘板。

3 年前坐的士经过古晋的交通圈，看见一棵巨树开满了淡紫色花朵，在夕阳下绽放慑人的气势。我指着那花树，一时间透不过气来。的士司机竟然明白我的意思，淡淡地说：“早几年如果你来，比现在还要美丽呢！”回到半岛张大眼睛观察，发现原来这美丽的 TECOMA 近年来已逐渐成为流行的大树，由大山脚一路南下新山，都可以看见它那整齐、坚挺的身影。我去年到南方学院拜访作家高秀，车子一进校园，赫然就见一排 TECOMA 矗立在学院的楼梯两旁，真是无比亲切。

逐渐走红的花树还有一种，就是红花刺桐，DEDAP MERAH。刺桐花有很多品种，DEDAP MERAH 常年都有花期。刺桐是泉州市花，照片看起来，似乎不属这一类。这种树很容易栽种，而且几个月内就能够绽放一长串鲜红的花朵，衬着油绿的树叶，令人感受神清气爽。也难怪有些医院以这种花树来陪衬槟榔，因为它给人挺拔的精



神。一位马来朋友告诉我，马来语 DEDAP MERAH 形容比较开放的女人。那可比中文的杨花难应付了。因为红花刺桐身上还带刺呢。不过，相传台湾平埔族人在女儿出生的那一天，一定会栽种一棵刺桐花。它一年开一次花，花开 16 轮，女儿就可以出嫁了。

相对于红花刺桐，JACARANDA 树的命运就差得远了。如果说红花刺桐是热情，开放的女人，那么 JACARANDA 就是那文静、内敛的淑女了。它那从来不会绿到发亮的细碎叶子，在微风中的摆动总是那么轻柔。它的枝桠虽然长出来了，但是绝对不像刺桐那样大刺刺向横扩展。它只是稍微向外舒展半个胳膊，就笔直向上延伸。一年里，它有 8 个月静静地成长，到了年底，它的叶子一片片凋萎了，整棵树就像没有了生机。但是，就在你感觉哀伤时，紫色的花朵就在树梢间浮现了，刹那间，开满了所有的枝干。树下仰望微风吹拂，所有紫色花朵轻轻飘落。生命原来是如此不经意的吗？去年，夕跳弯一间教会小学的校园里有一棵 JACARANDA 爆开了一树的紫花，不知究竟满足了多少人的眼福？

大树好比有厚实肩膀的真汉子。如果大树还开花，那还得了。简直是琴棋书画，十八般武艺兼修，既伟岸又柔绵。其实，每一棵树都有它美丽的特性。在行色匆匆间，我们究竟对他留意多少呢？如果要种一棵树，你的选择会是那一棵？





“我只不过是看上去好像死了。”

书上说，汉斯·克利蒂斯安·安徒生一生都活在恐惧中。他害怕火灾，所以常常带一条绳子出门，以防万一旅店烧起来，可以靠绳子从窗口逃生。而他最大的隐忧是还没有断气之前，就被人埋掉了。喜欢旅行的他，因此在睡觉前一定在床边放一张卡片：“我没死，我只不过是看上去好像死了。”

我想这些都是安徒生的幽默。是的，安徒生是不会死的。一直到今天，凡读过安徒生的，即使是上了八十岁，也没有人会忘记他。对许多读者，安徒生虽然在1875年去世，他的作品其实一直都活在读者心中。

汉斯·克利蒂斯安·安徒生于1805年4月2日在丹麦第二大城市奥登赛的贫民区诞生，父亲是一个木匠，母亲则是洗衣女工。今年正好是他200岁的诞辰。安徒生在12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接着又改嫁、酗酒、发疯。他在14岁就离开奥登赛，到歌本哈根皇家歌剧院参与演出，因为他在幼年时期就有一副很好的歌喉。但是这一条道路他走得并不顺畅，最后也不成功。

安徒生在29岁开始创作剧本，30岁那年出版第一本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共62页，收录4篇童话：〈小意达的花〉、〈打火匣〉、〈豌豆公主〉及〈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除了〈小意达的花〉，其他三篇童话都是根据当时丹麦流传的民间故事改编。〈小意达的花〉，是安徒生创作的第一篇童话。据安徒生透露，有一天，他在诗人蒂勒（J.M. Thiele）家里说一些关于花朵

的故事给蒂勒的女儿听，后来他创作《小意达的花》就引用蒂勒女儿的话。

安徒生的文笔优美生动，而且故事那么贴近人间，描写的生活背景许多都属于那个时代，因此很容易让读者有代入感。丹麦是一个小国，丹麦文也是一种小众语文，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他的童话发展。安徒生在 33 岁时获得丹麦国王赐给终生津贴，他的童话也陆续被翻译成欧洲各主要语文，风靡整个大陆。可见得好的文学作品，始终是会有人赏识、推广的。

即使远在东方，我们这个年纪，凡进过学堂的，有谁没有读过安徒生呢？实在不敢相信，阅读《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美人鱼》及《皇帝的新衣》的岁月，已经离开我们那么遥远。还记得第一次读到《卖火柴的小女孩》，模模糊糊、似懂非懂。感觉好象是很伤心，却又不知道为什么。小女孩是真的冻死了吗？为什么她要擦亮所有的火柴？只为了能够看见带她上天堂的祖母？安徒生的童话，就是有这么样的诗意和深邃的意义而教人着迷。

后来读了一些安徒生的文章，原来这一个感人的故事，是安徒生在国外旅途中写下来的。当时有个出版商寄了三幅图画给安徒生，要求他选择其中一张写一篇童话配合。安徒生就选了一张手中拿着一束火柴的穷女孩的图画。就这样子，安徒生发挥他的想象力和同情心，写下这么一篇脍炙人口的童话。安徒生在他的笔记中说，那个小女孩让他想起幼年时曾经是一位讨饭小女孩的母亲。她常常在没办法讨到一点东西时，就坐在桥底下。饿得慌了，即沾河里的水滴在舌尖。最后在饥饿中睡了过去，渡过一个中午。安徒生真心让小女孩在冬夜的甜蜜梦境中冻死街角，肯定是对当时冷漠的社会提出强烈的抨击。

·
我只不过是看上去好像死了·
·



安徒生的许多童话，其实更适合成人阅读。研究安徒生的教授们常常说，安徒生的童话是写给六岁和六十岁的人看的，的确如此。好象他的《皇帝的新衣》，揭发统治阶层的愚蠢和无知，以及刻划附和者奉承巴结的丑态，放诸今天，也一样是一针见血。

安徒生不少篇章嘲讽高官大臣的愚蠢、虚荣与可笑，令人感到痛快。但是他那些善良的小人物却时有不幸的结局，使读者神伤。他的美人鱼为了追求王子的爱情，不惜以美妙的歌喉与巫婆交换魔法，使美丽的尾巴经过一场剧痛变成人类的一双瘦巴巴的小腿，深深地感动了全世界的读者。丹麦人还在歌本哈根海边矗立美人鱼的塑像，让大海时刻倾听她怀乡的心声。

当美人鱼对王子的爱情绝望时，有一个声音对她说：“可怜的小人鱼，三百年以后，当我们做完了一切善行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不灭的灵魂，就可以分享人类一切永恒的幸福了。”《美人鱼》发表于1837年，时光已经过去168年。王子永远如此遥不可及，132年后，痴心的美人鱼还会期望变成拥有两只丑陋的脚的人类吗？人类还存在永恒的幸福吗？

“我只不过是看上去好像死了。”





不是无情

和朋友在餐厅吃饭，忽然来了一位妇人兜售布娃娃及其他一些玩具。她也不开口，身上挂张卡片，原来是聋哑协会的会员。售卖所得的盈利，归给协会。支持吗？朋友挥挥手，打发了她。这种场面是许多朋友常常碰上的。看着妇人背起大布袋蹒跚离开，大家心里又为刚才的决定感觉有点难受。是否太无情了呢？但是，有什么办法？朋友无奈地说。大街上有太多传奇骗术，人心即使是热的，也会寒了一下。

遇到这样的场面，总是想起三十多年前读萧红传记，她临终前叮嘱床前探病的人：“如果遇上穷人家向你讨个铜板，记住不要只掏袋子里最小的那一个。”萧红心地善良，在短暂的人生中经历很多苦遭遇，所以对穷人有很浓厚的同情心。她被一个又一个男人欺骗，自己也过得不如意，竟然在去世之前，还惦记着不幸的人，真是一位充满慈悲心的女作家。

但是，时代真的已经不同了。萧红那个时代，因为战乱和饥荒，街上时常充斥着四面八方涌来的难民。他们是社会上无辜的受害者。因为军阀斗争，无情的烽火连天，流离失所的穷人不得不沦为乞丐。经济能力许可，当然要救济不幸的流浪人。就像大海啸突然发难，造成巨大的灾害，家破人亡，无灾无难的人，虽然远在天边，出钱出力，义不容辞。许多人不买妇人的纪念品，并不是无情，而是因为那一张卡片的说明。因为它，反而叫人三思，害怕上当。几令吉是小事，最不甘心是受骗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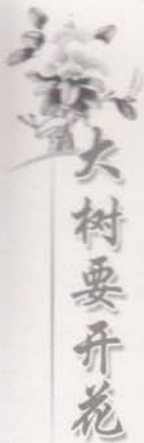
时常上网浏览的网友，最常读到千奇百怪的人间骗局。疑幻疑真，真考读者的智慧与胆识。最近听见的故事是，一位女生正在购物中心进行橱窗狩猎，忽然听到一阵哀伤的哭声。女生追踪声音的来源，终于找到一位与家人脱队的小女孩。问清楚小女孩的住所，女生发挥慈善心，牵了小女孩回家。抵达公寓，大门深锁，女生为了叫门，即上前按一下门铃。突然门铃传来一股电流，女生被电砸倒了。当女生迷糊醒来，她人已经被缚绑。当然这只是一则现代传奇，姑且当作茶余酒后清谈吧。但是，这样的故事传诵日多，群众的同情心难免相对减少。社会越来越寡情，已经是必然的趋势。这是上网族的善意，想要警戒同情心，还是面对孤独的荧幕太久，上网族群幻想的杰作呢？

十年前，好朋友 D 到厦门大学进修一个短期的课程。闲暇时分她就很好奇地到处溜达，参观难得一见的故乡。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故乡的乡音，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新鲜。有一个中午，她上完课，就套上一件夹克，疾步离开芙蓉湖，穿过厦大一条街，向市中心走去。当年的厦门可没有今天那么整洁，不过人口是比较少一点。就在她疾步行走间，前面一位中年人的身上忽然掉落一个整齐的包裹。奇的是，那人也没有发觉，径自继续向前走。这时候，D 急了起来，忙大声叫：“喂，喂！”前面的人竟然没有理会她，继续前行。这时候，后面走来一位汉子，对 D 轻声说：“嘘，不要叫他了，我们两人将它分了吧。”这是什么话？D 瞪了那人一眼，骂他：“你一点同情心也没有！”跑上去扳住那失主的肩膀，大声说：“你的东西掉了！”失主这才低头将包裹拾起来。走了一段路，D 突然灵光一闪，回头一看，那两人果然已经肩并肩走在一块了。如果当时 D 不是因为同情那失主，反而与那汉子分赃，肯定要被狠狠敲一顿。她不禁流了一身冷汗。



不管怎么说，善良的人总是比恶毒的来得多。你看《绝代双骄》的小鱼儿，他从小在恶人谷成长，接受的教育是恶名天下昭彰的十大恶人传授，最后还不是一名有正义感的青年？人间世，固然有很多利用人类的同情心中饱私囊的恶人没有承受惩罚，有同情心的人毕竟是有福报的。大家都需要有这样的信心，人间才会变得美好。





唐吉诃德400岁

赵紫阳去世，香港作家张华将他比喻为唐吉诃德式的悲剧英雄。赵紫阳在1987至1989年的民运期间，敢于独排众议，坚持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动武，被作者解读为唐吉诃德式的向“巨人”抗衡的勇敢作风。中共的政治运动一向复杂惨烈，并非数千里外的人所能洞悉，暂且按下不说。反而是唐吉诃德在庆祝400周岁的当儿被提起来，真显现了这个老人家是多么受人爱戴。

作家创作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比作家幸福，即使在书中已经去世，还是永远不会老化。唐吉诃德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自从1605年1月16日突然在西班牙中部多风的 Castile La Mancha 平原冒出来，时光荏苒，匆匆已经400年，他那满腔正义却又很滑稽的形象还是那么深刻地烙印在读者的心中：骑瘦马、提长枪、戴破头盔，一心向往后来令他大失所望的骑士游侠精神。他虽然常常面对挑战，还是绝不退缩，勇往向前——即使结局常令人啼笑皆非。

唐吉诃德的可爱是不顾苛刻的现实环境，一定要为梦想奋斗到底。我们常常替他难受，因为他是那么单纯，但是他自己反而不将成败放在心上。他最经典的一场战役就是看见34个大风车，即认为是为非作歹的巨人，对他们吆喝着：“不要逃跑，你们这些胆小的恶棍！”虽然他的仆从桑乔在一旁叫嚷提醒他，那些都是风车不是巨人，“他还是戴好护胸、握紧长矛，飞马上前，冲向前面的第一个风车。长矛虽然刺中了风车翼，却因此折断成几截，他与马也重重地摔倒在田野上。当桑乔催驴飞奔来救护他，唐吉诃德已动弹不得。”

西班牙人一向以唐吉诃德为荣。他们甚至认为，世界上除了圣经和可兰经，印刷流传最广的就非唐吉诃德莫属了。这是唐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吧，虽然《唐吉诃德》于1605年发表当初就造成轰动，在同年内印刷六版。

塞万提斯生于1547年，父亲是外科医生。年轻时候参加步兵团，到意大利、希腊、阿尔及尔打战。他一生坎坷，曾经因为战争、遇上海盗、遭受诬告而数次被俘虏，成为阶下囚。虽然如此，塞万提斯却能够创作如此喜剧效应的人物，的确伟大。据说，他的唐吉诃德的章节都是在囚室中书写，更叫我们这些拥有舒服环境却写不出好东西的人汗颜。为了突显塞万提斯的艰苦写作状况，西班牙政府已经将那一座囚禁过塞万提斯的牢房 Cueva de Medrano 整理示众，真是教人消受不了。

今年适逢唐吉诃德的400岁诞辰，西班牙已经拨款三千万欧元，举办各式各样的庆典，给唐吉诃德老人家祝寿。一个小说人物能够获得如此殊荣，的确是绝无仅有。但愿位访的游客会因此而感受唐吉诃德的正义和乐观，让世界变得更加平和。

唐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在1616年4月23日去世。无独有偶，同一年同一天也正好是欧洲另一个大文豪莎士比亚的忌辰。为了纪念这两位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家，1995年联合国给足了面子，宣布4月23日为“世界书香日”。原来，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卡塔鲁尼亚人于4月23日当天，男士会赠送玫瑰给女士，而女士则会回赠书本给男生，以纪念这一天“骑士屠杀恶龙，龙血孳生玫瑰”的传说。最近，我们的社会难得出现政治人物积极鼓吹终生学习，多读好书提升自己，应付未来的挑战。我倒是好想对所有从政的热心人士推荐《唐吉诃德》。政治领导对人生中的真善美有傻呼呼的执着，对邪恶的风车有气呼呼的挑战勇气，他的rakyat就有福气了。





突然一只恩巴劳

没有想到，终于看见了恩巴劳。而且是在它的故乡千里之外。

三年前在云顶半山行政学院上课，吃厌早午晚餐大同小异的菜色，来自砂拉越拉让江上游的伊班朋友邦农说：“啊，如果你来 Kapit，我们就可以去试一试运气。也许，会碰上一条恩巴劳（emparau）呀。”

根据邦农的说法，在砂拉越的鱼类排行榜，恩巴劳永远高高在上，没有任何鱼可以与它争锋了。这些鱼？他指了指盘中狼藉的甘梦鱼尸，“连片鱼鳞都比不上呢。”看见我睁大的眼睛，他叹了一口气：“你可知道？我们也好难吃到恩巴劳。”为什么？邦农感慨地说：“都送到新加坡去了。一公斤四百令吉呀！”

是的，东马的鱼产丰富，因此出口鱼类的设备非常先进。我告诉邦农，曾经带过七星斑回去槟城。可惜比不上在原地大块朵颐。邦农说，七星斑只排第四，哪里比得上恩巴劳？何况是僵硬的冻鱼。出口外地的恩巴劳，鱼商会给它打一针，让它乖乖睡觉，避免晕飞机。等到抵达目的地，药力消失，那鱼醒过来，就生龙活虎了。言之凿凿，大家只好默默地听。

恩巴劳究竟是何方神圣？邦农说得那么神。事情忙起来，竟然也将这人间第一鱼给忘了。最近好朋友姚董常常因为业务穿梭于东西马两地，看尽秀丽的山川，也吃完所有的美味珍馐。有一天，他

突然从 Kapit 提了一条恩巴劳回到半岛，总算让我们有机会一睹此鱼的风采，虽然它双眼圆睁，在厨房的粘板上已经身首异处。

姚董带回来的恩巴劳，约二公斤左右，外形颇似儿时在潮州大或或棚下卖鱼粥的档口所见倒悬的草鱼。不过，也许此鱼生长在青山绿水间，比三个拇指头还要大的鳞片显得非常光鲜，使它更具金龙鱼的威武状。我尝试拔一片鱼鳞留念，发觉整片鱼皮竟然可以和肉身分开，就像剥鲨鱼皮那样。

Emparau 其实是我根据口音瞎拼的字眼。我后来请教高明，获得水产专家邱英华先生的指点，原来 emparau 是东马的俗称，在半岛这边，马来语就叫 kelah 或者 belian，是一种价格昂贵的淡水鱼。此话不假。无独有偶，我兄弟汉平最近也在诗巫尝过恩巴劳。那条鱼特大，有 17 公斤，他们只切了 2.6 公斤就付出 1700 令吉，相当于一公斤 653 令吉。我学校门口的校地最近被征用扩建道路，每方尺不过赔偿 6.5 令吉，土地不如活鱼，真是奇闻。

最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这种鱼活跃的地方竟然是喜马拉雅山麓以及东南亚丛林的溪流。万能的造物者，为什么在气候、土壤、生态差距极大的地带创造了同样的鱼种呢？或许，我应该从鱼本身来解读：为什么这样一种鱼，能够生存在迥然不同的环境？

垂钓这种科学读本上称为 Tor，英语俗称 mahseer 的鱼，在喜马拉雅山脚下，不管是印度或者尼泊尔，原来早已经是当地的旅游卖点，其中尤以印度北部金哥柏国家公园（Jim Corbett National Park）的溪流为最著名的激斗恩巴劳的好场所。恩巴劳共有 17 种，金哥柏公园盛产黄金、灰、银灰及黑色的恩巴劳，最大只的鱼可以成长到 40 公斤以上。许多垂钓客都认同恩巴劳是出色的战斗者。



它强悍、雄健，获得“没有任何淡水鱼像恩巴劳那样勇于战斗”的美誉。因此垂钓恩巴劳与三文鱼一样刺激，令人永远难忘。

一个令我喜出望外的讯息是，我国在明年(2006)3月29及30日，将会由渔业局、野生动物部门及布得拉大学联合在吉隆坡召开国际 mahseer 研讨会，看来我们是要紧跟在印度的后头，发展恩巴劳事业了吧。会议期间，当局还安排参与者参观我国的恩巴劳养殖场，它们分别座落在砂拉越的 Tarut、沙巴的 Babagon、彭亨国家公园以及吉兰丹的话望生。有关消息已经在网上发布，相信接下来的造势活动，一定能够激起恩巴劳热潮。

话说回头，比土地还昂贵的恩巴劳味道如何？

我一向嗜食鱼，价廉如邦农唾弃的甘梦，或者昂贵如斗底鲷、海底鸡、老鼠斑，肉质与味道虽有不同，并无偏好。最重要是厨师拿捏得好，即使是魔鬼鱼也一样清甜鲜美，大山脚市内许多档子都有这本事。当晚的恩巴劳竟然以酸辣入味，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鱼皮切切有声，好有弹性呀。





像狗一样

即使今年是狗年，如果我们称赞某人“像狗一样灵敏”，或者表扬他“像狗一样忠贞”，肯定会断了邦交，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只有一次例外。有一年，我们拜访太平华联独中校长龚道明。他是一位性情中人，也是研究韩文公的专家，同时又很喜欢收集书画。谈到他收藏的字画，他叹了一口气，“唉，好象我们这种人，看见喜爱的书画，虽然袋子里没有钱，还是狗改不了吃屎，要买一、二张。”非常传神地刻划了一个痴人对某件事物的迷恋。虽然恶心，大家似乎都很乐意接受。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和狗撇清关系。十二生肖之中，关于狗的负面评语真是不胜枚举，反映华人对狗的感情是多么复杂，难以捉摸。一方面需要狗儿的忠诚服务，另一方面却又鄙视狗的跟进跟出、摇头摆尾展示亲热。顺手拈来，关于狗的贬义词就有：狗官、疯狗、狗东西、狗奴才、丧家犬、吃狗屎、看门狗、狗仗人势、偷鸡摸狗、蜀犬吠日、狗急跳墙、狗屁不通、狗嘴长不出象牙、狗掀门帘——全靠一张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鲁迅在《狗·猫·鼠》说：“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嗦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辨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即便如此，他老人家还是忍不住倡议，

一定要狠狠的打落水狗。落水狗何罪之有？是狗的嘴脸太令人厌恶了吗？

其实不然。它们可是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辨话呀。不管是名狗还是土狗，它们对恩人的牢靠往往是身为万物之灵望尘莫及的。最近经济虽然呆滞，但是养狗的人家逐渐热闹起来。每天黄昏散步，有钱人家牵着狼犬、洛威勒沿路撒尿、睥睨天下。我家钟点女佣芭尼有只矮小土狗，夕阳西下，她也一样信心十足将狗带上街头。别看这小狗其貌不扬，它在晚间可是芭尼老公苏巴马廉捕杀山猪的好帮手。狗带给人们的荣耀，是从来不分阶级与种族的。

古典文学中，有过这么一个忠诚狗的故事。曾经写过“天道夷且简，人道险且难”的西晋名书法家陆机（公元 261—303，著有书帖《平复帖》），在 289 年离开江苏来到洛阳，获得太常张华的提拔当官。因为离开故乡太久，很想念家人。有一天他就对着家里的狗儿黄耳的耳朵悄悄地说：“你帮我回家书带回老家。”说完，就将家书装在筒子里，绑在黄耳颈项。黄耳日夜不停的奔驰，果然来到了陆家村。而且，它又从陆机的老家捎了消息回来。这一来一往，五十天的旅程，它只用了二十五天。

每一次读到这故事，就让我想起念书的时候，家里那只黑狗沙士。那时候母亲刚去世不久，我们也从街尾搬入胶林，进入一间父亲新建的板屋。夜里寂静漆黑，为了壮胆，我们就饲养了一只普通的土种黑狗。沙士其实也没有什么长处，就是和一般狗一样。唯一的不好，是每月的某一段日子会挖掘铁篱笆，溜出去快活。三五天后才托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几经责备、警告，还是死性不改。有一天，父亲终于下定决心，用麻布袋将它套起，丢上罗里，一口气将它载到十多英里外的麻不赖小镇。我们当然都为沙士的缺席伤心了



一阵子。过了好几天，正当我们已经将沙士淡忘，它一摇一摆，回到了门口！我们喜出望外，抱它起来。它向我们望了一眼，那肋骨尽显的身子就瘫下来了。

和猫死守屋子的脾性完全不同，主人落魄，狗儿肯定会跟着他漂泊天涯，同甘共苦。因此，流浪汉身边总有一只狗打发孤寂的夜晚。它从来不会嫌弃芭尼和我们的木屋简陋，远远地逃离现场。单只这一点，狗儿的品行是何其高贵。像狗一样固然是降低了人格，某些时候对某些人却也可以成为一种最低的要求。





啊，好香的异味

报纸上说，吉隆坡的朋友以五种不同的水果招待香港的胡一虎。他捏着鼻子说，“尖不叻的味道好难闻啊。”我们都很奇怪，怎么会呢？尖不叻这么好吃。

有一年旅行台湾，在华西街的夜市闲逛，忽然嗅到一股非常怪异的味，像打开沟渠盖迎面扑来的腐朽味。我们很好奇，凭味寻迹，总算找到源头，就是闻名遐尔的臭豆腐。第二天我们和台湾的朋友说起那种难受，朋友说：怎么会呢？他还盛意拳拳在家里以自家制作的臭豆腐款待我们。

我的外甥从大陆来槟城读书，女儿们非常热情地招待，请他一天吃尽岛上的名肆。晚间回来，他瘫在床上。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表姐请他吃一样好臭的东西，很想要呕吐。女儿们想了半天，才醒悟是淋在猪肠粉上面的虾膏。那是槟城人最典型的小食呀，怎么会呢。女儿们大叫冤枉。

喜欢异味食物的人，总是有他说不完的故事。我国著名的漫画家 Lat 画过四格漫画，是 kampong boy 难忘的臭豆。臭豆有很多种吃法，最过瘾的莫过于将它整条放在火炭上烘焙，然后用脚趾头夹住，一颗一颗地剥开来，配巴拉煎送饭。在甘榜住过的孩子，谁没有尝过这道好香的佳肴？你看霹雳美罗镇品香茶楼门口那源源不绝购买臭豆的旅客，就知道它有多么受人欢迎。

这是很难以述说的场面。因为个人太喜爱，常常会忘记西人名词：一个人的爱好，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毒药。当然，异味的食物，还未曾构成真正的杀人个案。如果不喜欢某种食物，却又没有办法拒绝、甚至远离它，那么，面对那无孔不入的味道，有时候还真的生不如死。但是，好此道者会无视于你的痛苦，而且还会频频对你游说，“怎么会呢？这是很香的呀！”

不过，臭豆和臭豆腐还好，都有自知之明，冠上一个臭字，让人有所警惕。最自命不凡的就是榴连这类水果了。名字误导人之外，还加上一个威武十足的“果中之王”的外号，更加令人信以为真，以为值得流连。事实是，榴连最有强烈的个性，你要吗就爱他爱得如痴如醉，像十八岁少女谈初恋；要吗，就与他一刀两断，像抛弃烂赌的臭丈夫，绝无藕断丝连的暧昧关系。

有时候真不明白为什么世上会有人喜欢异味的食物？是他们的肠胃有问题吗？好像榴连、臭豆之类的食物，不单只是在入口之前，有非常强烈的气味之外，即使进入肚肠，化为养分之余，还是有它的威力存在。闷热的午后下了一场雨，正好与四十人共乘一辆没有空调的巴士，忽然有人打了一个呃，那是他在半小时前吃了一个榴连的副产品。我想，即使认同榴连如何香喷喷的人，也会退避三尺吧。吃过臭豆再上厕所的人，也同样是最不受欢迎的一号真凶。

即使会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对某种食物有偏好毕竟是难以改正的。英国的地铁站就是怕了这样的真凶，最近在地铁站的墙壁贴上醒目的广告，是一位欢乐写满脸颊、胖嘟嘟的意大利厨师坐在吊满香肠与猪蹄膀的火车厢。图片底下，很突出的写着：“请不要吃异味的食物。”





那时候我刚刚从巴塞罗那回来，在当地正好品尝过图片中那美妙的火腿，感到加倍亲切。看见那行白字，又感觉颇为生气。怎么以这么好吃的东西作教材呢？（啊！）真的，我第一天走进巴塞罗那的菜市场，远远闻到非常香馥的气味，就是这些猪蹄膀散发出来的。

在巴塞罗那，菜市场、酒吧甚至机场，随处都会看见这类猪蹄膀悬挂在半空中，数十支一排，一排又一排，如肯肯舞娘弹踢的玉腿，气势壮观。原来西班牙人和我们一样，都是好猪的民族。这类猪蹄膀又有黑、白蹄之分。黑的价钱比白的好，因为黑蹄猪吃的是野果，运动量多。我看其中有一支，值欧元450，兑2110令吉，不禁睁大眼睛。英俊的小贩取下另一支，说：“这一支比较好，已经风干三年，每公斤104欧元。”我因为贪吃又吝啬，请他切了一百克。他拎起刀，手法利落如削面，每片火腿像薄膜，令人叹为观止。把火腿夹在面包，当天我们吃了一顿旅欧最奢侈也最开心的午餐。

这么好吃的食物，竟然是“异味”的东西？！在我还未来得及投书抗议，伦敦当地的意大利后裔已经提出强烈不满。意大利大使馆的发言人说。“这是非常伤害意大利人的。”伦敦的市长马上回应：“我很喜欢意大利食物。意大利食物又香又好吃。”并且即刻将广告换画。幸亏猪蹄膀遇上大贵人，“异味”变成“又香又好吃”，拨乱反正，意大利人就姑且原谅了站长。

何谓异味？意大利人不准地铁站长诽谤，爱吃榴莲的人会很同情捏着鼻子避开的人。即使杏仁饮料，也会有人受不了。我有个朋友，请他喝一级的龙井，他会嫌腥恶。真奇怪。味道真是很私己的感受，谁也盖不过谁，谁也不必让给谁。横竖这世界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以为很香的异味食物，如她坚持最美丽的语言是她的母语，就让这个宇宙五味杂陈好了。各得其所、各安其适，可以省却不少烦恼。



哈罗德品特获奖的意义

英国荒诞派剧作家哈罗德品特 (Harold Pinter, 1930 年生) 获得今年 (2005) 诺贝尔文学奖, 对不少人来说, 都是一个意外。哈罗德品特在 2002 年进行癌症治疗, 刚刚在 10 月 10 日渡过他的 75 岁生日。他在英国被誉为萧伯纳以后最重要的剧作家, 只是我们不注重文学, 译介的工作也不普遍, 更不要提戏剧这个媒介, 因此对哈罗德品特感到陌生, 有冷门的感觉。虽然如此, 爱看电影的朋友一定还记得《巴黎中尉的女人》。那是哈罗德改编的同名剧本。

和往年一样,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前有不少记者做各方面的臆测。诺贝尔文学院由 18 名终身院士组成文学奖评委会, 遴选每一年的得奖人。评委会有一个传统的惯例, 在每年 10 月的某一个星期四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本来今年的成绩是要在 10 月 6 日公布, 临时又延后一星期, 因此大家都翘首以待, 揣测是不是出了状况? 毕竟这是 10 年来第一次推迟发表成绩。

根据报导, 今年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作家有美国的菲立罗斯 (Philip Roth), 他是目前美国的当红作家, 所著《反美计划》在美国非常畅销。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得吴德 (Margaret Atwood) 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创作文学作品, 是另一位热门人物。土耳其的奥罕巴慕 (Orhan Pamuk), 今年只有 53 岁, 曾经在 2003 年以《我的名字是江》, 获得柏林文学奖。最后他们三人都被刷下来。为什么?

文坛如影坛，一样有很多的传说。据说，玛格丽特是因为女性主义的创作路线和去年的得奖人耶利内克接近，所以被割爱。奥罕巴慕今年曾经痛陈土耳其政府在上世纪屠杀亚美尼亚及库尔德无辜的老百姓。今年 12 月 16 日，土耳其政府将带他上法庭审判。政治意味太强，或许是奥罕巴慕落选的原因。

至于菲立罗特的铍羽，传说是因为他的作品太畅销了。假如这是真的，就冤哉枉也。这么一来，也造成美国 12 年来都和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他们最后一次的得奖记录是 1993 年，由多尼莫里森获得。另有一个令人感动的说法是，布什在位以来，穷兵黩武，到处开辟战场，使许多生灵涂炭，因此诺贝尔奖委员会将美国排除在外。但是这样的说法，却又如何解释法国已经有 20 年与诺贝尔奖绝缘呢？法国的文学艺术一向走在时代的前哨。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到存在主义、新小说，都在法国发轫。其中更产生世界著名的作家如雨果、巴尔扎特、罗曼罗兰、卡缪、萨特等。1901 年的第一个文学奖颁给的也是法国的诗人苏力。何况法国在 20 世纪的后半段一直很强烈反对美国侵占他人国土，深得世人好评。他们最后一次得奖是在 1985 年，由西蒙获得。当然，高行健如果也归属法国，就另当别论了。

诺贝尔文学奖有没有超越政治呢？委员会的主席霍瑞斯最近回答记者的答问说：“从不考虑候选人的政治取向，只是希望引导大众去关注那些伟大的边沿作家。”这么说，倒是很让世界各地有志于文学创作的文学家能够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即使是在偏远的小国小民。谁知道，我们虽然远离寒冷的北欧，有一天我们的拉笛夫、沙末沙益或者沙农阿末会得奖呢。

但是，霍瑞斯的话和过去与现在的状况都有一些出入。高行健是远离中国大陆追求艺术自由的画家兼作家。索尔忍尼辛是逃离俄



国的自由斗士。即使是今届的哈罗德品特，也是一个强烈的政治评论家。英国人都知道，他一向激烈抨击布莱尔参与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战役。哈罗德品特写过 31 部的戏剧，剧目都很简练，而且他也一向认为“沉默是最有力量的语言”。但是对他的人生来说，文学固然崇尚沉默，政治却选择直言不讳。2003 年，他还出版一本诗集《战争：8 首诗与一个演讲》，批判布莱尔的决策。事实上，他在 1966 年接受巴黎论坛（The Paris Review）的长篇幅访问，谈到政治忽然语调高亢对记者说：“我不管政治的结构，它们令数以百万人民受苦难。最近我看见一些政治人物讨论越南。我真恨不得穿过荧幕将火把丢向他们的眼睛和睾丸，然后问他们如何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动作。”说得慷慨激昂，是真性情的作家。





蕉柑·还有一箱

没错，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七，桌子底下拉出来，还有蕉柑一箱。是义弟汉平新年前送的礼物。是我的弟弟妹妹们，都知道我一个农历年会吃掉好几箱的潮州蕉柑。其他柑橘，虽然一样橙红香甜讨喜，吃起来就是没有蕉柑的醇、香、清、甜，结实有口感。这就像蓝带与普通白兰地的差别，好酒的人一沾唇，就可以马上分辨高下，实在难以解说。

这几年福建芦柑大行其道，渐渐取代蕉柑的市场。蕉柑数十年来都是以木箱装配，古朴笨拙是它的特色，在讲求轻便利落的现代社会，反而成为致命伤。蕉柑不流行，年轻一辈的学生已经不知道芦柑和蕉柑的差异。代沟竟然可以存在于一个柑橘之间。

蕉柑伴随新年歌曲出现之前，我国民间因为进口汽车的 AP 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殊不知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当时的皇子财政部长东姑拉查里，也曾经实行进口蕉柑的 AP，尝试管制市场。商品被垄断，消费人不满当然抵制购买蕉柑。东姑拉查里一向自命开通，有不少华人商界朋友，但是他那一次的措施，差一点将农历新年的吉祥水果给炮制成为橙色爆竹。年轻人不知道蕉柑的味道，也不明白曾经发生的往事，虽然并不稀奇，却叫人难掩怅然，同时提高警惕。

当然，住在我们这个国家是非常幸福的。如果不是因为偶尔会出现一二位争出位，口出狂言的政客，环视四海，有哪一个民族、宗教多元化的国家像我们这么和谐、安稳呢？小人物虽然尝试煽风

起头，幸亏过去与现在的首相们都高瞻远瞩，领导我们渡过相对平安无事的五十年。

我的亲戚居住印尼，常常受到排华浪潮的困扰。数十年前，印尼政府敌视华人，和中国断绝邦交，他们根本不曾品尝过蕉柑。我告诉表哥，从有记忆开始，每一年都有蕉柑过年，还真羡慕了他。近年来，印尼政治有了转机，表哥说舞狮舞龙开禁，我们的新年也一群很热闹。语气难掩得意。虽然如此，比起我们，他们的欢乐来得已经迟了一些。华人的一切都变了。海外华人虽然有意扎根异土，但是命运坎坷，不如愿的事接踵发生，印证人离乡贱的名言。印尼华人真的否极泰来了吗？

旅行印尼和泰国，大家都会发觉经过数十年的同化政策，两地的华裔早就溶入当地社会，未经点醒，还真的难以和当地人分别。当地华裔不止说的一口流利的印尼语或泰语，他们的生活习俗也已经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最叫人惊讶的是，他们彼此之间用印尼语或泰语沟通是那么自然无碍。除了一些老一辈的华裔，年轻一代早就不会以母语或华语沟通了。

印尼华裔命途多舛，即使放弃了母语与姓氏，还常常遭受效忠质疑，成为各政党权力斗争的代罪羔羊。泰国华裔和当地人通婚的例子在所多有，而且彼此没有宗教障碍，更加速了同化的历程，不少泰国首相身上甚至流着华裔血统。虽然如此，泰国也曾经在 50 及 60 年代严禁学习华文华语。只有在最近十多年改弦易辙，因应中国大陆的崛起，才大事鼓吹学习华文。

是的，丙戌年转眼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再过半个月，就是父亲 20 周年忌辰。当年父亲拜过天公，辞别元宵，进入中央医院治疗。病情恶化得很快，几个星期后就离开苦多于乐的人间。人生是很短



暂的，这是早逝的父母亲给我最深切的启示。在人生的道路上，固然需要策划未来，让人生有明确的目标；活在当下，教生活没有后悔也是应该抱持的态度。木箱打开来，72个蕉柑虽然坏了4个，尚有68个可以供奉天地祖先，招待朋友。生活偶有起伏，稍微干瘪的蕉柑还是那么醇甜，让人感觉无限的富足。





关于鸡的惆怅

画家张汉发一向喜欢到处跑，并且最爱在烈日下写生。有一年他走到中国一个乡村，发现那里有猛烈的阳光、荒弃的田野、破烂的草屋以及三两只瘦骨嶙峋的家畜，风景实在太美了，因此就将画架打开，一屁股坐下画画。几个小时后，饥肠辘辘，汉发回到人间。荒野中，他找到一家妇人为他煮午餐。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妇人还没上菜。为什么？“再等一会，”妇人指了指蹲坐稻草堆中的母鸡。

又过了一会，终于听见母鸡咯咯叫，妇人大喜，没三两下，汉发就有了一碗大蒜蛋花汤。

当妇人将蛋花汤捧出来时，汉发说，差一点掉下眼泪。今日的中国，还有这么落后的乡村啊。今天的孩子不会明白，对我们这一代，蛋花汤是多么美味的食物。五十年前，住在树林边沿，我们家一帮养有鸡鸭，因此也成就一门绝技：摸摸鸡屁股，就知道鸡几时会下蛋。汉发遇见的那位妇人会交待他稍安勿躁，一定也有这项本领。

工商业发展得越繁荣，在农耕社会时代曾经和我们那么亲密的鸡鸭迅速地被排挤出生活的圈子外，对于我们这种在乡下长大再到城市讨生活的人，不无一种惆怅和失落。

日子好象还在不远以前，鸡鸭与猪狗都是我们庭院里非常熟悉的挚友。曾几何时，猪开始给束缚在木栏子，不再有活动的自由。

然后，失去了洗澡的烂河沟，鸭子给赶到远远的农场。鸡本来还可以在番石榴树上栖息过夜，渐渐的，随着大树和锌板屋被砍伐、推倒，人搬入排屋与公寓，鸡也只好和人疏远了。三十多年前在八打灵读书，房东的孩子于清明节随家人到公冢扫墓，忽然听见婴儿的哭声。他寻找到源头，原来是猪的嚎叫，回来告诉我们，只觉啼笑皆非。鸡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范围，孩子们将来要看鸡的尊容，也许只有农场或者飞禽公园吧。

在农业社会，鸡给歌颂为具有五德的良禽：信，每一天准时啼叫；勇：敢于和对手打架；仁，有得吃的时候，就呼唤朋友分享；文，鸡冠挺立，外相如儒者；武，脚上的距如武者的佩剑。因为这五项特征，鸡因此保留生命；也因为这五项特征，鸡更快奔赴黄泉。是颇为吊诡的。

其实，鸡拥有的何止五项美德呢。小时候，在我们的屋子前后，鸡一向很轻松地扮演吃重的角色。众多家禽中，它是最受欢迎的慈善家，因为它每天都会下一个蛋（当然，有些特异品种也会早晚各有一个）。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蛋是我们的成长岁月中，最迫切也是最举手可及的蛋白质。蛋的菜肴变化多端，许多时候，很平淡无奇的菜，因为有了蛋，就变得活色生香。不相信，请问五十岁以上的人，有哪一个不喜欢蛋炒饭的呢？

不过，对鸡来说，下蛋还不是像啼叫那么容易的事？有些主人养鸡像孟尝君养食客，有事发生了食客就得为主人卖命，干些鸡鸣狗盗的事。鸡不会替主人去刺杀昏君，只好在时间成熟，引颈就义，为主人攒那一令吉几十仙，以报答养育之恩。和人类生存在一起，简直比陪伴在皇帝身边还要不安全，必须随时待命，慷慨牺牲，那才显得鸡是多么伟大。鸡即使是每一天都下蛋建设小主人翁的体格，到了人老珠黄，也得准备就绪，成就一锅老母鸡咖喱。



近年来国泰民安，政坛上风和日丽，鸡们因此可以稍微喘一口气。早几年，有任何人事纠纷，鸡总是莫名其妙，屡遭横祸。尤其是白鸡，总被对峙双方邀请到神明跟前斩首，血撒庙宇。两个人类的争执，却叫白鸡来送命。不但鸡死不瞑目，观众也一样睁大眼睛。不明白这关鸡何事？砍一小段自己的手指头不是比斩鸡头更有诚意吗？





可以公开的秘方

不久前，三妹兴高采烈给我一份“秘方”。仔细一看，原来是“洋葱浸葡萄酒的惊人效果”。我看了三妹一眼，她马上解说：“我的朋友喝过的，都说很好呀。信不信由你！”

大概是近年凸显苍老，头发凋零，两道浓眉染白更像道长。亲朋戚友疼惜的心常常溢于言表，若有什么秘方，都会不吝相告。三妹的葡萄美酒秘方，其实是很简单的一道食谱。只要将三个洋葱剥皮，切成 12 块，浸入 750 毫升的红酒，收藏于阴凉处一星期，就可以食用。有关秘方还附上长篇累牍，原来是一个老头子的现身说法。其中一个好处是“每天夜里醒来，一直到天亮都不能再入睡的不眠症，喝了两天之后，就完全恢复正常”。如此好事，我马上到瑞华超级市场买了一樽便宜的红酒。至于效果如何，等我炮制饮用之后再详细报告吧。

早一个星期，大弟则送我另外一张秘方，据说可以降低胆固醇、排脂肪。我瞄了一下，就搁置在半张桌面。最近报纸上有报导，天后王菲正在吃的减肥药方，里头含有山楂、麦芽、陈皮、泽舍、草决明、霍香之类，那不就是大弟给我的秘方吗？我这里才惊呼一声，已经有纤纤玉手数双伸到眼前。

十五年前，我刚搬进夕眺湾，文学评论家 T 曾经好几次到访。吃饭间，问起保健的活动，他太太在一旁嘲弄：“他呀，除了红茶菇，还加醋蛋。” T 听了只是讪讪的笑。如果读者记忆犹新，一定会记得，红茶菇和醋蛋的狂潮在二十年前是多么令人如痴如醉。

不过，惭愧得很，我至今还是不懂培育红茶菇和醋蛋，错过了那个热潮。已经十年不见 T，不知他的保健功夫进行得如何？

也是在搬进夕眺湾不久，在椰影婆娑间与诗人 S 一齐用餐。那时候 S 据传正患上癌症，但是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受绝症袭击的人。我小心的向他求证，S 也很坦然回答。原来他当时正在锻炼郭德功之外，也同时在服食自己的尿。S 的脸色红润，真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我受到鼓励，在书肆间买了几本尿疗法的书籍，才知道世界上真有不少名人每天都在喝自己的尿养生呢。虽然如此，要将自己的尿喝下去？那可不是举手之劳呀。

还记得 NONI 果汁由海外一个蕞尔小岛引入我国的震撼？有一天，在马大念书的女儿带回来一篇有关代理人委托翻译的文章。我看了一下图片，吃了一惊，那不是小时候屋子旁边俯拾皆是恶臭的 mengkudu 果实吗？这种果汁竟然可以卖一瓶二百零吉？念头还没有转回来，因为 NONI 商家的强势宣传，mengkudu 果实立刻红透半边天。在最红火的时刻，夕眺湾巴刹一颗要卖五十仙。我家隔壁苏莱曼的后院恰好有一株六公尺左右的 mengkudu，每天都有数十颗果实掉落满地。人不拾，鸟也不吃。苏莱曼偶然只摘嫩叶当 ulam。原来一个族群的秘方，不一定是另一族群的宝贝。虽然苏莱曼的太太坐月子期间也会用 mengkudu 的叶子烤热包扎肚臍。

去年有一个中药行的销售员摸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推销一种自制的药丸。我问起其中的成份，原来是人参和田七。我不禁莞尔。这又是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在槟城流行的秘方了。我的表哥当时因为心肌阻塞，动手术之后，中药行的老医师介绍的就是这一帖药方。我问有关的销售员：“怎么没有加入鸡肫？”销售员有点错愕。“你也知道？”他绝没有想到坐在他前面的是秘方的受益人。



一个时期流行一种秘方。真是难为了有心人。好象三妹给我的洋葱秘方，洋洋洒洒，就是六张 A4 纸张。这些立意给世人带来健康的无名氏，出钱出力，还要贴上时间，是多么令人感动。

我们虽然生在安定的国家，但是，无时无刻不受死亡的威胁。常常，友朋的生命就在翻阅报纸之间。昨天还看见他出现在晚宴，第二天的夜报就出现他的讣告。这种深刻的体验，更觉生命脆弱无常。在无常中又想要延续生命，因为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吧。在战火蹂躏的国度，谁还追求秘方呢？

其实，只要到书局一站，书架上，各式各样的民间祖传秘方早就给有心人收集成书，公诸于世。在中国，不少中医学院或者医药组织，都在积极的进行有关的研究和搜集。头发黑亮、青春常驻、睡眠甜甜、五脏六腑健全、四肢坚强还是柔韧，任君选择。是不是真有效应？只有试过的人才真正明白。



现代练功记

最近你学的什么功？有一个朋友好奇地问。自从三个月前他获得贵人指点，学习 312 以后，血糖指数从 12 回跌至 7 点，让他心花怒放，四处热心传功如传教。312 当然不同于政党领袖在纠纷正盛时提出来的 612。612 革命不成功，312 可是救人命的保健功。爱美的小姐先生们，麻坡有一位八十岁的老诗人每天都做 312，两个月下来，瘦了十公斤。

近年来世事纷扰，各地乱象纷呈，老百姓工作压力剧增，身心失去平衡。幸好有各门各派的保健功，一一被引进我国，平稳心境，令人大开眼界。无怪乎哪一种功，都有很多追随者。

说起来也许你不相信，在回答朋友的问题之前，我自己扳手指数了一数才惊觉，这十多年来，不知不觉竟然也学了六七种保健功。幸好时代不同，门户开放，徒弟可以自由去来。从这一门功跳去那一门，不必担当背叛师门的罪名，也不需亡命江湖。要不然，早就给剁成肉酱了。

还记得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刚刚引进我国的外丹功，声势是多么浩大吗？是时也，学习外丹功的师兄风起云涌，铺天盖地而来。在那个时期，差不多每一个宗亲、乡团会馆、学校礼堂，到了晚上 7 点半，至少会有四五十人准时赴约，由学有所成的师兄教导台湾张志通师父创立的外丹功。

外丹功的学员很多是知识分子，组织能力特强，很快就成立丹功总会，由当年开始就常常有大规模的集体练习及组团到台湾拜师。岳父母的客厅今天还很骄傲的悬挂着张志通大师签名的文凭。他们都是幸运的人。据说是少数获得四大弟子接见的团员。大师兄隔空发功，岳母的肩膀就有感觉。因为张先生是回教徒，甚至军警也有成立丹功班，真是一朵奇葩。

学习丹功最好能够集体练习，借助彼此的真气激荡，会有更好的收获。丹功的特征是抖动，功力深厚的师兄一站马就有成绩，最令人羡慕。这抖动的功夫最奇妙，它是随着意念流动，因此必须集精会神，怠慢不得。我在大山脚的黄师兄是个生意做得很大的人。他最爱开玩笑说，老子最怕正在抖得最爽时，想起明天有六张驳仄，什么气都没有了。

当然，太极拳应该是风靡我国最广、最早的保健防身功夫之一了。数十年前，我同学的父亲是太极拳教头。根据他透露，每一次他父亲收入室弟子，都会很严肃的坐在客厅的太师椅，接收弟子的叩头敬茶，仪式严谨，马虎不得。太极拳门派多，既可快也能缓，招式可繁可简，108、72、42、36、18 式都有，可说尽应各人的需求。太极拳舞起来，妙曼多姿，劲道潜藏，是不可多得的好功夫。本来练习太极拳需要颇大的场地，渐渐经过有心人开发，许多年来已经演变成可以站在一个点练习的保健功。这是近代许多保健功的特征。随着城市的剧遽发展，空间不可多得。普通家庭哪有客厅练习金刚拳或者 108 式太极拳呢？当然是 18 式更流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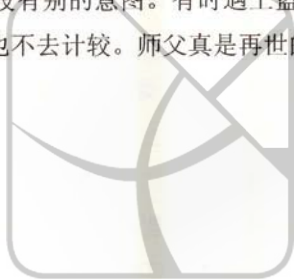
世界在进步中，各门各派的宗师最是能够适应大潮流。他们不但能够研究发明一套简单不占空间的新功夫，而且敞开胸怀，改变策略，放弃追究流失的徒儿，反过来注重吸纳好奇的新生。为了造福人群，扩大门第，许多师父都会录制 DVD 详加解释。对自家产品



有信心，真正做到不怕货比货，只怕不识货。有兴趣的徒弟，只要带一张 DVD，自家客厅马上可以改为练武场。

我后期学习的几种保健功，都是在这样一位既真实又虚拟的师父引导下练出来。好像发明 312 的祝总骧教授，就是未曾谋面的宗师。他却活生生的站在二十一寸的电视柜中一招一招耐性的教导你。如果你还是听不明白，只要回读 DVD，师父又站在原来的方位继续他刚才说过的教材，不增，也不减。这真是很奇妙的感受。

师父们如此煞费苦心，到底为了什么？他们研究人体的结构、体内真气的流转以及身体的经络穴道，只为了创制一套最适合人体健康的保健系统救人，并没有别的意图。有时遇上盗版徒弟，只花几毛钱就翻制流传，师父也不去计较。师父真是再世的菩萨。





买不买书

套书推销员拉祖终于站起来，与我握手道别：“您再考虑考虑，书本是一生的好朋友。”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不禁松了一口气。拉祖自夸懂得身体语言，却不知道如果他再待下去，我就会执白旗，向他选购任何一种科学或者语文套书了。

是的，爱书的人，谁不会看见书本而心动呢？尤其是现代印刷技术进步神速，书本都印得非常精美，而且内容翔实、紧跟时代，看了真恨不得将整套书搬回书房已经没有空位的书架上摆放。当拉祖有条不紊细说书本的好处时，我的心头不知已经翻过几十次主意。买？还是不买？

拉祖说的没错。书本是一生的好朋友。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我在二十五年前，就为了这样一位好朋友痛苦过十个月。那个时候，也是一位像拉祖这样的好青年西瓦（真奇怪，卖套书的，总是印度青年居多）敲响我家玻璃门，向我兜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二千多元一套，二十多册道林纸印刷，摸起来薄若蝉翼，真是爱不释手。何况还赠送一套儿童百科全书！望子成龙的父亲看着尚在地面上邯郸学步的女儿，想象二十年后将因此书打好的基础成为科学界巾帼英雄，不禁色迷心窍，胆粗粗签了合同。

那时候还不流行信用卡，但是设想周到的代理公司已经给尽方便，一个月只还区区一百多元。理论上，的确是轻松得很。就好象理论上，每天读十页百科全书，就可以天文地理皆通。事实并不如此。今天许多用塑胶钱的朋友一定有深切的感受吧。月底帐单寄

到，就会有六个锅只五个盖，永远盖不满。我在供了十多期后，就忍痛将书退还了。因为十个月内，我的阅读习惯并没有像西瓦的推算那样准确，前后未曾翻上十次那套新书！

书本永远让爱书的人痴迷，而且轻易忘记曾经经历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二十多年前我虽然牺牲了一千多元而立下毒誓，从此不买精美的套装书，但是每一次见到好书，还是心猿意马，忍不住“只买这一套”，将沉甸甸的书本提回家。许多曾经踏足大陆的文友，一定有过这样惨痛的经验：行李超重罚款，都是因为几本“臭书”。这一次，拉祖如果再呆多五分钟，我可以肯定，又有一套书是我的“最后一套”。幸好他走得快。

因为书本而产生反反覆覆的爱恨交加，是许多读书人常有的脾性，并没有什么稀奇。我记得叶公超写过一篇文章说，Fitzgerald有一天对着一个书房的书发脾气，因为他找不到想要的书。他因此写信告诉一个朋友，决定要把书房内的书都烧掉卖掉，只留《圣经》、《失乐园》、字典及颇普的诗集各一本。事情发展下去，当然，Fitzgerald 还是把那些“没有用”的书留了下来。文人怎么可能把书烧掉呢。

叶公超自己也曾经发誓，参考书不买、不读不查的书不买、非读不可的书也不买，只有在图书馆借不到时，才考虑要不要买。他斩钉截铁、信誓旦旦，但是最后家里的客厅又多了一面放书本的书墙。他说：“关于买书，我如今只有感慨，没有原则。”可爱之极。

在这个电子资讯飞速发展的时代，绝大多数资料都能够从网站获取，还会有人买书看书吗？拉祖对我的置疑回应一抹充满信心的微笑。为了加强他的看法，他告诉我有二位同事刚刚和他签购了幼



几百科全书以及生物百科图片。也难怪拉祖津津乐道他的售书经验。原来他们销售书本就像介绍直销产品，也是由个别小组去进行。其实，挨家挨户去“推销人类文明”的拉祖，打开手提箱拿出来展示的，不过是六、七套精美的套书，竟然可以让他行走江湖，养家活子。可见得书本的力量就像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是恒久常存的。至少在望子成龙的伟大妈妈眼中，它的潜能可以改变孩子的一生！



对猫的歉疚

因为狗年，不禁想起了猫。十二生肖没有猫，颇为猫不值。先是在什么情况下，将猫踢出局呢？即使毫无建树的老鼠也有位子和。而且排在最前端。猫鼠异位，是要告诉我们，再大的贡献也可能被冷落。这就是人生难免的缺憾吗？

虽然替猫说几句公道话，还是不能解释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猫就有了抗拒，以至于不想接近它。人的感情实在很奇怪，在很久以前，我也曾经是喜欢过猫的呀。

我在中学的时候，养过一只麒麟尾，就是那种尾巴卷起只有三寸长，色彩斑斓的花猫。白天从学校回来，它会腻在脚边，妙妙两声。夜深人静，我努力析解数学，它则卷伏桌面，隐隐可以听见它肚子咕咕作响。累了，轻轻推开椅子站起来，它那本已眯起来的眼也张开了，轻盈地跳下一起走动。关灯以后，它会回到灶面歇息。天亮灶面已凉，祖母起火，只有它躺的位置还暖乎乎。猫，就是这么娇柔亲昵，这把年纪已经不喜欢。不过，在那时候只觉得非常温馨。尤其是母亲刚刚去世，猫的体贴抚平不少悲伤。

麒麟尾似乎是我们家豢养的最后一只好猫。在我的印象中，它并不像前面那几只，有的好吃懒做，老鼠在屋梁上爬行，它只张开眼睛望一眼，活像渎职的公务员。另外有一只，也许兽性未泯，最爱玩弄已在掌中的可怜鼠。玩腻了，吃一口，有时候只留老鼠头，有时候则把鼠尾巴拉到墙脚。端看月圆月缺，祖母说。我从来没去留意，不知真假。

麒麟尾的特色是，它从来没有抓过老鼠，但是家里却没有一只老鼠出现！在动物的世界，原来也有威严这一回事。这是何等快意的事！人就算坐上高职，也未必有这样的威仪。如果我在那时候读过爱伦坡的黑猫短篇，一定会将麒麟尾想象成为母亲的化身。因为它是那么贴近我们，又那么善解人意。甚至于最后它是如何消失的，都成为一个迷。像人间蒸发，有一天醒来，它已经不在灶面。

猫的脾性阴柔深沉是自古如此。《聊斋志异》有一只大老鼠，在宫廷间横行霸道，没有任何人或者猫能够奈何。这时候，碰巧有人进贡一只全身雪白的狮子猫，宫中人员就将它丢进大老鼠的老窝，关起门户窗扉，躲在墙外偷窥。老鼠一开始就很凶狠地奔向雪猫。雪猫跳上凳子避开老鼠，老鼠也直追而上。猫又跳跃下来。这样来来往往上百次，大家以为这又是一只无能的猫，正要离开，忽然那猫在老鼠气喘咻咻的当儿，一扑而上，咬死颈项。打开门户一看，老鼠已经身首异处。

喜欢猫，就必须忍受它的双重性格。它在最温柔的时候，会妙妙妙，盘绕裤脚不肯离去。只要还保存十八岁谈恋爱时的柔情，那是绝对可以忍耐的亲热。最考验耐心的倒是夜半三更，它在寻找配偶时的坦率表白，那似乎婴儿肚饥时候的皋叫，惊天地，泣鬼神，闹得人心惶惶，一夜不可入眠。一直到它偃旗息鼓，漆黑的大地恢复死寂，它快活过了，累了，马上入眠。只有被它撩起怒火的人，还在一旁难以平息。

鲁迅先生说，猫配合时候的皋叫，手续这么麻烦。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就会用长竹干去攻击它们。虽然如此，他自信妒嫉心还没有这么大。当然，打猫只是一件小事情，鲁迅先生也没有为此



说或。谁知道，猫跌出十二生肖的排名，说不定就是因为它不可制止的嚣张。

狗年前夕，忽然传来朋友入院的消息。他正在看书，刹那间，生聚前一阵黑。检查结果，原来小时候爱猫，常常将猫搂在胸口，在他不察间，传染了猫身上一种细菌，破坏了他的视网膜。不久，又在报章上读到广东的新闻，一位爱猫的女生，被猫抓伤了颜面，猫身上的弓形虫袭击她的视网膜，双眼渐渐变瞎。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在远古的时代，真可以当成鬼魅作祟。本来有点回心转意，愿对猫表示抱歉，读到这里，还是远远离开猫吧。



看见吗？听到吗？

农历七月的某一天，凤凰台可爱的主播佳佳在新闻下午茶节目中播放一个片段，是台湾一位电视台记者在做节目时，忽然幽灵上身，说了一些奇怪的话。荧幕上，我们可以看见有关的小姐全身发抖，脸上表情特异，完全失去少女的矜持。尽管表情逼真，社会上因为常有类似骗人的蛊惑状况，因此不免令人将信将疑。尤其是当今科技发达，教育普及，虽然爱听鬼故事的人很多，相信幽灵存在的人已经很少了。

人间万物，虽然很复杂凌乱，却又那么有条不紊的相互牵制，非常奇妙。研究科技的人，一般上都不提鬼神。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不少医生和科学家是虔诚的教徒，相信神的存在，是他创造了这个世界。既有阳，必有阴。既然有神，当然有鬼。宇宙浩瀚无边，地球只是一个点，鬼神共存，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无独有偶，在凤凰台的下午茶播出的同一天，一位 37 年前被亲生父母送给马来人养育的华裔女士英丹的遭遇也一样吸引许多人的注意。英丹仁慈的养父，37 年前辗转从一位马来护士 Putih 手中领养了英丹，就让她念华校，希望有一天英丹和她的亲生父母见面时能够沟通。但是，事与愿违，37 年来都没有着落。就在今年，怪异的事情发生了。

今年 8 月中旬和 9 月 6 日，英丹亲生外婆的幽灵忽然连续两次附身她的马来养母罗雅，指示她如何到“吉打美农经营树胶生意的人家”寻找亲生母亲。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当幽灵上身的时候，

罗雅说的竟然是地道的潮州话。英丹接受指点，来到美农一家脚车店询问。奇也不奇？她的至亲表弟当天真的就到店里修理脚车！我们潮州戏常说的，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家就大团圆了。

你相信吗？我是绝对相信的。小时候，我家屋后的拿督公亭子，入夜时分常常有一些不务正业的人来求真字。其中一人坐定，念了一段经文，拿督公附身在痞子身上时，说的完全是一口马来土话。何况我自己也曾经经历类似英丹的微妙历程。这一段经验，我在《寻找祖母的草堂》有过详细的叙述，今天不妨再说一遍。

1993年10月底，我携带妻女和两位妹妹，一家六口第一次踏上父亲当年挥泪而别的故土。当时，父亲和祖母在我国去世已经16年了。十六年来，因为家里没有老人家，和潮州乡下已经中断联系。怎么办？我出门之前，按照每日的日程，在家里上了三支香，悄悄告诉天公、菩萨和祖先们：前路茫茫，你们一定要保佑我们，顺顺利利找到阿嬷和爸爸居住过的草堂哦。

因为茫无头绪，出发之前我还联络了汕头大学的陈贤茂教授和连毅经老师，请教如何到父亲乡下。当我们抵达汕头大学的黄昏，连老师才从乡下仆仆风尘归来。原来，他是根据我给他的所谓“后溪”的故乡，到乡下各处溪流的后面为我探听我的亲属。但是，饭桌上，他很抱歉的告诉我们，他拜访过的乡下，都没有“后溪”这样的地方。我们听了，当然都感到茫然若失，不知如何走下去。

当天黄昏的饭局前，我们在汕头大学散步，凑巧在书展上买了一本潮汕地图。我们马上翻开潮阳县按图索骥，赫然见到司马布、西府的地名，一切和祖母有关的记忆上都回来了。再左右一看，发现瓠坑的名字。我请教两位教授，以潮语发音，果然就是我们的

看见吗？
听到吗？



家乡。原来我这个半桶水潮州人，把后溪错当瓯坑来念，难怪连老师费了一天一夜也找不到我的家乡。

谜底揭晓，第二天，我们在厦门大学的蔡师仁老师及汕头大学的连俊经老师陪同下，浩浩荡荡来到瓯坑的侨委办事处。报上大名，以及祖宗三代，执事的先生就立刻快马加鞭四处探听。我们则好整以暇，在侨委会所后半部喝茶剥花生，等候佳音。岂知，五分钟后，去办事的人还未出现，前面办事处正在聊天的人群间，却施施然走来一个中年人，轻轻地对我说：“你就是 XX 吗？我就是你老四叔的儿子。我们回家见我娘吧。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我顿时傻了眼。X X 就是我呀。相信他吗？两位教授点点头，给我壮胆，我们真的就跟他去了。来到“老四叔的家”，才下车，一位老太太就牵紧我的手说：“阿奴，你来了呀。我是你老四婶呀。”我狐疑地端详，她就是祖母在我儿时常提起的最要好的妯娌吗？老人家看我不相信，指向墙上的画像，那不就是原本居住在怡保，已经十六年没有见面的老四叔吗？老人家接着又说：“你阿公的忌辰是九月初二，我每一年都有拜祭呀。”我的祖父在二十八岁那年因为风寒去世，他的忌辰老人家说的一点没错！我吓出一身冷汗，将老人家抱得紧紧，眼泪立刻夺眶而出。

孔子不谈怪异、勇力、悖乱、鬼神的事情。我想他最清楚有很多事情是不能解释的。但是，不能解释的事情，并不代表没有解释的方案。只是我们的人力有限，还没有达到解惑的程度。当阿姆斯特丹踏足月球，许多人说嫦娥是不存在了。但是德教会师尊显灵开示时，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扶乩手依然能够以诗联解疑释惑，而且题词的书法遒劲、有神。又怎么说？孔子告诉樊迟，专心致力于人民的事，尊敬鬼神但是不要受迷惑，就是智慧。是的，在现实世界中，一切顺其自然好了。那里，是一个幽邃的世界。



沉吟至今

海啸发生以来，已近一个月。白日里，关仔角的海湾已回归一
贯的蔚蓝和温柔。今夜圆月映照海面，波光粼粼，更添无限妩媚。
谁能够看透海洋深藏的心事？

12月26日当天早上，朋友从关仔角的 Silverton 公寓向外张
望。数十尺高的浪涛一波又一波撞击防波堤，就像发狂的恶龙那么
凶猛。如今一切风平浪静，谁会相信大海曾经有过狰狞？的确，从
最初的瞠目结舌到今天的余悸犹存，这一件世纪大灾难留下了太多
令人难以忘却、锥心刺骨的记忆。

是大自然不再宠幸我们这个地球，还是她要同归于尽之前的第
一个先兆？几百年来，在这一片土地上，虽然偶有暴风雨，都适可
而止，覆盖面从来不曾如此辽阔，伤亡也没有这么惨烈。尤其是在
我们的岛屿上，雨过天晴，马上就可以继续生活，心头不留任何疙
瘩。祖母生前从多灾多难的中国来到马来西亚，虽然语言不通、水
土不服，却“打死都不想回去”，因为“这里没有战乱，也没有
风灾。”曾几何时，这个迷思已经被 1226 的大海啸无情地击破。
如今，谁的心头没有隐忧？天灾随时从天而降，海啸则由海底咆哮
而来！

我们对大自然的了解实在太少了。事发当天，槟城的公寓晃了
晃。许多朋友虽然慌张跑下楼，还不忘彼此开玩笑，到底是否穿错
另一半的衣服。谁会预料，两小时后，滔天巨浪就汹涌地从千里外
扑面而来，像攻城的千军万马，一定要将海岛夷为平地。接踵而来

的坏消息，比凶猛的海浪更加令人惊惶失措。从亚齐辐射开去，受殃及的区域包括我国西岸沿海渔村、以及缅甸、泰国、安达曼、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甚至北非洲。死亡的人数以千计直线上升，被毁灭的村庄像经历一场灭绝的战争，尸横遍野。许多海岛已经陆沉。惊天地、泣鬼神，千万个无辜的老百姓在刹那间葬身于碧波万顷。活着的亲人只能声嘶力竭的追问苍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科学家告诉我们，海底的地震将地球上亚欧两面板块拆裂，造成一千里的裂痕；苏门答腊的版图也因此必须移位三十一尺。巨大的裂缝形成澎湃的海啸，以 500 至 800 里的时速向四周辐射，不及二小时就兵临槟榔屿城下。分析也许精准，但是，一切已经太迟了。村毁人亡，无以数计脆弱的生命永远离开了这个悲伤多过欢乐的世界。

无辜的老百姓仰望政府，期盼政府培育科学家照顾家园的安全。弱小的国家如我们做不到这样的护士工作；强大的国家如美国更兴趣的却是发明毁灭生命的武器以及探索、控制遥远的星球。由美国主导的战火从一个角落燃烧到另外一个。杀伤力强猛的武器不厌其烦的在战场上试验。1997 年欧美科学家联手发射 Huygens 探测船向土星 6 号月亮 Titan 出发，飞行了 7 年共 32 亿里，终于在今年 1 月 14 日准确降落 Titan 表面，并且开始利用只有二小时寿命的电池发送 1000 张照片回来地球的研究所。太空科学的突破，是人类文明的壮举，应该举杯庆贺。但是，相对的，我们又了解脚下的地球多少呢？对于我们生存的地球，科学家投入的研究太少，破坏性的地下核爆反而是屡见不鲜。如果说大海啸是大自然的绝地反扑，有谁敢说绝无可能？可怜受难的不是肇祸的元凶。

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在措手不及间魂归大海，这种惨绝人寰的画面，铁汉即使远在千里也会为之动容。一个月转眼已经过去，今



天还是有不绝的温情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联合国的官员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如此迅速、庞大、激动的捐输活动。而且，是超越种族、信仰、区域的一种全面投入！12月29日，PMR成绩揭晓，但是我的中三学生并不急切知道成绩，一大清早反而参与红新月会投入救护受波及渔民的工作。1月3日开课的周会上，劲舞会学生忽然上台宣布要为大海啸受难者筹款，让老师们无比欣慰。1月7日，中港台三地的演艺人员齐集香港大草场为海啸受难者筹款大汇演，最能展示海内外华人的激情。当晚的主题歌曲有一段“今天安泰/不分远近/不分富或贫/分担责任同情/正因我也是人”，说得最为贴切。正因我也是人，“世界上若有一人受苦，全世界的人都要为他哀痛”。正因我也是人，“如果几十亿双手无法让时间倒流，至少可以将今天拯救”，世界各地的老百姓，不管贫富，都是抱着这样的心理感受，将爱无私地输送到不幸的灾难地区。巨富们如李嘉诚、邵逸夫、钟廷森、Sandra Bullock、Leonardo de Caprio、舒马彻，一掷千百万，令人侧目。学生们攒下食堂的零用钱，一样叫人感动。真善美从来没有如此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

当然，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刻，也让我们看见了世界各地政府人道精神的段数。最让世人惊叹的是德国、法国、瑞典、丹麦、挪威等欧洲大陆国家了。相对于当今的霸主美国，欧洲这一次的表现让人深切感受到古老文明的熏陶毕竟是远远超越牛仔文化的。英国政府追随牛仔，一开始也是出手寒酸。幸好她的子民不耻这种作法，自行启动捐款的机器，在寒冷的冬天纷纷伸出温暖的手，总算没有丢了大英帝国的面子。

也就是这一次大灾难，让我们见识了人类为求生存，所表现的超强力量。23岁美拉娃蒂海上飘浮6天被巴都茅宏翔8号金枪渔船搭救，让人充满无限的希望。果然，海啸9天后，亚齐男子利沙



在不可能情况下，也存活下来，在印度洋上给一艘开往吧生港口的货船救起。本来以为生命的极限就到此为止，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还有一位亚齐青年，在 15 天后又从海上被打救上岸！当然，这期间还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生物学家不禁要问：人的极限究竟在哪里？泰南攀牙府，18 个月大的哈萨克男婴躺在垫子飘浮 7 天后被印度人救起，居然活着。普吉岛寇力海滩，2 岁的瑞典小孩 2 天后依然生还。另外，拯救人员也在海啸发生后 24 小时，在瓦砾中发现一名 2 岁小孩还活着。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总会在紊乱的局势发生。灾难过后，幸存的人们有多少人能够心存感恩呢？生命难得，又有多少人会更活得更加豁然呢？

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海啸，沉吟至今。





大树要开花

昂贵何妨

旅游芭达雅途上，一位朋友停车查询，黄鳗鱼鳔一公斤是三百零吉。这是我许多年来不曾过问的事情，不禁吓了一跳。回来后在威省一带好奇询问，价钱都在五百零吉左右。原来我岳母大人佳节期间特别保留给我的鱼鳔鲍鱼汤曾几何时已经暴涨至此！惊叹之余，不禁感念已经去世将近三十年的父亲。

父亲在世的日子，海参、鱼鳔、鲍鱼这三样食品从来就是我们家除夕夜必备的菜肴。这是我至今百思莫解的现象。我们家生活水平，一向在小康与清贫之间徘徊。父亲早年在农业合作社当文员，后来自己当牲畜饲料的合股小老板，又辗转回去德教会当文书，收入时好时坏。三十五年前，我考取进入马大，申请同乡总会奖学金，表格被退回来，评语是：“月入 180 元，不可能供养一个家庭。”言下之意，当然是说我撒谎。可当事人住在吉隆坡，完全不明白，我们在乡下是如何生活！幸好，我后来获得联邦政府助学金，解决了我的委屈与拮据。如果他知道，我们虽然贫穷，年夜饭还有机会吃一餐好的，更加应该大跌眼镜了。

是的，我今天的收入，远远超出父亲当年的落魄无助，看见紧贴在超级市场玻璃橱柜的罐头鲍鱼以及昂贵的鱼鳔，也实在不舍得购买。我也不明白为何父亲在那个清贫的岁月，能够“一掷千金”，烹制昂贵的海味祭祖也祭肚？

有一些儿时的镜头是不能忘记的。母亲英年早逝，是父亲与祖母抚养我们兄妹三人长大，印象中常有父亲下厨做菜的时候。尤其

是除夕那一餐，父亲一定起个大清早，到街上抢购鱼虾鸡鸭、猪肚猪脚。父亲先是将鱼鳔切成块状，再丢进已经发热的油锅炸。那鱼鳔就像油炸鬼一样，进了油锅马上膨胀变大。（我最近才知道，这种鱼鳔，行情是一千零吉一公斤。真是太可怕了。）海参则是早一天就浸在水盆间。父亲捞起鱼鳔放置一旁，就眯起眼睛用烛火燃烧猪蹄膀的细毛。这时候，灶头上在烧煮的开水，锅盖已经达达作响。他将处理好的猪蹄放进铁盆，倒入烧开水，去掉血腥味。回过年来，又抓了一把薯粉搓揉猪肚，再以烧开水冲洗清洁，放入锅内，与洗净的猪脚、鸡脚一起慢煲。

鱼鳔、鲍鱼、海参、猪肚汤，最重要是清淡、香甜。也许是吃惯潮州家乡菜，我一向坚持一碗汤上桌，虽有一些油渍浮在汤面，却必须是清澈见底，切忌弄到粘稠，举箸维艰。我对一切食物都可以随遇而安，不过对于好的菜肴还是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儿时吃过的东西，经过时间的发酵，特别感觉好吃。有一年，不知为了什么，父亲只带我一个人到了槟榔屿。重要的事虽然忘记，一直牢记心头的倒是在查田仔某一个角落的餐饮店，父亲叫了一碗鲍鱼、鸡脚、鱼鳔汤。事隔多年，我如今虽然对查田仔非常熟悉，那碗可口难忘的香汤却是永远也解不开的迷了。

父亲在 59 岁那年去世。他是在 1977 年农历年初九，拜完天公以后决定进入槟城中央医院治疗癌症。事与愿违，一个多月后，父亲就撒手人间了。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十六岁从潮阳瓯坑南来，即作文员，也当苦力，会写非常遒劲的牌匾，也能够一个人背一罗里的米包，叠到天花板齐高。无奈为人沉默忠厚，后期经营生意常因猪瘟失败，郁郁而终。当他买多一些菜肴回来，祖母噜嗦吃不完，父亲就会回答：“莫想太多。吃了再说。”也许这是很可笑的事，但



是，也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那样的岁月里，即使昂贵的食物，也品尝过了，一切不再稀奇。父亲说的没错，人生是很短暂的，可以做得到大家开心，昂贵一次又何妨呢？





每一张椅子都有它的故事

自从宜家（IKEA）登陆半岛，以类似北欧维京精神在我国开疆辟土，我家乱七八糟的桌椅即开始面临被淘汰的厄运。

宜家家私，线条简洁，新颖脱俗，深深吸引我们家三名不同年龄层女士的青睐。而且，更糟糕的是，它便于携带，付钱就可以扛回家 DIY。锁锁转转，也不需要敲敲打打，一件电视座台转瞬间就突现眼前。长久以来就被凿槌刀锯所压抑，如今竟然能够轻易成为十足的木匠，我家三位女士不禁雀跃万分。

虽然那一点点的成功有无限的虚假，接下来，三位女士居然团结一致，开始对客厅、餐厅、厨房、睡房、书房，甚至储藏室的家私打起主意。大有宜家的家私才宜室的气概。一场家私攻防战于焉开始。

我们家由父亲提毛笔替东家写帐目开始，从来没有能力购买年龄老过我的家私。虽然如此，在开战之前，我们四人平静地点算，赫然发觉，在我们居住的小小空间，单只椅子竟然就摆放了三十七张！

为什么这三十七张椅子和其他家私能够以绝对的优势盘踞屋子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是本土木匠忠厚老实，制成品坚固耐磨。更重要的是，每一件桌子或者椅子，都有它们个别的故事，是每一个年纪大了一点的人（当然是我！）不敢或忘的家族史的刻痕。

我家最老的家私，就数那厨房里头每一天都在使用的六张圆凳。当年父亲新店开张，他蹲在地面上，将圆凳翻过来，用银灰色油漆写下店铺的宝号，情景历历在目。后来生意失败，收回来的就是这六张圆凳。

“再等十年，也算是你阿公留下来的半世纪的古董了。你们不要吗？”我凝视两位年轻的女士，眼眶好象有点潮湿。再将椅子翻转过来让两位女士看，她们都尖叫一声：“怎么可能！”圆凳上浮现的正是父亲的笔迹：潮兴栈。巴东色海。15。5。1962。不知不觉，真的已过四十年。

我家客厅有四张细藤编制的椅子，摆在客厅虽有点格格不入，却是最舒服的座位。很多亲友都很好奇，这四张椅子哪里来？说起来，真有无限惆怅，也常常使我缅怀已经去世四年的好友黄乃群。乃群不但是优秀的画家，同时善于广交朋友，有很强的凝聚力。他对画坛有非常崇高的理想，一直想要办绘画艺术中心，既可以是画友聚会交流的沙龙，也可以展示画友的作品。时机成熟，他就召集了一班文友画家书法家，在华堂一侧成立了《翰墨苑》，并快马加鞭，举办了数次画展。乃群身子胖，又不会开车，但是他总是不辞劳苦，每个月都搭巴士到夕眺湾教画。他一下车就到我家，我因此有机会听他细说经国大计。可惜，他最后一次在夕眺湾吃过一碗咖喱面，回去吉隆坡五天后，就心脏病发去世。壮志未酬身先死，真叫人扼腕。乃群是《翰墨苑》的灵魂，他去世，当然也意味翰墨苑必须结束。这四张藤椅就是几年前向翰墨苑购买的，聊以怀念故友的风采。

客厅另外还有七张一套的藤椅，正是1983年前后最风行的玛瑙藤制作，是我搬入大山脚新居时岳父大人赠送的礼物。当年丹麦厂家在居林设立斯塔的那维亚家私厂，专门收购热带森林的玛瑙



(manau)藤，将外皮刨削后，再用药水处理输出国外，和今天宜家的操作完全不同。我家玛瑙藤椅的扶手直径约寸半，是第一代的制成品。热带森林的藤条越收集越小条，后来的椅子就捉襟见肘，必须用三条藤做成扶手。宜家的作料是废物利用，将木屑加工处理，有取之不尽的从容。

如果家私有记忆，这七张藤椅一定会诉说它们的无限风光往事。1983年，我搬入大山脚，宋子衡、菊凡、游牧、陈政欣、叶蕾、艾文、方昂（当时还未回去槟岛）、陈强华、沙河，忧草们常有集会在我家。我在大山脚一直住到1989年底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这七年间，上述诸友风华正茂，为马华文坛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我家两位年轻的女士，当年虽然尚在稚龄中，但是回忆往事，却能够如数家珍。她们还记得，宋子衡家离我们不远。闲暇时在藤椅子上坐下来，一个小时内都没说两句话。有一天忽然注意到风扇旋转时发出吱吱声，的确受不了，就拿了张铝梯，站上去修理。另外一位文友菊凡到来，可就热闹了。天南地北，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我搬到夕眺湾，六十左右的菊凡有个中午骑了摩托，跋涉二三百公里到我家。还是坐在同一张藤椅子！

这七张藤椅子，除了招待大山脚的好友，两位年轻的女士最不能忘怀的还有台湾的林焕彰舅舅。那个黄昏，焕彰在游川、吴岸等作家的陪同下，一进入客厅就蹲下来和孩子们玩“七粒石头”的游戏。过后，焕彰还在客厅即席挥毫，在孩子们的图画纸上绘画儿童水彩画，一口气画了二十一张。见者有分，每个作家都带一幅焕彰的儿童画回家，真是慷慨。



大山脚是当年马华文学的重镇，因此时常有著名的作家路过。如今想起来，曾经让我家这七张藤椅子沾光的作家，还真的不少。当年主要的编者如陈湮（多年没消息，你在哪里？）、王祖安、许友彬、俏凌、水月，作家陈慧桦、林金城、林添拱、丁云、都曾经在大山脚一齐聊文学到深夜，是多么畅快的事！那时候，承得台大回来在钟灵教书。只要我们这里有集会，他一定骑了那架摩托，带着五加皮酒，勃勃勃勃渡海而来。我们都知道，他对文化和文学有很大的抱负，因此当他告诉我们将会去都门发展，我虽对他寄以无限的祝福，心中却有说不尽的黯然。

受宠的老旧家私，就像老佣人，注定是可以陪着家里最老那个人霸住客厅的每一寸珍贵的地方。宜家的家私？还是留待年轻人有了自己的空间，再送一套过去吧。





欢迎短讯，再见邮差

据说今年在新春间发送的短讯超出一亿则，实在令人瞠目结舌。不过，想起短讯的便捷，它能够写下这样的记录，实在也不甚稀奇。真的，手机哔一声，就出现一则情辞并茂的短讯，马上可以感受朋友在千里之外的关怀。虽然明知道，情意深厚的短讯，并不是朋友的手笔，毕竟也是朋友千挑万选特意转送，自然非常感动。

事实上，这些众多的短讯，还真是五花八门，各异其趣。没有短讯，还不知道，原来民间竟有这么多会写打油诗的人才。无名氏写的短讯，都紧贴生活，或卖弄一点小聪明，以考验收接短讯者的智力；或诙谐怪诞，以搏读者一粲；或老老实实，告诉对方保重身体，新年如意。此外，也有人编写非常简短逗趣的小故事，读了更觉莞尔。有的朋友还耗费心思，用符号拼凑成图像。发送的人得意，接收讯息的人开心，真是皆大欢喜。

电脑科技发达，作为现代人实在应该随时代进步而并列前进。其中，短讯是许多人最乐于享用的便利。此外，e-mail的发明，不管亲人朋友远在千里之外，只要启动电脑，弹指间，彼此搭上弦，一切思念都在刹那间消失。我家老二目前在英国练琴打工，如果不是因为这种便利，她老妈子真不知道要如何牵肠挂肚呢。老妈子拍了一些生活起居的照片，也可以马上通过电脑发送给遥远的女儿，差不多是与女同步欢庆，天涯若咫尺，完全没有距离的感觉。

真巧的是，这两项发明，都是在沟通人与人的关系。现代社会，生活忙碌复杂，书信往返问候几成绝响。眼看人际沟通越来越

疏远，渐入冷漠，短讯与 e-mail 的崛起，不无帮助复合人与人之间的裂缝。然而，写信寄信的古典情怀，将会逐渐成为极少数人的坚持，想来不无一些失落。

好象还在不久之前，我们因为通讯不便，毕业典礼总是伤心泪下。为了日后联系，彼此还留下照片地址。照片后面题词：人生难得几回见，留下照片作纪念。对照今日，孩子们握住手机，嬉哈欢笑毕业，当年是何等“熬”呀。在成长的寂寞旅程间，也曾在杂志、报章上面的征友栏寻找趣味相投的不知名的少年男女结交，成为倾吐心事的文友。更深入的发展，后来结为夫妻的也大有人在。

这些，都是当年邮差叔叔的汗马功劳。在朴实纯情的年代，邮差一直就是我们这些住在落后乡区的孩子和外界沟通的伟大角色。在没有 SMS 和 e-mail 的年代，我的大学入学录取书是邮差交给父亲带回家里的；我的第一篇稿费，也是从邮差手中接过来再去邮政局兑现。在大学念书期间，和女朋友三日一封信，也是邮差做媒介。因为如此，怀春的少女在信封上有时候写：谢谢你，邮差先生。当然，更不要说对失去母爱的家庭联系，也是由邮差先生传递。

在念小学的年代，邮差的角色更加吃重。原来那时候中国的阶级斗争正如火如荼进行，生产力下降，生活苦不堪言。当时家里常常会出现一些老人家托请父亲帮忙包裹食物、写家书寄回中国。这些老人家都是饲养猪和鸡鸭为生，克勤克俭，掉了一分钱皆要捡回来的农民。他们每一年都要汇几次钱给大陆的妻子儿女兄弟叔伯。浓浓的乡情，全交给了邮差去传达。

世界各地的邮差，总是那么任劳任怨，非常准确的传达了各地陌生人的寄托。这真是非常奇妙的人际关系。寄信和收信人对邮差



来说都是陌生人，但是他们并不因为陌生，而胸怀不轨。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七年前我搬家，虽然不及知会所有朋友，但是前面那几年还是常常收到邮差替我们转交过来的信笺。有时候，信上只有笔名，没有门牌，邮差也会拿来问：“这是你们的吧？”

好朋友泉的姐夫在 50 多年前于钟灵中学念书期间，因为仰慕丰子恺，写了一封信给他老人家。没有地址，他从丰子恺的文章中摸索出来，老人家住过杭州，就把信发给杭州的丰子恺。过了不久，他真的收到了丰子恺的回信！丰子恺在信上说，非常讶异也很感动，海外有一个青年用中文写信给他，因此送给年轻人两幅图画。丰子恺还说，其实，他并不住在杭州。信是辗转送到上海他的寓所的。老天！这是多么神奇呀！更妙的是，丰子恺写给年轻人的信虽然只是用中文写的“马来亚檳城州钟灵中学某某同学收”，也一样传到朋友的手中。可见得我国与中国的邮差都是那么尽责，排名很难分出上下



郁达夫被害60年

1921年，郁达夫发表小说《沉沦》，一鸣惊人。他那篇小说，当时毁誉参半。43年后，我在中一念书，第一次接触郁达夫的小说，感到无比真实，也深深为他的诚恳、直率着迷。有好多年，我一直记得《沉沦》中的主人翁面对大海，沉痛地说：

祖国呀祖国！

我的死是你害的！

你快富起来！

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因为是那么喜欢郁达夫，我甚至相信，善良且率真的他在写这一段文字时，一定是带着饱满的感情，潸然泪下的。但是，谁也不知道，包括郁达夫自己，他的命真的就是因为祖国而死。而且，他也和主人公同样，死在异乡。唯一的差别是，一个沉沦海底，一个埋尸荒山野岭。

关于郁达夫去世的日子，近代文学史上有两个版本。很多关心郁达夫的文史家说，郁达夫是在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杀害的。另外一个说法是，郁达夫的忌辰在1945年9月17日。不管是哪一天，郁达夫被害时，才只有49岁（他生于1896年12月7日），离开我们已经60年。

1938年12月18日，郁达夫接受星洲日报的邀请，和妻子王映霞及儿子郁飞，从福州来到新加坡主持编务。12天后，也就是1939年1月1日，郁达夫还莅临槟榔屿参加星报日报（可惜叱咤风云的报纸已经在1986年9月29日倒闭）的创办典礼。当时距离七七芦沟桥事变才一年，中国正在抗战的怒火中，热爱祖国的郁达夫到海外就职，是有几个因素的。其中之一，当然就是借重报社的便利，号召海外侨胞投身救国的行列。他离开中国这一年（1938年），刚获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如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是腐败颞顽，作为她的忠贞子民何须远离故国呢？郁达夫本来不必客死他乡。他的死，是因为祖国富不起来！也强不起来！

郁达夫携带妻儿去国远行，另一个原因是他当时的婚姻已经亮起红灯。郁达夫在1927年1月14日认识王映霞，两人在一年后结婚，当时王映霞（1908年生）才20岁。这一对名士美人，从1927年认识、结婚，至1933年，不过7年，已经开始有了龃龉。1933年，为了避开王映霞（时年25岁）的追求者，郁达夫决定搬离开上海到杭州。他在杭州建立“风雨茅庐”，断断续续只住了5年（期间于1936年受聘于福建省府参议。），就于1938年底携带王映霞到了新加坡。郁达夫是深爱王映霞的。他接受海外的聘书很明显是要离开当时杭州城的梦魇。只可惜，事与愿违，他们只好怅然于1940年协议离婚。

王映霞回国以后，马来亚的时局逐渐进入战争状态。日本军队于1941年12月在吉兰丹强悍登陆，英军兵败如山倒，退守新加坡。1942年，郁达夫曾经尝试回国，但是国民党政府却拒绝签发护照。他只好与胡愈之及王任叔一起避难印尼，一路经过石叻班让、望加丽、保东村，伯干巴鲁，最后落户苏门答腊西部高原巴耶公务，以酒厂富商赵豫的身份出现，并在武吉丁宜任日本宪兵的通译员，悄悄拯救不少有志之士。日本宪兵遍布线人，1944年2月，



郁达夫的身份被揭发还不知道。1945年，日本在连续受到两颗原子弹的轰炸后，终于在8月15日，由天皇正式宣布投降。次日，郁达夫听收音机获知好消息，马上通知住在棉兰的胡愈之。

战争结束了，原来以为雨过天晴，从此天下太平。可恨日本宪兵于8月29日离开战场之前，还干了一件滔天罪行，将郁达夫从家里带走，处决于武吉丁宜的丹戎革岱荒野。日本研究郁达夫的著名作家铃木正夫经过20多年的调查，找到了当年杀害郁达夫的宪兵班长。班长却死不认错。战争是如何蒙蔽了人类的心灵！尤其是在二战结束6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又再迅速崛起，我们能不更加提高警惕吗？





我的朋友，猪

禽流感肆虐，不禁想起数年前国内猪农因为立百病毒蒙受的苦难。回想起来，好象每星期的叉烧饭之外，很久没有见过走动的猪群了。

对于猪，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说不出来的好感。也许是中学时期，常常出入猪栏，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捕捉、送入屠场吧。它们的憨厚形象，实在令人生怜。虽然有很多人不喜欢，甚至于憎恶它，更有的人对猪避忌，不肯正式称猪为猪，只叫它为畜生，毕竟不能抹杀猪对人类的进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华人，与猪肉生死相依、成长，造就一流头脑，缔造历史上辉煌的文明。如果突然一日没有猪，许多掌厨的女士与大厨师肯定会不知所措，摆不上来好菜肴。当然，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猪的地位会给鸡取代，那可是不能同日而言。焖鸡瓜子如何能够与红烧元蹄比较呢？

猪的处境时常就是这样尴尬。许多迷思一直环绕在猪的身边，久久不能丢弃。对于猪有避忌的人，所诟病的并不是猪的身体，而是它的肮脏行为令人退避三舍。我小时候曾经在闹市的边沿豢养过猪崽子，发现小学课本上所说猪是肮脏的动物是不能确立的理论。因为在闹市的边沿，我们的猪寮子不能过于张扬，因此每每需要在数小时内就冲洗被困在寮子内的猪崽。它们吃喝拉屎都在狭小的空间，每当听见抽水的引擎声，就会鼓噪欢迎，迎向喷水管，接受水力按摩，如现代男女享受 jacuzzi 的酣畅，发出欢乐的呻吟。可见得，猪的肮脏是环境造成，远非它所能控制。是因为人类的懒

惰，败坏了它的形象。如果猪有能力，小心它会起诉我们，索讨赔偿名誉损失。

关于猪是懒惰的动物，也是对它没有根据的严重诽谤。猪虽然不曾登上宠物榜，但是你看人类豢养猪群是如何关怀备至。一天数餐，只怕它不肯吃，不怕它吃太多。养鸟喂鱼都没有如此呵护，怎么会不养成好吃懒动的家伙？是人都会变坏啦。你看他的兄弟，在森林里头必须努力自强，三天没有两餐，吃不饱睡不稳，哪一只山猪是肥胖懒惰的？这可又是人类厚待了家猪，却又给猪安的罪名。实在太不公平了。

文学世界中，对猪最具善意的就数吴承恩了。他虽然把猪八戒的外型丑化，肥头大耳翘嘴巴，而且还腆着一个大肚腩，意想不到竟是读者们喜爱的角色。猪八戒好色又愚蠢，所以常常陷入脂粉陷阱，被女性作弄；他又不夠狡猾，谎言常被拆穿，无意间显露他的可爱。况且，他还有一项天生的本事，会甜言蜜语讨女人的欢心。据说，女性读者因此不在意它的外貌，更加喜欢猪八戒。是否准确，还待杜蕾丝（DUREX）之类产品进行查证吧。不过，绝对没有妒嫉女性读者与猪八戒的亲密关系倒是真的。

相对于吴承恩，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对待猪就比较居心不良。他在1945年发表《动物庄园》，给了猪们非常显著的地位，一夜之间举世闻名，成了众动物的领导，远远在牛羊驴马的上头，却是不怀好意的安排。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否是其中一个原因，《动物庄园》在1944年经过艾略特审阅，但是不获接受。幸好乔治奥维尔没有气馁，找到出版商于第二年发表这本奇书，我们才能一饱眼福，发掘原来猪也是有领导才华的。近代科学家经过多次试验，也印证猪是聪明的动物。是时候我们收回“你呀，比猪还要笨！”的说词了。要不然，我们可真的笨哪！



在《动物庄园》内，猪们无时无刻不在展示统治者的才华。在赶走主人琼斯先生后，三只猪领导拿破仑、雪球及告密者马上为庄园内的动物订立举世无双的《7大动物教条》：1. 凡2腿的都是敌人。2. 凡4腿、有翅膀的都是朋友。3. 动物不可着衣服。4. 动物不睡床。5. 动物不饮酒。6. 动物不杀动物。7. 所有动物都平等。本书十个章节，就围绕着这7大教条拓展，到了最后，所有教条都给猪领导们自己一一破坏、推翻了。

这本奇书，在儿童时期读来，真是津津有味，为猪的智慧赞叹不已。但是，在成人眼中，这些猪们可不是简单的动物。比如雪球，原来它影射的就是托罗斯基（Trotsky），拿破仑则是史太林（Stalin），至于其他种种猪们倒行逆施的作法，其实就是尖锐嘲讽苏联共产党内部批斗的非人政策。老天，在乔治奥维尔的笔尖下，猪们不但聪明绝顶，而且阴毒奸险。有这样的德性，活该将它们送入屠宰场，先啖之而后快！

乔治奥维尔毒害猪们的手段，真是极至。



从家到憩园

巴金去世了。我们除了感慨人生无助，不管生命会有多长，总有个尽头之外，也替他老人家松了一口气，不必再为太长的生命受惩罚。虽然如此，无可否认，长寿让老人家享受到写作带来的最高荣耀。

相较于许多当年优秀的作家如老舍，傅雷，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含辱而终，在某种程度上，巴金是很幸运的。老人家走过 20 世纪初年封建腐败的社会，经历无数次的内外战乱，以及“十年浩劫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巴金；《随想录》）的文化大革命，终于亲眼目睹富强的新中国崛起，因此可以安慰瞑目。

因为老人家的去世，不免想起他的两本著名的小说，《家》与《憩园》。时代感流失，也许今天的年轻读者再也读不下去巴金早年的著作，要知道 20 世纪阅读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读者远远比今天盛谈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还要多。尤其是《家》，哪一个热血青年不为书中的高家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对腐败礼教的抗争与挣扎、他们家郁郁而终的梅、投湖自尽的鸣凤以及被迫出嫁的婉儿的际遇感叹扼腕呢？事实上，从《家》发表开始，它一直是中国文坛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没有一个成长中的文学青年会错过这本小说。

《家》是巴金在巴黎勤工俭学（1927 年）期间构思的小说。当时巴金最醉心于无政府主义，受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



庭》影响，也想写一部自传式小说。他在1928年回上海开始动笔，取名《春梦》。1931年，《春梦》才更改为《家》，于《时报》连载246期。《家》的出版，使巴金从此在上海文坛奠下基础，没有人不晓得巴金。当时，巴金不过是27岁。

不过，《家》并不是巴金的第一部小说。他最早的小说是在巴黎圣母院的钟声里创作的《灭亡》。这一部小说，经过叶圣陶的强力推荐，于1929年发表于当年很有影响力的杂志，《小说月报》。年终总结，那一年的《小说月报》编辑曾经预言：同年发表的二部小说必定会让后人提起讨论。这二部小说除了巴金的《灭亡》，就是老舍的《二马》。事后证明，编辑锐利眼光的重要性，果然是不亚于相马的伯乐。

《家》的发表在1931年，已经是五四运动以后12年的事了。它刻划的是封建专制的大家庭与僵化的传统制度如何腐烂、溃败，以及它如何扼杀制度下柔弱善良的青年。但是，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之下，腐败的制度终需崩溃瓦解。巴金以他充满热情的文字，对许多受苦的人物寄以悲悯，对充满理想的青年托以厚望，对压制人性发展的封建制度给予严厉的批判。他的文字通俗流畅，因此更加容易感染不少普通老百姓。

和《家》比较，《憩园》在艺术处理方面比较严谨内敛。1941年巴金回到故乡成都过春节，听到他那染有纨绔气息的五叔，由变卖家产，沦落到成为小偷乞丐的悲惨下场。他以五叔为蓝本，于1942年发表《憩园》。这本书曾经是60年代末与80年代SPM中国文学读本。当年吉隆坡剧艺研究会还排练，并且在电视台上演过。香港也曾改编为电影。我是当年的考生，因此有几幕的镜头还依稀记得。其中一幕永远也忘不了：变卖庄园的落魄人，他的儿子

子常常到庄园偷采茶花送给住在破庙的他。一切的爱与忏悔都在无言间。

《憩园》一样写的是封建家庭的败坏，以及传统家庭溺爱儿子造成的悲剧。但是，这时候的巴金已经减少了创作《家》那个时期的愤怒与悲情。他纵然有悲愤和控诉，也是压制着的。这使得小说的艺术性更加浓缩。也难怪李广田说：“在我所读过巴金的作品，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本。”事实上，除了《寒夜》，《家》和《憩园》正是巴金最喜欢的作品。

发表《憩园》时，巴金已经 37 岁，正当步入艺术成熟期。巴金虽然因为活得太老，而蒙受病痛的折磨，但是，岁月的积淀使他的文章是越写越醇厚动人，智慧闪烁。他永远是那么亲切坦率地书写自己的爱憎与懊恼，一个简单的话题由他娓娓道来总是那么细致动听。70 年前开始时，巴金是一个通俗的作家，但是随着岁月的流转，他变成一个轻易能够打动人心的老人作家。这是很不简单的跨越，不单是岁月赐给的恩典。





不想误吃生火腿

朋友在海军基地教导军官们英语，主办当局分给每一个参与者一张小卡片别在胸口。卡片上面写：“我正在上英语课程”。原来军官们学以致用，相互以英语交谈，却要面对语文狂热的同僚批评，这面小小的卡片其实是一面护身符。

四十年前，如果上完华文课之余还努力学习英文，在那个意识形态至上的年代，有时会碰上热爱母语的人冷言冷语。想不到这种可笑的情况，今天依然存在。民族主义的斗士自认牺牲巨大贡献多，殊不知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单有这些热诚已经不管用了。

8月22日中国刚刚庆祝邓小平的百岁诞辰。邓小平的伟大是因为他的视野宽广，能够以务实的政策治理国家。追根溯源，和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有很大的关系。多一种语言，多一个窗户，他看见的景象因此比毛泽东和其他同时代的人更加深邃。我国独立以来，很幸运的历任首相都有良好的英文基础，因此能够以更宽大包容的心处理国务。以此类推，陈水扁总统常爱发表狭隘的言论其实也是有他的背景的。

我国的前任首相退休之前，在教育政策上做了一个急转弯，所有数理科目都得以英语教学。我想，当时的首相一定是有无限的感慨和无奈，语文固然是民族的灵魂，但是当世界变成没有边界，只有紧紧抱住灵魂是绝对不能生存的。我们虽然有语文出版局将各种语文翻译成国文，但是太慢了。想当年，前首相发表《马来人的困境》时，谁会比他更爱马来文？世界的巨变促使务实的前首相宁可

面对民族主义份子的指责，也不得不重新将英文引进教育的洪流，让学生们直接以英文学习新科技，和其他国家一争长短。

好象我们这种以说华语为主的学校，学生们对学习英文的兴趣一般都不高。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我因此必须告诉学生们过去的经验。1993年我在厦门大学小住一个星期，在校园内和学生们交错而过，发现他们有不少人戴随身听专注聆听。后来才知道，一般上他们都是在学习英语对话。我今年7月曾经到英国的剑桥镇参观，火车站旁遇上两位华裔少女。和她们交谈，原来个别来自香港和深圳。都是来上英语的密集课程，为时三个星期。她们一共来了70人，每个人必须缴付二万港币。在我们这里，一般的国民型中学一年级，一星期42节课之中，就有16节学习英语（包括数理）的机会，那是多么难得呀。

感谢我们的教育环境，让我学习华文和国语之外还懂得英文，使我在英国旅行时，感到无限从容。进入博物馆参观，尤其高兴，因为我能够明白所有的说明文。但是，当我离开英国，进入法国和西班牙，我就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文盲。因为当地的说明文，绝大部分不用英文！欧洲是法文、西班牙文和德文的天下。只懂英文真是行不得。华文和马来文更不必说了。

有一天我在法国的超市想要购买火腿，包装纸上的说明文每一个a,b,c我都明白，就是没有一个词儿看得懂。为了不要误吃生火腿，我只好询问售货员是否煮熟了？更惨，售货员一句英语也不会说！

在欧洲旅游，发觉欧洲人根本是自成一体，根本不理睬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欧洲太先进了，你中国也好，印度也罢，不管有多么古老深远，他们都不稀罕学习我们的语文。这是他们的盲点



还是自大，且不必管他。我们要了解人家，要和对方打交道，要学习人家的科技和艺术、甚至想赚他们的钱、超越他们，就必须多学习人家的语文。没有办法。

没有边界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会有更多接触的机会，因此更应该认识多几种语文。中国人在这一方面，走得比我们快多了。





独 钓 寒 江 雪

1

小曼有一天带陈湘琳去看“九十不老，百年更新”的彩排。小曼是多年的老朋友，在文艺界极享盛名；陈湘琳毕业于亚罗士打吉华国民型中学，在十多年前和我们见过面，之后她到马大念书又到香港深造。文章和学问越来越好，真令人欣慰。陈湘琳听到《宽中人》唱起，有了无限的感触，在2003年10月18日的《南洋文艺》发表《这夜，在宽柔吹风》。其中有一段：

“宽柔在南，我的母校在北；宽柔是独中，我的母校是国中。南北方向不同，风土人情不同；而独中与国中的课程和办学方针更是殊异，但那精神，却原来是类似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教着中国文学，讲着中国文化精神。我怎能、忘记、忽略，那教育我，以诗词启蒙我，以身体力行、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染我的母校？”

因为历史的演变，我们华社普遍存在国中、国民型中学和独中教育出来的孩子。宽柔办得非常出色，吉华国民型中学近年来在好友黄瑞麟校长及该校董家教及校友会的领导下，校务蒸蒸日上，名气也越来越大。就像湘琳文章中所说，独中与国中的课程和办学方针殊异，但那精神，却原来是相似的。作为国民型中学校长，我尤其感动，湘琳会感受到那教育我、以诗词启蒙我，以身体力行、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染我的母校。

究竟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及体谅国民型中学校长和老师们的苦衷呢？

2

有一年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开大会，坐在我旁边的一名教育工作者问起我服务的国民型中学，知道校园内 2 千 700 名学生中，九成以上的学生是华裔，他吃了一惊：“政府中学？这样多华人？”我对他微笑不语。他很好奇，追问：“他们都有读华文吗？”我淡淡一笑，“当然。我其他二十多位马来学生和印度学生，也一样考 SPM 华文。最近大放异彩的印裔篮球国手施仁，就是我的学生。”

当时那位朋友有那么大的反应，是因为他把国民型中学和国民中学混淆了。其实，这也难怪他，因为他从南方来，耳朵里听习惯的只有独中和国中，两种学校。如果他是在雪兰莪以北的州属服务，就不会对国民型中学一无所知了。只可惜的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同时又是华文作家，也对国民型中学和国民中学不认识。也难怪时至今日，还是有人把有胡须的人都叫阿公，搞不清楚谁是谁了。

3

华文中学于 1956 年，由钟灵中学开始接受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后，一直是华人社会，尤其是纯粹华文教育人士胸口的痛。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数十年来，国民型中学造福的华裔子弟，尤其是贫穷的孩子，是何其多呀！

我最近登记明年的新生，发觉五百多位学生中，有二百多位必需留读预备班，试想象，这二百多位成绩不理想的华小毕业生，如果他们必需报读国中，换了环境，换了日常的沟通语文，对他们的冲击是何其巨大！当然，如果他们有机会接受母语教育，可以被华文独中吸纳，那可是他们的造化了。

许多在国民型中学掌校的朋友常常自我解嘲：“我们执行的才是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其实，内心里头，哪一个国民型中学的校长不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呢？尤其是学校的新生中，将近半数的国、英、华语基础都很薄弱，紧随而来的便是纪律问题



浮现，那才是掌校者最大的挑战。我有一位朋友，手上学生近3千人。他常常说。“我就像楚霸王，率领3千子弟渡乌江。”每一年我们校长联谊会总有一次见面，许多朋友就要问他：“霸王，渡江成功与否？”事实上，率领3千子弟渡江？真是谈何容易！尤其是子弟之中，泳术参差不齐，教导起来，就更加事倍功半了。但是，这就是我们，国民型中学的老师们，每一天都默默地在进行着的工作！而这些无数的3千子弟，都将会是我们华社、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华人社会正眼看过他们吗？

4

因此，有一位好朋友常常对我说：“其实，我们是很孤独的。第一，有多少间国民型中学的董事会真正关心学校的发展？第二，有多少老师认真看待教育工作？第三，华社有多少人支持我们？”他掌校4年，有8个学生获得奖学金到美国、澳洲及英国留学。其中一个还是剑桥大学医药系高材生。但是，他仍旧感到无比伤心，放学后常常提笔练字。他最爱写的就是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有时候看见只有国民型中学才会发生的不如意事，就会非常同意好朋友的感叹。尤其是有一些很不幸的同道，执掌的学校，华校原有的结构荡然无存。董家教和校友会不是争霸椅子，就是老死不相往来，或者不敢担当责任。校长夹在中间，向左走？向右走？都不是人。如何给学校带来朝气？我国目前有78间国民型中学，培育十几万华小毕业生。但是南北东西走一趟，就会发现一些校舍陈旧，桌椅残缺状况比比皆是。人踪已灭，钓鱼的老头子，不感到寒意侵人吗？

当然，每一间学校都有不同的命运。我不久前去上行政课，前后几位讲师提起国内出色的中学，从北方到南部，他们就非常赞赏吉打的吉华、新民，檳城的钟灵、日新、檳华、霹雳的三德，天定，吉隆坡的公教等等。仔细地看，都是因为这些学校的董事部精



诚团结，号召当地华社积极投入学校的建设工作，才能给当地的华裔子弟带来无限的福祉。

我以前住在大山脚，恰逢日新国民型中学筹款迁校。中元节盂兰盛会，善男信女都慷慨捐送。董事会在郑奕南先生公正无私的领导下，筹获数以千万，把日新的巍峨校舍矗立起来。去年 SPM 考试成绩放榜，全国十间最出色的学校，日新是其中之一。

5

李金友先生在今年的马来西亚国民型华中学校长理事会常年大会上主讲《教育是光》的课题，勇敢地呼吁，“华人对华文教育的奋争，不能一味以抗争和诉求的方式，而应该通过协商精神，才能使问题获得良好的解决。”我相信，不少在国民型中学服务的校长一定会为他的掷地有声的见解所感动。他是寂寥山径的那一头渐渐浮现的人影，独钓的老翁兴许有了一丝温暖吧。

6

在建国的历史中，误打误撞，跑出来一群国民型中学。不喜欢的人一直想要边缘化国民型中学。但是，过去 47 年来，从槟城钟灵、槟华、怡保圣母、三德、八打灵公教、吉隆坡中华、芙蓉振华、沙巴亚庇等等国民型中学毕业投入国家建设行列的优秀子弟，真是车载斗量，数也数不完。副教育部长拿督韩春锦说：“国民型中学是华文教师的摇篮。”国民型中学绝对受之无愧。

让历史回归历史，国民型中学就是华人社会的资产。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发扬光大？



大树要开花

假期间，午后的校园是一贯的寂静。但是这一天忽然听见嘻笑欢乐的声音，原来是三十多位女生在盛开的洋紫荆花树下起火野餐。她们身着粉红 T 恤，在花树的浓荫下活动，隐隐和洋紫荆浑然成为一体。地面上已经给她们挖起了四四方方两面草皮，赭黄的土地上炭火正开始熊熊的燃烧，烤肉的香气漾溢花树四周。

这时候恰好有两只黄鹂穿越树梢，一前一后，鸣唱间已飞上另一端的 Tembusu 树冠。这三棵树，树龄超越四十岁、高大魁梧，是黄鹂最爱栖息的驿站。每个清晨，Tembusu 细小淡黄的花朵，散发浓馥的香气，阳光还未照亮大地，便提前芬芳了校园。

学生们看见我，大声的要赏我烤熟的鸡肉。望着她们因为炉火和高昂的兴致烘托出来的如花笑颜，心中不禁有无限的感触。如果教育是如此美好的场景，孩子们应该是何等的欢乐！

办公室楼下的九棵洋紫荆是我们在四年前栽种的花树。洋紫荆有旺盛的生命力，鲜丽的花朵最适合在烦嚣的城市舒缓行人匆匆的脚步。那时候香港刚回归大陆三年半，前途在迟疑和肯定间摆荡，受确认的只有代表香港的紫荆。我没见过紫荆花，但从照片中看，觉得它和洋紫荆颇为相似。

我对花朵一向认识不深，虽然如此，却常常因为姹紫嫣红而停下来凝视。洋紫荆原产马达加斯加，非常适合我国的水土。如果稍

加护爱，就可以开枝散叶，长得非常茂盛。这九棵洋紫荆自从二年前开出三五朵娇艳的花朵就从不间断，到今天已是繁花似锦。

其实这一年来校园内过去七年分阶段栽植的数十棵树已经陆续开花。校园的两个出入口，我们都个别种植六株森林之火。这十二株树就像十二个兄弟，虽然都接受父母同样的关怀，却长成不同的体型。靠近大门边的四棵，也许因为要给路人良好的印象，都茁壮有神，细碎的绿叶非常谦和的垂落，以最好的姿态迎送出入校园的客人。但是，其他八株却各有风格，高矮不齐，开花的开得非常灿烂，不开花的索性连叶子都泛黄。这不是校园内学生们的写真吗？

其中一株，早些时候眼看它落尽了叶子，就沉默无语，园丁拉萨和我都以为不久就要忍痛将它连根拔起。一天早上我才下车，拉萨很开心地对我说，你看那棵树！我抬头望，在蔚蓝的天空底下，那棵静默的树枝干上满满都是花蕾！几天后，胭红的花朵即渲染了整片树梢，一个月左右才换上翠绿的幼芽。如果我的学生能够给我这样的惊喜，那该有多好！

我有时候从校园外内望，看见红花在暮色中燃烧，不免想起十年前写的《白水黑山》最后的一个章节。原来我对森林之火是有私爱的：

陈斌第一次陪陈立安上山，好奇地问：“爷爷，你看什么？”

陈立安将望远镜交给陈斌，指向起伏不定的山脉说：“一棵红色的树，看到了吗？”

一阵扫描，陈斌也寻到了目标。那灿烂的红花像烟火爆开在翁悒的树丛间，令人感到窒息、震战。

“那是森林之火，”陈立安激动地说。“只要有充足的雨水和阳光，它就可以开得荼薇，是最耀眼的花朵。”



我们在 2001 年邀请十多位关心学校的校友和董事，沿着围墙栽种了十三株约有六尺高的 Tecoma。去年四月十三日早晨，远远看见墨黑的马路上有一片小纸张，走近一瞧，我忙按捺住惊喜，不敢让欢呼引起上课中的学生的躁动。那是我们的第一朵 Tecoma 呀！虽然这个年岁的泰国樱桃还很稚嫩，但是我非常确定，给予时间和阳光雨水，这十三棵树将来开花的时候，必定是全校最有魅力的角落！

生命的力量储藏在大地上，随时随地都会在隔夜间破土而出。栽种花树尤其会因为这份冲击带来无限欢喜。有一天，食堂老板不可置信的说：“一片叶子也没有，也开花了。那是什么树？”兰花楹的叶子本来就稀疏，在成长期间极像还未蜕变的黄毛丫头不起眼。但是，当它在空中静静地绽放淡紫色的花朵，又娇柔地随风飘落，即便是为生活而忙碌的老板看见了都会自然地心生怜惜。

是美丽的物事，怎么会不引人瞩目呢。即使小鸟都会飞入美丽的花丛。自从校园内众花开放，就有白头翁、黄鹂、喜鹊、斑鸠、蜂鸟嬉耍于刺桐、洋紫荆、兰花楹、凤凰木、金急雨、青龙木以及泰国樱桃的枝叶间。很巧的是，在花香渐浓的时刻，孩子们在学业和课外活动的疆域也逐渐打开一条血路，捷报频传。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逐年的争气表现，仍然让人感到无限欣慰。

每一棵树，经过风雨的锻炼就会长大成为覆盖方圆数丈的大树。大树要开花，那是必然的。但愿孩子们都像树一样专心。才七年的光景，新树已是众鸟的庄园。





为谁前仆后继

马来亚大学最近庆祝建校一百周年，还发行一套邮票纪念。作为校友，不免与有荣焉。更巧的是，最近阅读潮州会馆特刊，才知道五十年代槟城的大富豪林连登先生在 1949 年马大迁徙吉隆坡，曾经慷慨捐助 55,000 令吉。这样一件大善事，肯定是没有多少个马大生知道的。

林先生真是一位难得的潮州乡贤，为教育作出不少巨大的贡献。在 1950 年，还一口气捐给韩江中学 31 英亩校地，并且陆续捐款 250,000 令吉。当南洋大学于 1953 年创立时，他也捐了 500,000 令吉。这些，都湮远了。今天千万富豪的数量比起当年何止超出数十倍，但是，真正有使命感、能够一掷千金的，又有几人？

是的，一个人捐款数百万的那个时代，已经渐渐远去了。在我们华社，发展学校，变成一件需要大家一起来做的工作。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家有份好差事，就有更多人有能力出钱协助建校。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能够将它凝聚起来，就是成功了一半。

我学校八年，和董家教及校友会一起办过五次大型筹款活动扩建学校。过去那些筹款的阶段，常常于下班以后，在家教主席、校友会会长以及三二有心人士的带领下，挨家挨户，寻找知音。回顾过去，发觉除了几位显赫的家族，主要的捐款，还是来自一般普罗大众。

八年前我们开始第一期的扩建校舍运动。就在圣诞节的前夕，热心青年王先生突然从吉隆坡回来，叫我和他见面。我才进入他的办公室，他就从袋子里掏了一把百元大钞，数了一百张交给我。“建校的。”他说。还特别吩咐，不要提他的名字。面对慷慨又低调的新版圣诞老人，除了感激，还能说什么？

有一个黄昏，一位热心人士通知我，有林先生要捐款，你来听歌吧。我从八点开始，就像一个过气老歌女坐冷板凳，在戏台下看年轻人乱跳乱唱三小时。十一点左右，曲终人散，林先生真的数了三千令吉捐款。虽然自嘲是坐台费，倒也难掩兴奋。有一次和已故老校董张清华局绅，开车一百多公里，到小镇司南马参加某政党的宴会。党主席进来了，老校董走在他旁边，他和我打了一个眼色，跟在主席后面的私人秘书果然静悄悄塞了一张十万令吉的建校支票交给我。虽然那个晚上回到家，已经是夜满西楼了，却高兴得不能入眠。这些经验，真要书写成书，何止万言呢。

国民型中学，校舍一样是属于当地华人社群，却因为背负历史的包袱，年久失修，多数残旧不堪。这些培育华社精英的校园，一样需要热心人士一批又一批，前仆后继、出钱出力，才得以维持、发展、延续。十六年前住在大山脚，当时日新国民型中学的筹建工作在郑奕南先生的领导下，正如火如荼的进行。转眼间，当年乡亲父老一砖一瓦累积起来的日新国民型中学，不但校舍宏伟，成绩也冠盖全国，令人安慰。

我有一些朋友是檳城著名的国民型中学毕业生。他们告诉我，该校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学生毕业二十五年后，会自动承办校友回校日。那时候，校友们多已事业有成，就借机会募捐一笔发展金，交给母校。如此传承，源远流长，把校友的心和母校的建设，紧紧的拴在一起。



有一年朵拉在八打灵佛堂法藏寺演讲，慧海法师知道我们的困境，不但承诺捐助一令吉对一令吉，还率领山脚下的男孩一班人来为我们打气。当晚的义演 high 到极点，我们筹获三十五万令吉，法师即席宣布，也捐助三十五万，真是功德无量，常铭心中。

几年下来，我得到一个结论：建校的钱就在路上。只要肯去进行，一定有人支持。当然，找钱的时候，挫折总是难免的。闲言闲语也肯定会听见一些。就当耳边风吧，吹过去就没事了。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找对钥匙打开对方严密设防的心房，把钱捐给学校，就是学生的福气。什么恼怒和委屈，过一阵子也都消失了。



唯有树最动人

十一月中旬，我应云里风和承得的邀请，出席兴安文学营。

当天早上，我的讲题是〈树不会移动，心会跳动〉，以五个作家写树喻志的文章和学员们一同分享作家的创作手法。

为了写这么一篇讲稿，我翻阅前几年编辑的马华文学大系散文卷，总算让我找到陈慧桦与何乃健书写的有关树的文章。在中国的作家中，关于树的文章可就多了。中国文学中，有一些树是历久常青的。白杨、松柏、桑、梧桐，就不知有多少篇章歌颂过。

不知为什么，我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秋夜〉中鲁迅先生写的枣树。枣树在〈秋夜〉中是一个奇特的景象。为何鲁迅先生会那么写“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至今仍是一个迷。我查了字典，原来枣树是枝干有刺的乔木，也许，这方面鲁迅先生又别有所指吧。

此外，我也挑选蒋勋的油桐花与席慕蓉的白桦。油桐花是日本人在辛亥革命那年，偷偷从长江流域移植台湾种植的经济树。从油桐籽榨取的桐油即可做漆料，也能够涂抹在著名的美浓伞防水。工业发达以后，油桐花树渐渐失去经济效益，被遗弃山野。油桐花盛开时满山遍野都铺满白色，台湾人昵称为“五月雪”。近年来流行生态旅游，油桐花反而成为无用之用。台湾的三义一带开始推动每年的四月底五月初，到山野欣赏油桐花海。只可惜它的花期和樱花一样，不长。十天左右就凋落了。

至于白桦树，喜爱俄国文学的读者，谁不对它熟悉呢？有一首〈白桦船〉的歌词是多么缠绵：“我的缕缕思，你的片片情，小小的白桦船，载着我们同行。穿过道道激流，推开层层波浪，风风雨雨在一起，我们永不分离。”桦树的枝桠杂乱，生命力特强，因此是文学的好题材。事实上，桦树干可以做马鞍，桦树皮还能够制成桦皮船，是中国北方额尔古纳河畔鄂温克族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在中国旅行，最开心的就是看见了诗词中的老树频频扑面而来。尤其是在北京走了一趟，差不多看完文学著作中的名树，如梧桐、银杏、榆和橡。我尤其不能忘怀紫禁城中造型特别优雅的龙爪槐，以及楼台水榭畔婀娜多姿的垂柳。中国的杨柳就是有那种水灵灵的神韵，绝不是我们能够培育出来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他们的树都照顾得非常健康。初抵神州，秋天自厦门南下，沿途见到树的根部都油上白漆，原来是保护树的措施。

我一向喜欢树，觉得树是最有智慧的生物。他可以聚众而居，却绝不喧哗。谁有坚韧的意志力，谁就可以向上伸展，吸纳第一抹阳光。他也可以独立生存，绝不怨天尤人。事实上，独处更适合树的成长。在神州大地旅行，就常常看见活了八百、一千年以上的老树，过了寒冬，又拔出嫩绿的新芽，寓意深远。

只可惜今天的学校教育，小小年纪就被引导一味盲目追求电脑科技，没有强调自然人文，造成许多小孩对身边的花鸟草木一无所知。疾飞而过黄色的鸟，不知道是黄莺，就叫它黄鸟。路边开了一树淡紫的花树，就理直气壮称她是紫花树。其实它是兰花楸，南非夏季最出色的一道风景。我们有大好的森林与田野，但是孩子们却像成长于城市岛国，只会对遥远虚幻的网络痴迷。真叫人扼腕。



扬帆之前（给85位大学新鲜人）

上个星期，六月的最后几天，是校园内最热闹也是最快乐的日子。

你们都回来了。在网上搜索，眼光如狐一般锐利，终于发现自己的名字隶属那一间大学。有了着落，心安了，按捺不住，你们就跳跃起来。我们都可以感受那一份喜悦。

是的。读书虽然快乐，申请进入大学却是很折磨人。有一些同学，因为进入的科系是自己的上选，满面春风，快乐写在发亮的脸上。其他一部分却比较内敛，不教人看透心中的失落。

得意的人，也不尽是那些获得奖学金进入理工科或者医学系的同学。快乐与否，端看当事人对人生的要求。同样时期，有一位同学获得师训学院录取，马上离开正在就读的中六。他很快乐，因为“将有机会帮忙那些弱势的学生”。

不是很快乐的同学中，有些还是专业的科系，如光学、食品工艺、材料科学等。其实，深奥的学问无处不在，读书最重要是提升自己。能够掌握机会，努力学习，将来自然是同行中的翘楚。又何必认同世俗，一定要念热门的科目呢？不过，我相信，当学校正式上课，大家为繁重的功课忙得不亦乐乎，大学三、四年的生活很快就会过去。当你们毕业，对自己的科目有了了解，就会和它如胶似漆，紧密合在一起了。

你们都是聪明乖巧的学生。老师们都因为你们的特出表现感到无限的喜悦。近年来，我们的学校进入大学就读的学生就数你们这一届最大群。我听见老师们一个一个询问你们所获得分配的学校与科系，他们可是在分享你们的欢乐呀。

办公室外面的洋紫荆开得热哄哄，艳红的刺桐也不让它专美，都在早晨的微风里散发淡雅的清香。这些花树，都是你们念中二的时候开始栽植，不知道你们还有印象吗？七年前，你们小学六年级毕业，踏入这个校园，懵懵懂懂就被分配一张《南华行》的筹款卡，协助筹募建校基金，一定很辛苦吧。转眼间，我们自力更生，分五个阶段扩建的校舍已经完成，花开荼薇，你们也要扬帆了。这是多么不可置信！

我想，更高兴的应该还是你们的父母亲了。你们在两年前选择留下来在校园内念中六，无形中已经减轻父母不少负担。到城外更大的城市念书，固然是一条更加快捷的道路，却需付出更加庞大的费用。三五年下来，少则四五万令吉，多则五六十万，胥视所选是何科系。教育渐渐已经是一种昂贵的工业。如此加重父母的负荷，又何其忍心呢？

幸好，你们都懂得体恤父母，明白生活的艰苦，能够发奋图强，力争上游，进入国立大学，拓展人生未来的鸿图大业。你们是国民型中学的学生，置身国家教育体系的主流。除了有机会在校园内自由学习中文之外，因为掌握国英语能力强，更能够顺利适应国立大学的课程，出来服务社群与国家。

事实上，作为掌握三种语文的学生，即了解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民族的学生沟通也没有问题，因此在建国的道路上，你们更能扮演积极的角色。我们的国家虽然赶着搭上朝向科学工艺的列车，真



正的挑战还是全民的团结。但愿你们在大学校园内，多结交异族朋友，了解对方，也让对方认识我们，在国民交融的工作上作出一点贡献。

最近有一位法国冒险家单身乘坐宽只一米五的手划艇，从日本的千叶县出发，横渡太平洋到旧金山，中间不停站，不补给，全程9,000公里。他的气魄是何等令人钦佩。在求学的道路上，你们都有这种精神吗？





一座堤岸、两棵树

回来半岛后，朋友问起，砂拉越的印象如何？我从信封中倒了出来，一朵 tecoma、一朵玉兰花，还有，一片棉絮。

(一)

古晋给我的印象好得出乎意料之外，最主要的是她的宁静、宽敞，以及盎然的绿意。抵达古晋机场，车子向市中心驶入，沿路墨绿的树木最让我感到无限的欢喜。

因着那一分喜悦，我在古晋住下来的三天，每一天清晨六时都起身到砂拉越河畔跑步。砂拉越河的堤岸，是一座历史的走廊，也是一个健康的跑道，是风景，也是古晋人的骄傲。堤岸的地面上，没有一张废纸，是我国难得一见的整洁市容。地面上有的却是每隔数十尺就浮现的铜镂的砂拉越历史图片，让游客对砂州有一个约略的认识。堤岸上种了不少森林之火，非常健康，茁壮。在棕榈树的陪衬下，红花绿叶，更是赏心悦目。

站在河的这一边向对岸望，可以看见白色的炮台，以及白色的城堡，据说就是当年白色拉惹的故居。河面只有数百尺宽，常常有马来妇女和学生乘舢舨来往。第二天，朋友用车子载我在古晋城兜一兜，原来坐车子是可以抵达白色城堡的。

堤岸边，有一座由 1912 年的建筑物改建的华人博物馆，详细解说砂州华人的奋斗史。越过马路，便是保佑古晋老百姓的伯公庙了。门梁上题的是：威镇寿山亭人杰地灵万古、恩沾沙老越风调雨顺千秋。站在庙门向前看，就是当年猫眼河与砂拉越河的交汇处。如今猫眼河已被填平，地面上站着的是九只待飞的铜塑飞鸟和古晋

市中心的九只猫遥遥相对，不知有什么含义？也许，砂州有九个省，也许，九是华人的长长久久，好预兆？我不知道。总之，古晋给我的印象是，它比槟城更多一点华人色彩。它的大街小巷居然有华文的译名！虽然如此，有些新路牌因为加了邮编号码，华文很自然的消失了。

(二)

那三个早上，我在堤岸上跑了一圈后，就大街小巷地钻，天天都很开心，因为可以看见路上许多不同种类的树。其中比较普遍的除了半岛熟悉的雨树之处，就算 *tecoma* 最多了。太平湖畔的雨树因为李建吾翠臂擒波的题词远近皆知，而古晋的 *tecoma* 在我国还不多见。在我寄居的地方，在早前就只有沿着县署的围墙种了一行而已。近年虽有在郊外种了一些，却还未成气候。不过古晋市却有一棵，非常高大。我有一天早上经过，看见它满树的花儿，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黄昏的时候，我再一次来到树前面瞻望，发觉她的颜色好象由粉红变成淡紫了！它的淡紫色花朵，约有五公分，像喇叭，薄膜般轻盈。风吹落地，一片粉紫，不禁有黛玉的感怀。

我想，住在古晋的市民，一定也和我一样，对这一棵树感到骄傲，而且寄以关怀。有一天，我乘搭的士回酒店，车子在交通圈转了一圈，赫然发现，那美得令人难忘的树就在眼前，便对司机说：“你们真有福气。这树多么美呀！”司机闲闲地说：“这树呀，现在哪算美？有一年，她的叶子都落完了，我们都以为它死了，突然又开满了花，那才叫人不能呼吸！”

(三)

玉兰花是在古晋砂劳越博物馆的墓园检拾到的。



我在古晋待了三天，参观过猫博物馆、华人博物馆，以及砂拉越博物馆。朋友说，那还不错，六间已经去了三间。其中当然以砂拉越博物馆收藏最丰富。吴岸说，常常有外国的学者到古晋来做学问，因为古晋的博物馆多，收藏量齐，因此写论文的资料也很方便。果然。

博物馆旁边有一个公园，草坪修剪得很整齐。有一些大树，昂然矗立在草坪上，也不知道看过多少的风景了。仔细的看，会发现原来在大树下，错落有致的竟然都是一些卑微的坟墓。这些坟墓，都是清朝年代安置，是数百年前的古物了，当博物馆的展品也算绰绰有余。虽然它们并不是皇陵还是秦俑，埋在地下的亡魂究竟是比J. W. BIRCH还要更早登陆砂拉越的土地。

无名氏的荒冢虽然令人感叹，在草场的另一个角落发现有数十座新建的坟墓，更教人讶异。低头看个清楚，原来也都是前清时期的旧墓。附近有一个说明，原来是当年兴建博物馆时，受影响而集中搬迁的。其中尤以沈氏族人最多。也许沈家是砂州的望族吧。这时候，忽然发现不远的草地上有一朵玉兰花孤单的躺着，不禁弯腰将它检拾起来。风徐徐地吹拂，墓园外是稀疏的车子驶过。三百年前，三百年后，人事已非。只有土墓一座，迎向夕阳。而吉隆坡义山的搬迁事件，还在沸腾中。

(四)

没有一棵树比古晋的木棉站在更贴切的地点了。

还没有看见木棉树，数十公尺外已知道，它就站在那里。

不是因为它的雄伟高昂（当然它是），不是因为它的芬芳（当然它并非如此），是那轻轻地将乌黑的种子托起来，在风中起舞的雪白棉絮。数以千百计的棉絮，当空气有一点点骚动，它们便聒噪地扬起、降落，离开母树越来越远。



循着棉絮的痕迹，转了一个拐角，赫然看见木棉树挺拔的矗立在一座草场的边沿。仔细看，原来是默迪卡草场！多么贴切的位置。

木棉树的枝桠，像错综复杂的历史，昂然地向前后左右的天空怒指。它像一个战士，一个英勇的 IBAN 还是 MELANAU？是 BIDAYUH 还是 ORANG ULU？因为要捍卫他的土地，化身为千手观音般严密的向四周凝思。

木棉树，究竟有多少岁了呢？从它的肤色，也许远在 1963 年，它就站在那里了。它如此坚贞的看守着，人来人往，1963 年以前存在些什么？1963 年以后，又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木棉树看得很清楚，但是它没有说出来。它只是默默地张开手臂，在棉絮们还没有脱离团体开始远行之前，给他们足够的养份。

没有一颗树比古晋的木棉站在更贴切的地点了。

(五)

站在伯公庙向下望，那座展翅待飞的九鸟雕塑，作者是 CONYBEATE MORRISON。它和闻名遐迩，在耍乐中的九猫雕塑并存，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之前，我在附近的华人博物馆旁边看见一座 HAN SAI POR 制作的现代雕塑。那雕塑只有数尺高，题为 UNITED。和猫、鸟彼此观照，我对 UNITED 的雕塑又有另一番的领悟。

我们的城市，虽然不如外国有很多的雕塑，却也有几座曾经让我留下深刻印象。双峰塔金碧辉煌的入口处，有一座非常特别的钢铁雕塑，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家 LATIFF MOHIDEEN 的作品。那座现代雕塑，题目是 KINETIC。它的特异处有二：它是永不休止的摆放着的动态作品。同时，它竟然一分为二，置放在双峰塔的左右两个大门的前面，大有倚天屠龙双剑合一、谁与争锋之势。



浮罗交恰的瓜镇，市中心也有一座雕塑，没有题目也没有注明作者。如果你朝着它走去，那雕塑就像一艘在移动中的帆船，极有巧思。

如果城市的雕塑可以代表该市文化建设的努力，我倒是很希望在文化的小岛上可以看见有一些新的进展。这是我在古晋河堤上漫步，脑海里浮现关仔角纪念碑时的遐想。那个小岛始终是我回去的地方。



等待枇杷黄

年终假期间，发现去年移植的枇杷冒出累累八串花蕾，真是喜出望外。这怎么可能呢？那个早上，我异常兴奋叮嘱园丁拉贞一定要特别照顾。他一直点头，但是我肯定他不明白我说了老半天，这两株枇杷究竟有什么意义。校园内这两棵树有三年的树龄，高不及一点五公尺。树叶椭圆长形，墨绿有茸毛，和我去年在莆田与仙游一带所见，满山遍野的枇杷林没有二样。

许多人都喝过止咳枇杷膏，但是却没有看过枇杷果。我在女儿们幼年时，教她们看图认字，见过枇杷的图片。更早以前，在中学读书，收集的信笺也有白石老人画的枇杷。黄枇杷、白萝卜、红荔枝是老人最爱的题材。十多年前偶然间匆匆走过浮躁的茨厂街，听见有人叫卖中国枇杷，回头望，果然是书中椭圆形黄澄澄的果实和墨绿的叶子，实在不敢相信，原来我们和中国已经友好到这境界。少年时期的盼望竟然出现眼前。只是自此以后，较少涉足茨厂街，碰不上季节，琳琅满目的水果档间没再见过这美丽的果实。

三年前，云里风率领作协访问团到莆田，正好碰上枇杷泛黄成熟的季节，朵拉带了一箱回来，总算有机会可以好好品尝。枇杷果面有细茸毛，虽然皮膜薄，但吃枇杷是有窍门的。先用指甲将金黄的果实遍身指压一圈，然后自底部向上撕，就很容易将长有茸毛的薄膜给剥下来。枇杷性温和，富含粗纤维及矿物元素，并且含有维生素B1和维生素C，香甜多汁外相好，颇吸引人。

枇杷盛产于福建仙游书峰乡。当地土壤肥沃、雨量充足，早几年研究开发的早钟6号，果大、皮薄、汁多，而且可以比其他品种早熟一个月，抢尽先机，早市好价可卖每公斤人民币25元，是枇杷中的品牌。

无独有偶，在仙游对岸台湾的太平市头汴坑山区也是枇杷的盛产地。它所生产的枇杷质量冠于全台湾，每粒枇杷果实可以卖十元台币，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果”。旅游业一向很发达的台湾，每年三月中旬枇杷开始成熟，还特地举办枇杷文化季的活动，吸引游客到山区游览观赏峰峦起伏的宜人景色。由枇杷联想莆田湄洲岛的妈祖娘娘，台湾和莆田、仙游两地就像兄弟一般，实在有太多相似且亲密的地方了。有人竟然要去中国化，真是妙想天开。

枇杷不但好吃，而且有很好的疗效。根据热爱枇杷的人们传颂，枇杷治肺气，通五脏，是天然的止咳剂。枇杷的果实对哮喘的人有益，有不少朋友可以见证，对枇杷常怀感激。在落后的乡下，老百姓也常以枇杷叶泡热水，治疗咳嗽。事实上，枇杷叶含有皂素，能去痰；苦杏仁又可以抑止咳嗽，所以枇杷能够益肺润喉。我们熟悉的枇杷膏，清甜乌黑粘稠，小时候误会是枇杷果制成，其实不尽然。它是二百五十多年前著名中医叶天士以枇杷叶、川贝、款冬花、远志、干薑、沙参、茯苓、薄荷、陈皮、桔梗、法半夏、瓜蒌仁、蜂蜜配制成的止咳药。

枇杷是云里风和好朋友黄国民的家乡名果，对她有说不尽的喜爱。有一年亲戚由莆田来，送黄国民八颗枇杷，他很珍贵地收藏在冰箱。外出归来，打开一数，咦，怎么少了三粒？他把印尼女佣叫过来问：“你吃了吗？”女佣点点头，认了：“我吃了一粒。”国民再问：“真的只一粒？”女佣终于承认：“我吃了三粒，太好吃



了。”听此一说，黄国民心花怒放，放了她一马。故乡的枇杷，印尼女佣也会欣赏，魅力实在是无法抵挡的。他满意的说。





不忘历史是为了未来

5月19日从南京回来，在新航读到《海峡时报》专栏作者理查哈罗蓝 Richard Halloran（前任纽约时报驻亚洲以及华盛顿军事通讯员）的文章，〈够了就是够了〉，谈到不久前发生在中国的反日示威活动，“已经在东京形成一股新的愤慨情绪”。

作者花了十天的时间，在东京和京都走访了日本公务人员、军官、学者和平民，发现他们对中国的怒火将会延续一段不短的日子。

受访的日本人都认为，他们已经做过将近二十次（包括最近小泉纯一郎的说话）的道歉，以及捐助中国工业基础建设三百亿美金，但是“中国永远都不会满足。”有一位外交官说：“中国用一代的时间教导她们的人民痛恨日本。”另一位音乐家说：“我的朋友们都认为应该适可而止。”

许多日本人说，发生在中国的示威，是受到政府默许的。他们的目的是要阻止日本进入联合国担任常任理事。话锋一转，日本人指控中国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戮杀的无辜，何止百万，又如何说！

倘若理查哈罗蓝不是另有动机，所作的访问反映的是真实情况，那可是非常令人悲伤的。日本人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中国人民的示威，根源是日本有些教科书出版社屡次三番刻意歪曲、掩盖日军二次大战期间在中国犯下的罪孽所引起的公愤呀。

我在南京这段时间也对七位计程车司机提出挑衅似的问题：“大家都走上街头了，为什么南京人没有表态？”司机们都很无奈的说：“公安管得紧呀！”可见老百姓是多么的克制自己。为了经济发展，他们将痛苦埋藏了68年。

时光也许可以溶化一部分人的记忆，但是任何人如果曾经参观建立在南京市水西门大街418号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不会说出没有人性与良知的話了。从小读过一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件，来到南京，纪念馆是我最想参观又最不敢拜访的地方，因为大屠杀是中国人最刻骨铭心的国耻，也是炎黄子孙最不可或忘的伤痛。

5月12日当天，我们还是抱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纪念馆。中国的观光景点都收取入门票，只有这里是极少有的免费参观景点。纪念馆门口是邓小平在1984年题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十六个大字。它是由中科院院士齐康教授设计，于1985年8月15日完成，并于1995年扩建的气势恢宏、庄严肃穆的花岗石建筑。该馆占地2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

纪念馆之前，是一片空旷的广场，分别是悼念广场、祭典广场、主题碑。悼念广场包含三个独立的雕塑：和平大钟、标志碑及象征300,000人的三根三角石柱。纪念馆的设计都是精心策划的。比如标示碑，高有12.13米，代表的正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入侵南京那一天。碑上刻有1937.12.13—1938.1，记载日军对南京疯狂屠城的六星期。

悼念广场的地面，以隶、篆两种字体，刻下“祭”字。人走在“祭”字地砖上面，向着祭典广场走去，渐渐感觉伤痛浮上心头。



尤其是惊觉广场矗立的主题碑墙上“遇难者 300,000”的刻字下，是一颗被染血的军刀斩下后犹怒目圆瞪的不屈头颅，以及被活埋地下、仍然由地面挣扎探出的手臂，愤怒和悲痛立刻就如决堤的水涌了上来。六个星期杀我三十万个同胞，这种仇恨是能够忘记的吗？这种悲恸是能够轻易原谅的吗？

纪念馆座落在江东门，是当年埋葬一万多个被集体枪杀的军民的原址。进入馆内，可以看见 1985 年建馆时挖掘出来的遇难者遗骨。1998 年，又发掘 200 多具遗骨，都是风干了的血腥见证。馆内展示了不少日军当年入侵南京烧、杀、掠、淫的罪行。纪念馆后部的墓地广场，矗立着残酷的战争幸存者倪翠萍及彭玉珍的真人雕像，以及其他幸存者的铜版脚印。1985 年纪念馆建立后，曾经寻获 1756 名大屠杀的幸存者。随着时光流逝，这些老人家也一个一个离开悲惨的人间。谁将是人间悲剧的见证人？就因为时光无情，犯罪者的后裔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等待时机抹杀原罪吗？原谅固然是美德，那可要多方面配合才能促成。

其实，要说日本人都漠视上一代的战争罪行是不公平的。日中协会每年都会组织“南京大屠杀献植访中国”，在南京浦口珍珠园植树。自 1986 年开始，前后已种下 5 万多株。其他日本团体每年春天也会到纪念馆后部进行“绿色的赎罪”活动，帮忙除草浇水。18 日当天，《朝日新闻》发表的社论，就要求日本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以寻求日中的政经合作。

纪念馆的主题碑上面刻有 1972 年周恩来的献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998 年，江泽民又题“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都是对中日的未来怀抱期盼。每年有数万日人莅访纪念馆，什么时候日本才会准确地吸收到讯息呢？



一尺板墙·十丈文明

如今来谈中国厕所，似乎有些儿落伍，无奈刚从大陆回来，又碰上副首相大力推动厕所革命，可见得厕所虽然是关起门来办私事的地方，毕竟是攸关国体，非得彻底查办不可。甚至首相在早些日子也曾经对老百姓糟踏公厕深表失望。如果我们曾经在紧急时刻跳入公共厕所，一定会对首相的感慨心有戚戚焉。那横七竖八、尿味冲天的地盘，如果不是忍无可忍不能再忍，谁敢踏足？

吊诡的是，在这种环境成长的我们，旅行中国回来，居然也有许多瞧不起人家的故事说不完。十年前，因为已经是迟来的朝圣者，听取很多长辈的告诫，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理，轻轻踏上神州大地。数十年的想象，刹那成真，一切都是那么激奋人心。在美丽的鼓浪屿观光，气氛幽雅，尤其欢畅。然而进入厕所一探，真的是门儿都没有，大家裸裎相见不当一回事，实在是看傻了眼。

次日，抵达惠安乡下，深秋的天色黯得早，一路上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提前浮现起来。身为一家之长，当然应该身先士卒，投石问路。表嫂是细心的人，给了我一把手电筒，遥指一棵大榕树。我踩着光辉洁白的月色走去，发现原来毛坑是一尺宽一条的花岗岩切割铺陈，无比坚实。手电筒一探，花岗岩底下的坑，怕不有四尺？再仔细一看，原来四野空荡，都是同样的花岗岩石条，上面就三三两两蹲着办事的人，大家相安无事。他们嘴上红红一点，正叼着烟吞云吐雾哪。我尽量想象儿时在下乡的小河边上，蹲在椰干上办活的精神。无奈由奢入俭难，即使月色那么美丽，蹲了半晌，还是无功而返。次日清晨摸黑重临战地，渐渐习惯对面的红点香火。正努力

间，却听见花岗岩蹲板底下，有长柄勺子晃动，原来是勤快的农妇们起得更早，正舀肥施放蔬菜。哎。

出入大陆几次，渐渐习惯，不可苛求如厕的环境。公共场所如巴士站或火车站，甚至一般的旅游景点，没有门的肮脏厕所在所多有。即使文明一些，装了厕门，也只有四尺高，人站起来就可以探望对方。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为何存在这样没有隐私的设备？这是极权的年代为了方便监督遗留下来的恶迹吗？可惜一直是个谜团，不可解说。读余华的《兄弟》，胡同里的老百姓每个清晨排队上厕所，对方如何奋斗，看得一清二楚，那绝对是国人的终极挑战。

我最近旅游名闻天下的丽江古城，忽然心血来潮，闯进入口处中国银行楼下的公厕，付费三毛钱，赫然发现原来是无门设施。别无选择，宽衣解带尚未就绪，前面已经伫立三人等候。管他，人生成败就在转念间，一切回归大自然，如厕如洗手，天人合一，不过如此，何事值得渲染？经此一役，茅舍顿开，从此旅游大陆应会随遇而安，不再拘泥于任何形势。

当然，大陆的旅游设施一日千里，厕所的问题已经不是大问题，许多旅游景点的厕所水源充足，设备完善。江南园林之间的厕所，更设计得古色古香，和谐融入附近典雅的亭台楼榭。扬州整洁的公厕尤其令人难忘。问导游，回答是江主席的故乡。真的吗？其实，中国人口庞大，水源分布不均，尤其是北方缺水，厕所不能保持最佳状态，也是无可奈何。如何应付奥运，才是最大的挑战。

公厕是反映国家人民的文明指标。最近旅游大陆，除了上述的中国银行，发现好多厕所不但有门可上栓，而且板墙多了一尺，与人齐高。一尺板墙，十丈文明，可喜可贺。登上玉龙雪山，也顺便



吉隆坡

参观山腰上的免费自动厕所，简直是大陆厕所的大跃进。据说吉隆坡市政局近日装置了五十万令吉一座的豪华厕所，每次付角子只供使用十五分钟，倒要见识见识这一个新景点。



在路上，吃得轻浮

福建籍贯的岳父从潮州旅行回来，大赞潮州小食档的食物好吃又便宜，“十六样小菜，马币才二十多令吉。”岳父一年出游中国几次，什么没有见过？他如此说，让我觉得脸上有无限光彩。

本来嘛，潮州人的花生、银鱼、橄榄菜，酸菜、芋泥、豆豉鱼、黑橄榄、韭菜糕、芋头糕，哪一样不是经济实惠、齿颊留香呢？如果嫌素，可以来个卤味如豆干、鸭掌、猪大肠，那已经是可以用扒下一碗公白粥。再奢侈一点点，叫个五花肉蒸咸鱼，外加一条海参焖肉碎，啊，老天，那可是天下美味呀，请记得拉住舌头莫要小心吞下去。

人在外面旅行，很奇怪，回来以后常常会记得在路上吃过的小食，反而是旅行社宴请的大餐，都给忘得七七八八。也许是和掌厨的师傅在水气氤氲间天南地北的闲聊，更加贴近陌生的土地，才会有一番亲切在心头缭绕。

有一天在厦大一条街附近漫步，发现一座兰州回教徒开的简陋档口。盛在陈旧的鹅蛋盘内的兰州拉面，只是撒了一大把的牛肉碎和葱花，很不起眼，入口却异常香滑。在厦门不及三天，我已经对当地的米饭渐起抗拒。原来他们吃的蓬莱米，类似糯米，和台湾没有差异，比较难以消化。兰州拉面店那桌面上的辣椒油，啊，在离开故乡一星期后，简直就是最销魂的绝品。

离开厦门，我们向厦大包了一辆面包车，直奔父亲六十年前依依不舍挥泪远别的潮汕大道。十一年前，即使是汕头，道路也还在

开始建设的阶段，红尘扑面。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忽然发现有一个小贩蹲坐在两个藤箩筐之间卖果条汤，真是喜出望外。下车仔细一看，那小贩比我们这里的还要认真：他每抓几片猪肉、猪干及猪腰花，都要提起中药店的小称，像卖药材一般查斤两。虽然不习惯他的斤斤计较，那一个早上的地道潮州果条汤，吃得每一个人，包括厦门大学的蔡老师，都心满意足。

二十多年前和政欣夫妇第一次到合艾吃夜宵。泰国食物又酸又辣又甜，每个人都赞不绝口。那个晚上，我们却叫了一碟子的蚶，每粒有乒乓球那么大。在家里，我们十年都不曾剥过一粒蚶！

1985年旅行到台东，在微寒的夜晚，露天的广场上有不少中年妇女和着音乐跳舞，我们的心也受感染浪漫起来。广场旁边有人正在烧烤香肠，香气扑鼻。一条只十圆，我竟然吃了三条，事后想起，真是疯狂。

大节日的时候，总有小孩子因为得意忘形做错事被责罚。其实真不公平。大人也会在嘉年华会做傻事的。三年前，我应沙巴曾桂安校长的邀请，到亚庇出席生活营。适逢丰收佳节，一网打尽所有土著的食品，都是好咸的山中蕨菌以及各类米酒。我一样尝一口，差一点不能回去。真惭愧。原来土著的米酒，也是有后劲的。

人在路上，总有解放后的轻浮吧。





鉴真和尚的心情

细雨霏霏中拾级而上扬州的大明寺，参观鉴真和尚纪念堂。拜谒鉴真和尚时，心头不禁自问：在这样的时刻，他老人家会怎么想？

外面扰攘多时，一边是他的神州故里，一边是他教导戒律的第二故乡日本。一千二百多年前，多才多艺的老人家怀抱热忱，几经艰苦，才抵达彼岸，将唐代辉煌的文化悉心传授给陌生的大和民族。他的努力在异域开花结果，甚至可以和中原古国分庭抗礼。本来是善意的文化传递，却演变成为今日的文化交锋，甚至剑拔弩张，可是老和尚预料到的吗？

是的，在今天中日两国自 1972 年建交以来，政治关系陷入最低潮的时刻，回顾鉴真和尚一千多年前的文化苦旅，不禁倍感戚然。如果将时光再向前推演七十年，那时候日本军阀加诸中国人的大苦难，更是如何能够忘却啊！

鉴真和尚俗姓淳于，生于 688 年，是盛唐时期主持大明寺的高僧。他精通律戒，兼习建筑、美术、医药，在当时的扬州极具威望。742 年，两位日本和尚，荣睿和普照，慕名到大明寺虔诚的邀请鉴真和尚到“海中之国”传法。鉴真和尚深受他们感动，便开始策划如何东渡日本。

虽然鉴真有一片善心，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如意。他从 55 岁开始计划、行动，向东面的海中之国前进，但是五次尝试

都铍羽而归。他第五次出海，因为遇上台风，船漂流到海南岛。最后必须从肇庆经广州到韶州。期间，荣睿因感染疾病，不幸逝世。但是，这些艰苦的灾难，都没有打击鉴真和尚到日本弘扬佛法的意愿。

在他的坚持下，第六次出行终于取得成功。753年，鉴真乘搭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的船抵达日本。据说，这时候鉴真和尚的眼睛已经瞎了。尽管如此，他还不畏前途茫然，一心一意要将大唐的优秀文化带入遥远的海中之国。

鉴真就像今天羁留在外的优秀人才，为日本作出极大的贡献。他不但教授律戒，开创日本律宗，还传授建筑、医药、汉文学。著名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和尚带去的工匠建立的。鉴真和尚由743年开始尝试出海东度，经过十年挫折，于753年抵达日本。日本人极为尊敬鉴真，当年日本太上皇圣武和天皇孝谦女帝还敕授鉴真为“传灯大法师”。鉴真在日本传法十年，于763年在日本圆寂后，他的干漆坐像一直是日本国宝，典藏在唐招提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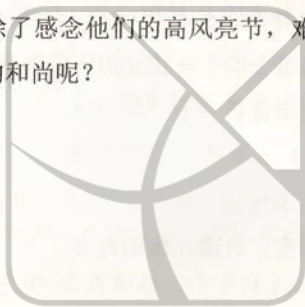
为了纪念鉴真和尚圆寂1200年，中国国务院于1963年策划，并于1973年在大明寺内正式完成建立鉴真和尚纪念堂。纪念堂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参考日本奈良唐招提寺设计的。穿过大明寺大雄宝殿，庭院豁然一开，典雅的鉴真纪念堂就矗立在眼前。纪念堂低矮，面阔厅不深，线条简单庄严，最具特色的是屋顶两端有一对鹤尾。荧幕上常见的日式庙宇和纪念堂极相似，追本溯源，原来本属唐朝风格。

鉴真和尚为了弘扬佛法，远度重洋，最后还圆寂异域。唐招提寺的森本长老由1963年开始，屡次向莅访该寺的中国领导请求，让离乡背井一千多年的鉴真和尚重归故里，一直不得要领。1963



年，大陆正要进入烽火连天的文化大革命，也难怪森本长老必须苦等十多年。但是他老人家不愧是真正的有心人，他的真诚请求到了1978年邓小平莅访时终于实现了。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80年，鉴真和尚的干漆塑像回到了他阔别一千多年的故乡。为了让以后的人能够一睹鉴真的风采，当年还仿造奈良唐招提寺的鉴真塑像，安置在大明寺鉴真和尚纪念堂。一位鉴真和尚，两座鉴真塑像，分别摆设在南京大明寺与奈良的唐招提寺，昭示着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因缘。瞻仰鉴真和尚的时候，除了对他无私的奉献肃然起敬外，不禁要想起荣睿和普照，以及森本长老。他们都是努力沟通中日两国文化的有心人。在风声鹤唳的年代，除了感念他们的高风亮节，难免要问：世上还有多少如此用心良苦和尚呢？



“多乎哉，不多也”

-- 为纪念鲁迅和孔乙己

今年6月到南京秦淮河畔游玩，赫然发现一个穿长袍男人的立像站在咸亨酒店门口。原来是孔乙己先生。他本来是一个旧社会的悲剧人物，如今在繁荣的新社会终于找到一分差使，像肯德基家乡鸡老头那样，在门口招徕顾客，那还不算太差呀，虽然人家上将是坐在长凳上面，舒服一些。

在这样的时刻，难免要想起年轻时候渡过的青涩日子，以及跟在大潮流后面猛读鲁迅作品的无明经验。我在中学时期，最醉心的作家只有两位，那就是鲁迅和郁达夫。他们的处事作风、文章风格迥然不同，鲁迅一向给人很严肃、不苟言笑的印象，而郁达夫风流倜傥，玩世不恭，不知为什么二人竟能够成为好朋友。郁达夫要带王映霞搬家到杭州，鲁迅还写信劝导郁达夫，不要离开上海。

鲁迅的许多杂文，我在中学时代都读过，但是如今已经没有一点印象。大概写的都是当时政治风潮、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时代气息太强，经时间的冲洗，就淡忘了。反而是他的小说，想到时就会浮现脑海。

鲁迅的时间多用在杂文。他一生只写过33篇小说，都收集在《呐喊》（1918—1922年，共14篇）、《彷徨》（1924以后，共11篇）及《故事新篇》（共8篇）。经过这许多年，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阿Q正传》外，就是《孔乙己》。

《孔乙己》是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的第二篇小说，创作于1918年冬天，但是真正发表于次年4月。这个科举时代最后的读书人已经降临人间86年了。根据孙伏园的《关于鲁迅先生》，孔乙己是鲁迅最喜欢的人物，因为“寥寥数页，就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

《孔乙己》全篇不及3千字。孔乙己是1900年的人物，是腐败的封建社会只想靠科举求功名、一事无成的典型读书人。鲁迅一共用五个段落，把孔乙己写得那么寒伧、无能，但是不能掩饰他对可怜人的同情。同时，显露他对社会及老百姓的凉薄非常不满。孔乙己虽然穷困潦倒，但是他有着读书人固有的本质，善良、喜欢孩子，也希望孩子多读书。比诸咸亨酒店那些虚伪麻木冷酷病态的顾客，不知好多少倍。他勉强以8文钱买了两碗热酒及一文钱的茴香豆，孩子们围拢过来，他还是肯与他们分享。当他只剩下一把茴香豆，只好向孩子们求饶：“多乎哉，不多也。”他又好为人师，要教“我”写字。那“我”其实受周遭看不起孔乙己的“短衣帮”及“长衫”客的恶劣影响，小小年纪，竟然也对孔乙己嗤之以鼻。

但是这小孩与红卫兵一样，是多么没有远见呀。做梦也没想到，数十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在商品挂帅的社会，一切都由经济效益开始。孔乙己与咸亨酒店举世闻名，最吸引广告人士的留意。86年前，穷困无助的孔乙己被举人打断脚后，用一只手托起身子爬到陈旧的咸亨酒店买酒，酒客们都奚落他、讥笑他。这一切都埋进历史的残堆了。1981年庆祝鲁迅诞生100周年，光绪年间创立的咸亨酒店脱胎换骨，成为绍兴五星级大酒店。上海如今也成立上海孔乙己酒店有限公司，分布中国各大城市。



今年 10 月 19 日是鲁迅先生逝世 59 周年纪念日。鲁迅诞生于 1880 年，刚过去的 9 月 25 日是他的 125 岁冥诞，本该有一点热闹，但是比起往年，已经逊色太多了。

回想 50 年前，鲁迅是多么响亮的一个名字，那时候大陆的当权文人将他推上了神台，把他神话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向心人物。在那个一切学问被丑化及扭曲的年代，凡是搞文艺的，莫不以研读鲁迅的著作为主要任务。影响所及，海外倾心于左派思潮的作家，也纷纷响应，蔚然成为奇观。时局如白云苍狗，又有谁会想到这一切的虚假，终于在 50 多年后回归原本呢？鲁迅先生虽然受到莫名的追捧被玷污了 50 多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间，这段被政治蒙蔽的岁月毕竟是很浅短的。

也许，一切回归自然，才是鲁迅先生心之所安吧。





逐渐褪色的天堑飞虹

终于站在桥面上了，要怎么诉说胸口的感受呢？路面上车水马龙，疾驰而过的卡车、巴士与的士造成没有停息的颤动，虽然时过境迁，还是深深触动心房。

六十年代末期，当这一座像飞虹的大桥矗立起来，横跨淼淼长江，多少炎黄子孙为它吐气扬眉！尤其是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许多人为它欢呼是肯定的了，更不必说许多人为它激动流泪。

断断续续读过南京长江大桥激忿人心的传说。1960年开始，大桥奠基，苏联的工程师来了，打下桥墩，做了一些实验。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思想斗争，苏联的工程师又走了。大家都很生气，苏联人欺人太甚！中国人是这么好欺负的吗！毛泽东说：“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阶段。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拼得死去活来，南京长江大桥却奇异的存活下来，而且在当年12月29日，正式落成了。

是时也，五万军民齐聚江边，冒雨热烈欢庆大桥提前完成。烟花、炮仗，将新筑的宏伟大桥映照得瑰丽无比。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瓦解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了。毛泽东意气风发，为大桥题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一座实用的大桥，变成政治思想斗争的胜利象征。大桥是打倒刘少奇与赫鲁晓夫，向全世界证明“中国能”的“争气桥”。

还在读书的时候，就对这一座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大桥有很多的迷思。在那个不是很遥远的年代，有太多书本陈诉这一座中国人的骄傲了。这是一座道道地地中国人设计建造的跨江大桥。南京有很多历史遗迹，属于现代历史的经典建设，大桥应该名列其中。

它是一座双层式铁路和公路二用桥。上层的公路可以容纳四辆卡车并行；两侧还各有 2 公尺宽的人行道。下层是铁路桥，可同时并开两列火车。大桥如此深谋远虑的设计，三十七年前最为人津津乐道。

大桥不但充分利用空间，使两种交通工具同时应用，它也兼顾艺术造型，极具民族风格。我们乘坐南京市公车，渐渐接近由九个桥墩凌空托起的大桥，就可以看见双曲拱桥的二十二个孔，非常典雅。桥面上下车处，赫然就是两面巨大的工农兵石雕。它们和桥头堡上面的石刻大红旗互相辉映，都是典型的六十年代左派艺术作品。

其实大家更加难忘的是大桥璀璨的灯火。大桥上面的行人道有一百多对白玉兰花形的路灯、桥头堡二百多盏钠灯、桥墩上有五百多盏卤素灯，夜幕低垂同时亮起来，大桥简直就是掉入人间的银河。这样亮丽的画面，三十多年前是中国摄影棚必有的背景，也是画报杂志常见的封面。

在公车上远远望见大桥，我就开始急切的拍照。旁边的司机也会意地将车子慢了下来。下车的时候，发觉只有我们一家三口。大桥已经失去她的魅力了吗？我心里冷了一下。我千里迢迢赶来一睹风采，六百万南京人却没有兴趣吗？不禁想起出门之前，漂亮的酒店服务员愕然地说：“你们要去大桥啊？”我抬头望，原来桥头堡另有楼梯可以上去观赏南京市与浩瀚长江的风采。我们到柜台询



问，也不过一元入门票，只是服务员态度冷漠。展示厅空荡荡，没有参观者。整个环境就是被忽略了。江面上风很急，为的是什么？

南京长江大桥是连接长江下游南北城区的主要通道，一日休息不得。它开始设计时，每日通车量是 1.6 万辆，现在是 7 万。南京目前有收费的长江二桥、三桥，但是人们依然热爱老桥。三十七年来，南京人每一天都在忙碌使用长江大桥，大桥当年的壮丽已经隐入江面上的暮霭中。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就像初恋情人十八岁当年嫁入平常人家，洗手做羹汤三十七载，已经一脸沧桑了。突然照面，心，着实疼了一阵。



给作家一个身份

-- 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

抵达北京，就匆匆忙忙赶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好象朝圣者来到了麦加。该馆本来座落于皇家园林内的万寿寺。多年前朵拉去过，还拍了照片，记得是一幢古色古香的房子。当时的文学馆馆长是舒乙先生。

我们参观的这一座，是非常现代化的新建筑，已经搬离开万寿寺了，因为皇家园林湿气重，不适合收藏书籍和手稿。接待我们的副馆长刘泽林说，它的面积有3万平方米，建筑费1亿9千万人民币，刚在2000年5月23日（毛泽东延安文艺讲座纪念日）由江泽民开幕。中国政府将来还会拨款1亿，进行第二阶段的建设。到时候，所有一、二、三级的作家手稿都会收进来。

现代文学馆原是巴金先生倡议的概念。馆外立有一座颇大的巨石屏风，上面镌刻有巴金先生的话：“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入门的铜制把手，也嵌有巴老的掌印，访客推门时，仿佛握住巴老细致的手掌，可见中国对巴金先生极尽尊崇。

现代文学馆的藏书极为丰富。单单作家的手稿，就将近18,000多份。1949年以前的杂志，他们都收集齐全。因为时间颇仓促，我们只在馆内呆了二小时左右，但是已经对文学馆严谨的组织与丰富的收藏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走进二楼“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展

厅，走马看花，约略明白有关单位将 1898 年开始至 1998 年的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分隔为六个部分，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参观者可以通过照片、声音与电子方式阅读那段历史：

1898—1917，五四新文学革命前夕

1917—1927，第一个十年（五四运动时期）

1927—1937，左翼时期

1937—1949，走向大众时期

1949—1966，社会主义时期

1976—1999，新时期文学的繁荣

不过，我没有看见 1966—1976，文革十年那一阶段。一共有 93 位作家捐赠他们的手稿、作品与收藏。在这百年内数以千计的作家照片中，果然让我发现已故九叶诗人杜运燮，我因此很得意的说：“这是我执教学校的校友。好几年前他到夕眺湾探亲时，我们还合拍过照片呢。”的确，中国作家与我们的密切关系是源远流长的。

现代文学馆对鲁迅、郭沫若、巴金、冰心、茅盾、老舍和曹禺七位作家别具青睐，特别为这七位作家各辟一个生活与创作的模拟角落。也许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贡献吧。模拟鲁迅先生在小书房中写作的造型，让我们仿佛看到鲁迅先生于上个世纪 20 年代在他自称“老虎尾巴”的卧室兼工作室中寂静地创作。他的门框上不但有着他那著名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屋后的屏风上还抄录了《秋夜》的全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除此之外，文学馆的庭院，也有 13 位著名的雕刻家为鲁迅、巴金、丁玲、赵树理、郭沫若、艾青、曹禺、老舍、叶圣陶、沈从文、茅盾、冰心及朱自清等 13 位作家制作的浮雕头像。

2000 年文学馆开幕以后，曾经每个月有两个周末举办免费文学讲座，反应非常良好，每一场都有三、四百名听众。后来，主办方决定每一场讲座，收取十元，听众人数马上跌剩三、四十人。这可是出乎意料之外。文学馆后来得到中国电信的支持，继续免费开讲，听众又重新回来。不知今天是否还持续进行呢？忘了请教刘泽林副馆长。在文学馆开过讲座的著名作家学者有舒乙、陈思和、周汝昌、陈建功、余光中、陈漱渝、余秋雨等等。据说北京有一百座博物院，文学馆只是其中之一。在人文气息弥漫的氛围中成长，人要不俊秀，也没有话好说了。

徜徉于现代文学馆，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在中国做作家的确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生活不但有着落，有些作家还过得蛮舒服的。他们有一部分是受薪的专业作家，分内工作就是写评论、小说、诗与散文，而且稿酬另计。我们的马来文作家朋友，因为是在主流中，似乎也有良好的待遇。只有我们这些边沿文学人，两边都不到岸，徒有无限的惆怅。尽管如此，离开之前，马华作协也赠送一套十集《1965—1996 年马华文学大系》给文学馆。不管将来这套书会摆放在哪个角落，因为是我们艰苦奋斗的结晶，难免带着一点点满足感走出文学馆。





荷花已开半朵

旅游曼谷期间，泰国朋友陈静兄特别安排一辆陈氏宗亲总会的面包车，载我们到曼谷南部的佛统府网奎县参观当地的健华华文小学。网奎离开曼谷约 100 公里，从曼谷一路下来，经过的风景和我们的乡村景色几乎没有差异。车子穿过一片农田鱼塘，进入网奎镇即远远眺见他真河岸边公立健华学校的堂皇校舍。那面白色的墙上大大的写着：〈学习好。华文好。纪律好。品德好〉。

网奎街道纵横交错不过几条，他真河岸边，两旁长长并列的木板店铺还保留着七八十年前的模似，大红灯笼挂在每户人家的屋檐下，很有传统特色。早年从中国南来暹罗的潮州乡亲，其中一个登陆暹罗的渡口就在健华小学不远的地方。他们也是从这里乘舟北上，到泰京曼谷开拓天下。

和我们胼手胝足的前辈们一样，扎了根的潮州人，也在这里建立了学校，传承家乡的文化。不知不觉，健华小学今年已经创校 82 年。但是，泰国的华侨比我们的前辈面对更艰巨的挑战与压迫。其中尤以 1939 年及 1948 年的排华浪潮最汹涌，所有华文小学都被强制关闭。独有网奎的健华小学，因为地处边陲，反而很少引起泰国政府的关注，能够幸免于大潮流。即使如此，根据今年 59 岁的校友陈炎坤告诉我们，当年他们偷偷上华文课，京城若有教官前来突击检查，教官还未踏上渡口，他们已经先做鸟兽散。因为学习华文被逮捕的话，是需要坐牢的。

泰国的华文教育从五十年代开始就遭到严禁、扼杀，足足被封闭了半个世纪。虽然如此，华文毕竟是华人的命根，是从来不会那么容易被根除的。尽管泰国过去的各个政府都对华文教育不怀善意，严禁公开教导，但是民间依然有家长聘请家教教导华文的风气。当年槟城的韩江与钟灵中学有不少泰国华裔子弟求学。他们的家长，就是绝不低头的华文教育忠坚份子。

幸好，这样的悲伤岁月已经随着他真河水流逝了。时局如棋局，诡异莫测。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势兴隆，提供无限商机，泰国政府近年来迅速作出不少配合的政策，华文教育的开放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转变。我在曼谷坐的士，和司机闲聊，他用半生熟的英语告诉我，为了应付中国旅客的莅临，政府晚上还开办华文班让司机就读。目前华文已经取代英文，是泰国人最想学习的第二语文。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网銮健华小学教育促进会（相当我们的董事会）的理事们过去数十年坚持的理念，终于有了良好的回报。我们抵达健华的校门，看见泰文底下的 12 字校训：〈学习好。华文好。纪律好。品德好。〉，真有无数的感动。根据校长李扬生的报告，他们的学生从前几年的二百多名增加到八百多人。我们巡视一圈，发现小礼堂、图书室，甚至学校旁边的斋堂也借出两间房改为临时教室。健华小学的学生爆满，最主要原因是每一天都在午后教导华文两小时。不但附近耕农将孩子送来就读，甚至远自曼谷也有家长将孩子送来学习华文。原来健华有一个辉煌的历史，他们过去已经培育了二百多名华文教师，散布国内各个角落。目前，健华有 180 名寄宿生，学生中又以泰裔多过华裔。

健华小学虽然是公立学校，但是政府只给部分津贴。老师的薪水以及学校的建设，都需要靠外来的赞助。这些都是沉重的负担。



不过，他们的校友，有很多离开网寮后，依然心系健华。他们在曼谷赚了钱，就呼朋唤友，一起回家乡办母校。陪我们参观的校友陈炎坚，14岁就离开健华，但是一掷千金，目前正兴建中的五楼校舍，他就捐赠五百万铢。安排我们参观健华的陈静兄，以前将孩子送来槟城韩江学华文，今年已经七十多岁，和健华毫无瓜葛，却乐意在曼谷替健华找赞助人，因此倍受当地人的敬重。

陈静兄是政府的国策顾问。他告诉我们，经过好几年的争取，明年开始，全国一百多间华文学校将可以选择以华文为媒介语教学。一路读上去，在当地大学念完二年，最后二年就可以免费进入北京大学深造。目前在泰国要学习华文已经没有政治的障碍。和1948—1949年的白色恐怖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言。唯一必须克服的问题，就是华文师资。他们每一年都会派送一千名学生到中国受训成为华文老师。

华文教育在东南亚的发展一向崎岖坎坷，时起时落。能够生存，靠的是许多无名英雄的坚持与忍耐。离开网寮，驱车向佛统出发参观世界第三大的佛塔，路上看见一池荷花在午后的阳光间摇摆，煞是美丽。花开花落是自然的韵律。一切的教育都如花朵自由绽放，才能够发挥人的极致。



啊，雅加达（一）

（1）

雅加达有什么好玩？朋友都有这样的问号。

当我们的车子给堵在雅加达的大道上，我不禁替这个白天人口有一千五百万，车子一千万辆的大都市感到不平。这是一个被世界上不少人误解误读的城市。许多人都认为，印尼是一个贫穷，脏、乱、臭的国家。我们能够在那里看见什么？不到雅加达，不知道她的蓬勃商机。没有参观过她的景点，不会知道原来印尼的文化是那么细致。

朋友要到印尼开会，家人问：“你真的要去呀？”言下之意，那里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城市，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雅加达的朋友带我们走访曾经被炸开来的 JW Marriot 酒店及澳州大使馆，一切已经恢复正常。

32 年的铁腕政治，印尼的财富任由几个家族予取予求。几天前的报导，英国法院下判，调查前任总统的女儿杜杜从购买英国制造的“蝎子”坦克获取 1650 万英镑贿金的案件。苏哈多 1998 年下台，时代周刊替他据算家产，共有 350 亿美元。印尼还会有前途吗？印尼还是有用不完的得天独厚的资源。她是落后，但是很有潜能。

印尼因为贪官污吏而贫穷，但是她的一小部分的人民却拥有可以致富的财富。看看 Sudirman 及 Tamrin 大道，左右两边有十二

条车道，永远塞满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运送丰田 Kijang（就是我们的 Unser）的货车过去了，迎面又是崭新的本田 Accord 疾驰而来。Sudirman 大道旁的豪华公寓，最贵的可以卖到一个单位一百万令吉。

这种气势，和我们从苏卡诺哈达机场驶入雅加达市中心，街道两旁所见的破烂木屋完全不同。屋子旁是乌黑脏臭的河流，居民竟然以黑河当成主要的水源。堵车是每一刻都有的景观。车窗外总会有衣著褴褛的人向车内人伸手讨钱。贫富悬殊，在印尼是存在已久的事实。要不然，他的子民也不需要离乡背井，飘扬过海，到海外谋生。

还未进入雅加达，以为到处都是盲流和蛮横的原住民，因为太多的非法印尼劳工在我们的国土上掠夺抢劫。出门前，朋友的女佣甚至告诉我们，她的朋友在怡保当女佣，合约完毕，带了钱回家，才下飞机，就给洗劫一空。听得目瞪口呆。事实上，在印尼购物商场内工作的原住民态度远远比我们的职员谦和有礼太多了。许多当地的华裔朋友都很乐意聘用原住民，因为他们听话，工资低。一位一年经验的女佣，薪水折算起来，不过 120 令吉。大学毕业，每个月的薪水是 400 令吉。当地华裔，家里有三个女佣并不奇怪：一位专司照顾小少爷、小公主，一位扫地，另外一位掌厨。为了沟通，全家的印尼语流利无比。

雅加达有什么东西好买？不管谁是这种自大的夜郎，来到印尼的购物广场，一定后悔讲过这样的话，因为这里的购物广场，并不比 One-Utama 小。世界主要品牌，吉隆坡有的，她都有。她有的，KLCC 有吗？很难说。雅加达有 5 家大型的十合（SOGO），13 间家乐福（CARREFOUR）。这里还有一个富豪的现象。司机将主人送到购物中心的门口，就到停车场等候。主人购物完毕，心满意足



地走到门口柜台前交待一声，服务小姐通过播音系统报告，司机马上就会出现眼前。像牛仔吹一声口哨，千里马就呼啸而来。

有一位从吉隆坡过去打天下的朋友说，他虽然 30 多年来还是保留马来西亚的国籍，但是并不想回来，因为吉隆坡太不安全了。真的？！他目前住在一个华人的富豪区，完全没有威胁感。1998 年的动乱，他们聘用荷枪实弹的军队前后将住宅区包围起来，没有一个歹徒敢跨越雷池半步。在印尼，只要有钱，什么都不相同。你有钱，去选购的商场都是售卖高级产品，怎么会看见那些流氓？即使是泊车，奔驰和宝马一出现，自然有人给你安排最好的位子，和 Kijang 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言。他是很随和的人，语气不疾不徐。但是他叹了一口气：有时候太有钱也不好。因为没有朋友敢接近你。

(2)

有钱或许真的比较少朋友，但是没有人会拒绝成为有钱人，因为有钱实在是太好办事了。至少可以给孩子们找一间符合心意的学校。

好朋友文庆刚抵达雅加达大开拳脚，为了安顿两个在小学读书的孩子，他拜访了所有类型的学校。除了国民小学，他最后锁定两间：英国人与新加坡人办的国际学校。英国人办的，学费一个月 5000 令吉。新加坡那间比较客气，第一年收 6000 美元，接下去每年 3500 美元。比念硕士还要贵，文庆感慨。他最后选择新加坡人投资的 Bina Bangsa School（培民学校）。最大的特色是有教导华文。

参观培民，发现好象举办嘉年华会般热闹，学校的空地间不容发，泊满类似 Kijang 的客货车，原来是载送求学的孩子、佣人及



妈妈。食堂也另辟两个角落：小女佣聚在一堆闲话家常，主人家则坐在另一边谈天说地。培民每级有 4 班，每班有 25 名学生，清一色是当地的华裔。上课前，小公主、小少爷赤手空拳走下车，小佣人将书包放在学校大厅，校方就会派人把书包提入课室。在印尼，当有钱人的后代实在享受。

印尼最大的危机在贪污。症结在于教育。国家因为贪官腐蚀，即使上小学也必须缴付学费。对照我国，读书、贷书，甚至早餐，一应俱全，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民族。教育不普及，贪污不羞耻。没有教育，贫穷的永远贫穷，没有力量翻身。好家庭的孩子，受教育的机会优越，成功机率更高。贫富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如不克服，动荡在所难免。



啊，雅加达（二）

（1）

印尼富饶的多元文化可以在雅加达的 63 家博物馆得以印证。我在雅加达停留三天，匆匆参观了三间博物馆。最遗憾的是错过探访时间，不能进入中央博物馆，因为当地星期五祈祷日，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就休息。中央博物馆又名大象博物馆，门口的铜制大象，是 1871 年暹罗皇朱拉隆功莅访时的赠品。馆内藏有 30 万年前的爪哇猿人头骨化石，以及满者伯夷的宝物。我参观的 Museum Seni Rupa & Keramik（艺术与陶瓷博物馆）及 Museum Sejarah Jakarta（雅加达历史博物馆）就在闹市中央，两间博物馆斜角相对，距离不过一百公尺。艺术与陶瓷博物馆的前身是法院，建于 1870。于 1976 年，由苏哈多总统命名开幕。艺术与陶瓷博物馆的主要收藏有三个部分：雕塑、陶瓷及绘画，年代由 18 世纪迄上世纪末。除了印尼主要艺术家的作品之外，也收藏中、日、韩、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的陶瓷。印尼的木雕一向闻名于世，在艺术与陶瓷博物馆的走廊即摆放有高及六尺的现代木雕与巨型根雕。馆内琳琅满目的美术作品，都以创作年代展示，非常完整。其中有著名的华裔画家李曼峰的〈少女〉，真觉意外。

雅加达历史博物馆本来是巴达维亚市政厅，建于 1626 年。于 1973 年才正式改为历史博物馆。楼下有五座囚室，每一个可以囚禁五十位囚犯。我必须弓身、缩颈，才能够勉强步入黑暗的牢房。死可以从容，生受折磨才是阶下囚的真正考验。历史馆内收藏的 23, 500 件文物中，甚至有 1500 年前的石斧炊具与陶水罐。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桌椅，案柜、床及武器，都是荷兰殖民地时代的文

物。博物馆内另设图书馆，供市民进修。馆内珍藏有 1706 年的圣经，封面由波罗蜜皮制成。

历史馆的压迫感毕竟是非常难过的，绝不可久留。进入 Museum Purna Bhakti Pertiwi（苏哈多珍藏品博物馆），那种感觉马上消失无踪。苏哈多珍藏品博物馆建立在宽阔的印尼缩影公园内，整个面积有 20 多公顷，耗时 5 年，于 1993 年由苏哈多开幕。博物馆外形像五座墨西哥人的尖顶帽子。后来经讲解员 Kasih 小姐解释，原来它那尖起来的外貌是原住民祭拜神明时的米团造型。博物馆的面积占地 2 公顷，只要走一圈，就会感受到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苏哈多财富盖天下，他最聪明的地方就是于在位期间，策划建造了这一座博物馆，并于第一层楼以 25,000 平方米概括介绍他一生的奋斗史。馆藏一共有一万多件，都是苏哈多在位时，各国领袖赠送给他的精美艺术品，真是世界上各地的艺术精华，比浮罗交怡马哈迪珍藏馆更气派。这个收藏馆，室内宽敞，照明特好，是一个值得多次造访学习的好地方。很可惜，我走访三家博物馆，只见到两对参观者。印尼人都忙于应付生活的压力，教育机会也不普及，谁有闲情逸致看馆藏呢？

倒是博物馆附近的印尼缩影村还有些人迹。尤其是园内一座 Imax 电影院，据说银幕是世界最大，播放立体的影像。当天放映的是《尼亚加拉瀑布》，购买入门票的队伍很长。我们坐在高处往下看银幕上的火轮，顺着瀑布汹涌的激流向下俯冲，的确胆战心惊，有很强烈的投入感，没有想到在雅加达有这样的享受。缩影村和砂拉越与马六甲的一样，都是印尼主要的民族房舍，如巴厘岛、苏拉威西岛的南、北村。不过，他们做得更认真，更真实，而且可以乘搭吊缆车从空中俯瞰全国。



一下飞机就见到两座雕塑矗立在停车广场。印尼街头随处可见巨大的人体雕塑，多是神话故事的人物与历史中的革命英雄，如苏迪曼将军。著名的独立广场附近有好几匹拉着战车奔驰的骏马，根据印度教史诗《摩珂婆罗多》(Mahabrata)塑造，既虚且实，神采实在太好了。当然，广场内，由苏卡诺下令建造，137公尺石柱擎起35公斤黄金打造的圣火，是令人必须举首仰望的巨作。尤其是在夜里，五彩灯光投射下，使自由的圣火色彩变幻无穷，更加迷人。

也许是这样的圣火，使印尼的子民对民主与自由永远有说不尽的向往。1997年以来，他们示威、抗议，一个总统换了又换一个，总是在寻找合意的下一个。当天经过总统府，我们也见到一小撮人拉布条抗议，三辆装甲车在旁严密监守。虽然在外面看，印尼一直动荡不安，其实我们还是要佩服他们所拥有的言论自由。好象最近才结束的选举，他们的报刊都能够畅所欲言，也许是他们的出版准证并不需要每年更新，少掉一层约束。印尼幅员广、人口复杂，所呈现的成熟政治意识，远远超越同时时候进行选举的台湾。

(2)

穿过雅加达破落的木屋区，参观台湾的慈济大爱医院、学校以及安置原住民的六幢宿舍，好象来到一个神话世界。

医院、课室和宿舍都是近年建立的钢骨水泥多层楼建筑。进入医院大厅，只见数以百计的原住民正默默地等候医师们的询问与诊断。另一边厢，当天刚好是小肠疝气手术后的复诊，男男女女数十人躺在床上，接受慈济义工们慈蔼的服侍。医院环境明亮整洁，比一般医院好得太多了。



大爱学校楼高三层，课室比我们的教室还要整齐。来这里读书的孩子，当然也是附近的原住民。因为慈济人的扶持精神，让这附近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改变一生。台湾的慈济与印尼的原住民，风马牛原不相及，但是如今却拴在一起，为人类的共生共存提供一个很好的榜样。行有余而济天下，为世界缔造和平、美丽，真令人感动。

朋友说 2002 年这里曾经有过一场大水灾，蓄水池爆裂，水淹一个多月，冲毁不少穷人的家园，造成不少贫穷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当地的慈济人向花莲的证严上人请示，上人立刻指示五管齐下，协助灾黎：抽水、消毒、义诊、建宿舍、建大爱医院。印尼的华裔富可敌国，在那一次的救灾活动派上正确的用途。不及三年，宏伟壮丽的建筑已经投入服务，带给当地贫穷的居民无限的福祉和希望。这种无私的奉献，已经非常接近乌托邦。

在雅加达这么混杂、迷乱的恶劣环境，慈济的出现无疑将净化不少贪婪的肉身。如果参与慈济的富裕华裔常怀柔软心，时时作出无私的扶贫奉献，当能缩短与原住民的鸿沟。虽然杯水车薪，爱的种子发芽成长，如瓜藤绵延散发，一定可以给落后的社会带来进步、安稳与祥和。



覆舟山与安可隆

印尼的万隆，是雅加达与泗水之后第三大城市，印尼人昵称花城。从雅加达乘巴士直驱万隆，只有 160 公里，但是车子走了 6 个多小时，因为必须翻山越岭，经过人山人海的避暑胜地 Puncak（峰顶）。二十多年前曾经在印尼念书的马来朋友墨哈末在我出门前提醒：“多带衣服，万隆会冷。”哪知道，在万隆那几天，阳光无限明媚温暖。时代不同了，冷冷的万隆已经是过去的名字。她就像历经冬天，如今开始进入春季。

万隆因为 1955 年的亚非拉会议，闻名遐尔。因此，亚非拉会议的纪念馆成为旅游万隆的主要景点。其实万隆的景点，何止亚非拉馆呢。文友们带领我们参观的覆舟山及安可隆音乐表演，都很特殊，非常吸引人。

覆舟山离开印尼的万隆市，有好一段山路。山高 1830 公尺，两旁有大片的松林，路段陡斜狭窄，大型巴士上山颇为吃力。如果抵达万隆，没有上覆舟山，是绝对遗憾的事，因为覆舟山是难得一见的活火山。

关于覆舟山的传说有几个版本。有一个家庭，夫妻和小儿子三人，原来过的是很平静的生活。有一天，男主人翁不小心，犯了大错，被罚为一条狗，保护母子二人。可是，做儿子的不明究理，却将那条爸爸狗给杀了。做母亲的当然既心痛且愤怒，将儿子赶出家门。过了十多年，这儿子长大成人，在一个偶然的机，竟然一见钟情，爱上了亲生母亲，因为母亲法力无边，永远青春常驻。当

然，母亲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怎么允许得了这种乱伦的事发生？她当下就出一个难题，要这个刚刚进入青春骚动期的男生在一夜间挖一个湖，还要有一艘船在湖上航行。说来也奇怪，这小男生竟然也懂得法术，一夜未尽，他的船就快造成了。这下妈妈可心急了，也顾不了承诺，一脚将船只踢翻，就成了今天的覆舟山。

这个故事很微妙。如果从一个民族的传说可以探讨她的人生价值观，那么故事里头的狗是非常有意思的。主人翁因为犯错，所以被处罚成狗，永远忠贞地护卫家庭。它既然有重要的角色扮演，当然就不得随意给屠杀。所以小男孩的错杀，是不被原谅的。印尼民族不忌讳谈狗，也许因为这个故事是属于山地原住民，完全没有受宗教信仰的约束。也因为属于山地原住民的故事，所以能够有儿子爱恋上亲生母亲的大胆设想。而母亲不顾承诺，脚一踹就将船踢翻，固然是害怕儿子犯大错，也很幽默地反映，做母亲的就是有这么大的耍赖特权。

火山口约有五个足球场般宽大，在我们脚下十公尺左右，可以看见柔软的灰色泥浆还在冒细烟。空气间有颇浓的硫磺味道。因为是在高原上，四周的气候相当凉爽。火山口对面的山腰间有薄雾缠绕，添上几分妩媚。这么难得的景色，有关当局只是在火山口四周以木条随意围栅。倒是火山口附近，左右两旁设置了不少摊格，出售当地的手工艺品，如竹筒乐器 *angklung*，牛角制作的大汤匙、树皮制作的书签以及鲜艳的火山碎石项链。售货员的态度非常友善良好。来到火山口，当然最普遍的就是各种造型的火山石。宝蓝、翠绿、紫红，色彩缤纷，造型特美，价钱优惠，真是令人爱不释手，只是太沉重了。我走到火山口最可能的底层，检了一颗赭黄的小石头，也算是一个纪念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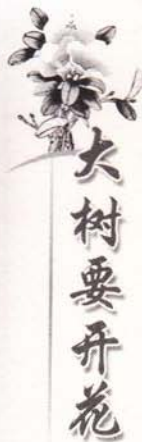
万隆的安可隆 angklung（竹筒乐器）音乐馆给我们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音乐馆是 angklung 音乐学院的表演厅。为我们表演的学生，浩浩荡荡有整百人，年龄最小的只有四岁。他们开始为我们表演的是当地的 wayang golek，类似木偶戏。接着，又有两名十岁左右的女娃戴上色彩鲜艳的面具，表演由印度文化演变而来的戏剧。

音乐厅的建筑采开放式，没有围墙，是典型的印尼传统结构。当孩子们呈现完毕节目，每一名观众都获得分配一件 angklung。经指挥点破，才知道原来每一把乐器都有一定的音阶，do, re, mi, fa, so, la, ti。只要抓住竹筒抖动，音乐就自然流泻，非常原始。我们一共有将近二百人提着二百把乐器，在指挥的领导下，竟然能够共同奏出《友谊万岁》及贝多芬的《快乐颂》等优雅曲子。五湖四海的华裔作家，那么异常的欢乐演出，真正印证音乐是跨越国界、民族与宗教的。

今年的圣诞节前夕，谣言满天飞。西方媒体更言之凿凿，说雅加达将会有爆炸案发生。但是一切过去，雅加达平安渡过平安夜。在回教极端份子的骚扰下，印尼未来的日子确实会动荡不安。印尼是一个天然资源非常富饶的国家，可惜受政治与经济的困扰多年，贫富不均，社会常有骚乱，造成发展不能平稳前进。苏门答腊最近的地震与海啸，千万人在刹那间由人间消失固然是令人悲痛，地震边沿的亚齐政局更是一座活火山，随时可能引爆。

印尼人口超越二亿，比二百把 angklung 难以操控。印尼人民与领袖应该如何智慧互动，是很大的考验。





在海德公园跑步

最近有一家产业公司要在国油双峰塔附近开辟住宅区，强调该区的地皮虽然昂贵，每方尺一千令吉，但是和英国海德公园一带每方尺一万四千令吉比较，真是便宜得太多了。

乍听之下，的确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万四千令吉，折算起来，不过是伦敦的二千英镑。我的学生在伦敦的餐馆工作，一个月也有千多英镑，不会输给吉隆坡的酬劳。而且伦敦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会，人文素养更远远超越吉隆坡。徒有华丽典雅的外型，想要看一幅象样的美术作品都难得一见，我们如何与人相比呢。

凑巧上个月在海德公园附近住了一星期，至今还不能忘记那段美好的假期。我当时住的 Berjaya Eden Park Hotel，是我国成功集团拥有的旅店。早上起身，迎着料峭的寒风，只要跑五十步，就进入海德公园和肯辛顿公园的范围，真是无比的欢畅！海德公园很宽阔，有六百多亩；它和肯辛顿公园比邻，没有分界。两个公园合起来共有一千多亩。

年轻人对海德公园已经没有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那一种莫名的情意结了。住在伊甸园酒店的那几天，我天天早晨七点钟就穿起夹克到公园跑步。第一天早上，我和朵拉两人像傻子一样，逢人就问：“你知道 Speakers Corner 在哪里吗？”让我们失望又惊讶的是，即使是在路中央指挥交通的卷发黑人，也耸耸肩，不知道。我们不禁嘲笑彼此，英语太烂了，虽然卷起舌头，人家还是听不懂。幸好

问了三个人之后，碰上一个中年人犹疑地指向一个角落：“应该就是那边。”原来，他不是英国人。是从德国来伦敦工作的。

我们遵循德国人的指示，找到了一个很空旷的草场，想想就是这里了。是不是，也不管了，就当它是海德公园的演说者的角落吧。一时间，三十多年前在报纸上读过的新闻都涌上心头。在那个反越战的年代、风起云涌的时代、颓废的时代、嬉皮士的时代、激情和奉献的时代、正义和强权对峙的时代，海德公园的盛况是如何的空前绝后呢？南越虽然离开我们很远，但是每一颗美国丢掷下去的燃烧弹都触动当时年轻的心弦。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充满正义和仁慈。即使是主战国美国和盟友英国的年轻朋友，一样不能忍受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狂轰滥炸。在那个反战的年代，海德公园扮演的角色，影响是多么的深远呀。

但是，这样热血沸腾的年代已经久远了。

在海德公园的第一个早晨，Speakers`Corner 前面的旷地上，有无数的铁栏杆一堆堆地交叠着，是盛会已过，一地的寥落。原来前一天正好是黛安娜皇妃的忌辰，此地有盛大的庆典。在不远处的肯辛顿公园，黛妃的子民们给她建了纪念喷泉，前一天由伊丽莎白女皇开幕。可惜天不作美，开幕礼刚结束，就刮了一阵暴风雨，纪念喷泉都泛滥了，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

海德公园和肯辛顿公园一样，都植有高大雄伟的树。最近读温梓川先生关于伦敦的文章，知道海德公园有巨大的桑树，不知是这些吗？大树和树之间，有数十尺的距离，反而给了树们充足的阳光，健康地成长。树荫覆盖面广，因此在海德公园内运动是非常舒服的。夏天的伦敦，早上四点多就天亮了。我们在七点钟进入海德公园，已经有不少各个年纪、各种体型的人在柏油道上奔跑。即



使是在襁褓间，做母亲的也迫不及待将小孩放在推车上疾步推动。如此闲适、宁静的环境，是多么令人艳羡。小孩在这样美丽的公园里长大，已经比我们更早一步享受人间的阳光。

也许是后天的教育，也许是天性使然，英国人对公园真是情有独钟。我后来在伦敦市穿走，又看见好几片绿肺。最著名的当然是白金汉宫外面的大草地，那些成排的大树，一看就很倾心。而且，他们的公园都很大，即使人很多，也不觉拥挤。英国人当年管理槟榔屿和太平，也开辟了植物园和太平湖，至今还惠益两地的老百姓。只可惜，独立以来，转眼已过 47 年，市政局除了守业，并没有创业，公园还是那个公园，每个星期天早晨来散步、奔跑的人，差不多快要将公园挤爆了。

虽然说英国的经济不好，但是伦敦的子民过的日子可要比我们更有素质了。她的博物馆汇集当年纵横五湖四海搬运回来的世界奇珍异宝；美术馆收藏的作品，由文艺复兴到当代，琳琅满目。图书馆的藏书，又广又深，令人瞠目结舌。这一切，竟然都可以免费观赏，远远比法国慷慨多了。因此，伦敦的国家画廊、大英博物馆以及大英图书馆，无时无刻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潮，真正达到国家画廊于 1824 年成立时的宗旨：“要带给一般大众高尚的乐趣”。

到海德公园跑步，再去画廊浏览旷世杰作。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起跑，体格健康，人文修养也超越我们不止一个马鼻。即使我们的地皮卖到一方尺一万令吉，又有什么骄傲呢。假日里，谷中城和太阳广场永远都是人山人海，而且吃喝玩乐，绝大多数是年轻人。



夏天来到 La Rambla

误打误撞，走入 La Rambla 大道，让我们措手不及融入巴塞罗那的狂欢脉搏。这时候的巴塞罗那犹值夏天，不但没有酷热，还觉凉爽，气温只有摄氏 16 度。小学时候抱着怀疑背诵地中海独特的天气冬暖夏凉，原来真的是如此美妙。气候漂亮、而且太阳到了晚上十点钟还不肯下山，使到巴塞罗那一直处在亢奋状态。

La Rambla 的起点是卡达鲁尼亚广场，四周有栩栩如生的石雕塑像。大道中央的路面，是宽约百尺的步行街，真正让车子奔跑的反而只有两旁狭窄的单行道。大道宽阔笔直，全长二公里左右。天气好，每一分钟总有数不尽的欧洲人来欢渡嘉年华。

沿着大道走到终点，是美丽的海港，湛蓝的海水就是名副其实的地中海。港务局旁边 50 米高的擎天一柱，顶端托起来的即是睥睨群雄的野心家哥伦布。苍穹下，哥伦布的右手有力的指向前方，诉说的却已是西班牙难以完成的心愿。

从卡达鲁尼亚广场向哥伦布的纪念碑走下去，沿途都是楼高五、六层的石砌古典建筑物。巴塞罗那曾被阿拉伯、罗马以及法国占领，因此这些建筑和欧洲大陆颇为相似，灰褐、庄严，而且非常整齐。如果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欧洲人很深刻地把艺术融入生活。他们的门框和窗框特大，铁花浇铸得非常细致又有气势，是胸怀壮志的民族留下的辉煌刻印。在宏伟的楼宇内，一般店铺的面积只有三、四十平方米，售卖的是相当精致的纪念品。

巴塞罗那孕育了现代画坛四位怪杰毕加索、高第、达利和米罗，有取之不竭的艺术财富。我们的住所座落在 La Rambla 的支路，就叫达利客栈，小小的会客厅上还悬挂了达利那幅两撇长胡子往上卷的滑稽图像。

据说以版画著名的达利因为太疼爱很会挥霍的老婆（本来是朋友的太太），在最后的日子里甚至在空白的画纸上签名卖给画商，以换取钞票让太太使用。这样的爱情，真叫人不能置信。但是，话说回头，巴塞罗那四位著名的艺术家，哪一个的行径不是骇世惊俗呢？即使是第五位，航海家哥伦布当年也是反其道而行的。当时人家是东行开发马可波罗的路线，他却西航，找到了拉丁美洲。

客栈四周多的是售卖复制四位艺术家作品的精品店，虽然毕加索闻名遐尔，卖得最多的还是高第的作品。世人皆知，高第以他未完成的圣家堂（Sagrada Familia）著名，因此巴塞罗那市内无处不是圣家堂的缩影，印在 T 恤、瓷器上面，或者出版日历、纪念小册子。高第还有一样旅客必购的纪念品，就是七彩蜥蜴，不论走到那里，都可以看见大大小小的蜥蜴爬在柜台上。高第的作品虽然奇特，但是很丑陋，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米罗的线条干净利落，颜色明亮，充满童趣，却比不上高第吃香。有一天我们搭地铁从 Diagonal 站出来，迎面就是圣家堂怪诞的玉蜀黍造型。人在教堂下，恍惚间，有如置身魔幻境界。总算明白它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巴塞罗那市还在为它进行扩建与修饰的工程，八根玉蜀黍至今才建立六根，也许就因为它太著名了。

繁忙的 La Rambla 人潮像茨厂街，但是没有那么拥挤烦躁。除了售卖手工艺品、书籍、花卉之外，也有挟艺而来的江湖客。他们或者表演杂耍，或者为人绘画肖像。其中有一位华妇，将洋人的名字翻译成汉字，再加艺术处理写下来，就可以收取一份 5 欧元，生



意还蛮好的。有一位取巧的表演者扮演成刽子手，档子才开，竟然真的有一位小孩付了 5 欧元，将头套上绞索，扮痛苦让祖父拍照。这些表演者，极有可能是当地的戏剧系学生，因为 La Rambla 大道旁，就有两间戏剧学院。其中一间门口还矗立了卡达鲁亚戏剧之父 Frederich Soler 的塑像。

表演者附近多的是露天的餐馆，每一家都有瓦伦西亚著名的 Paella。我们很好奇，找了一家华人经营的餐馆叫了一客 Paella，发觉它很像我们的瓦煲饭，只不过是用平底铁锅烹煮，加上鲜虾、蘑菇及当地的作料。一盘 Paella，值 15 欧元。换成吉隆坡瓦煲饭，撑都撑死了。别小看这盘饭，我们在机场商店还看见连锅加米及作料的 Paella 一起发售呢。

La Rambla 的三街六巷更有无尽的典雅，让人感到惊喜。第一天旁午在街上走着，发现酒吧间内高悬一支支的猪蹄膀，如肯肯舞娘弹踢的玉腿，煞是诱人。次日清晨，不知不觉，来到整齐光洁的 Mercado de La Boqueria 巴刹，才知道原来就是当地著名的火腿。深藏小巷的蜡像馆旁，有一间酒吧的大片玻璃橱窗内，竟然是数百只蚱蜢和螳螂摺纸。再转一个弯，又有一间店铺让人流连不走，因为卖的是可以让疲累的旅人躺下来的吊床。是不是当年哥伦布由圣萨尔瓦多带回来的，就不得而知了。由小巷再转小巷，人潮还是滚滚而来，正纳闷间已经来到 Placa Reial 广场，楼高五层，是一座口字型老旧广场。其实也不是很特别，但是游客就是那么奇怪，心情特好，可以在其中一家著名的饭店门口排队二小时，以一亲芳泽。微凉的空气间似乎弥漫着慵懒与浪漫，前后不乏搂抱热吻的男男女女。

La Rambla 尽头，哥伦布塑像右边再走三公里，就是巴塞罗那的博物馆，当时正展出上海博物馆的珍藏。世界在缩小了，上万里



的距离，竟只是咫尺之间。而且对中国人的偏见也变得微不足道了。再继续走下去，1992年奥林匹克的竞技场赫然就在眼前。你还记得吗？当年的开幕礼上，神射手拉弓一射，圣火就熊熊燃烧起来。转眼已是十二年了。

巴塞罗那是一个古典的城市。她的气候怡人，交通便捷，历史幽远，人文素养深厚。1992年举办奥林匹克开始，就积极现代化，将古典和现代融合得非常和谐。今年他们正在进行2004论坛（Forum 2004），庆祝完成十二年一个段落的建设。虽然陌生，却能够感受当地政府完成任务以后的踌躇满志。La Rambla 敢于天天狂欢，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只沙丁鱼的祭典

未足九个月，我又重临西班牙，真是不可置信。

因缘巧合，说来就只因为一只沙丁鱼。

去年到巴塞罗那观光，正逢夏末，秋高气爽。夜晚十点，天空还明亮如白昼，行人来往如鲫，疯狂购物、饮酒作乐、呈现艺术表演等等活动。对西班牙人民不爱睡觉只想狂欢的天性刮目相看。它远远和我们的生活习性不相同。也让我回来以后，对人生的某一些执着重新观照、调整。这里毕竟是影响世界的浪漫艺术家毕加索、达利、高迪、米罗，以及踏实的航海家哥伦布的出发点，只是匆匆走过，岂能不带遗憾？

学校的军乐队在去年的全国赛获得亚军，就传出教育部会选派我们出国观摩。今年二月中旬，代表国家到慕迪亚的通知书果然传真到我的桌面。

我们对西班牙的人文与历史地理的认识实在太差了。慕迪亚 (Murcia)？上网查阅，原来它位处依玻利亚半岛 (Iberian Peninsula) 的东南面，离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388 公里。它建都于公元 825 年。东面数十公里外是著名的地中海，常年阳光灿烂，平均气温摄氏 17.5 度，因此有一个昵称“欧洲的菜市场公园”。

原来慕迪亚每一年从耶苏复活节过后第二天，例常举办一个星期的狂热节庆，〈慕迪亚春季盛典〉。西班牙曾经受回教统治 700

年，每年斋戒 40 天期间，都不可以吃肉，只能以西班牙盛产又难吃的沙丁鱼代替。因此人们在艰苦难熬的斋戒降临前，就尽情吃喝，热舞狂欢。马德里还在〈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 举办埋葬沙丁鱼的祭典。据说慕迪亚这个节日起源于 1851 年，当时一群大学生为了超越马德里的庆典，决定组成一支盛大的送葬行列，有花车、杂技、民族舞蹈、化妆舞会、乐队表演，在象征禁食禁欲的沙丁鱼模型的领导下，锣鼓喧天，穿街过巷。节目达到高潮，以焚烧沙丁鱼的模型为终结。因此这个春季盛典也叫沙丁鱼节庆 (La Sardinias)。

我们一群师生 79 人，兵分三路，转过罗马再转马德里，或者转过巴黎再转瓦兰西亚，或者转过福兰福克再转马德里，离开国土三十小时后才抵达慕迪亚。疲累当然在所难免，但是都给兴奋取代了。

慕迪亚对我们是完全陌生的城市，但是站在她的街头，仰望整齐朴实的建筑物，一股属于欧洲的人文气息自然沁入心头。这是欧洲各大城市独具的味道，巴黎如此，巴塞罗那也一样，真不知如何说起。是街上初绽的绿芽吗？还是街头巷尾的古典教堂呢？有一位学生说：这里真美，真想到来读书。人文气息能够在料峭的初春时分隐隐的调节了孩子的思想，真是意料不到的收获。

我们在慕迪亚一共住了五个晚上，除了抵达那晚，每一个黄昏主办单位都安排我们领队出游。在我们的军乐队后面是一条长龙，有杂技表演、各式花车、民族服装、民间传说人物以及各国的铜乐队。锣鼓声、哨子声、吵杂的音乐，敲敲打打，只求欢乐不讲音乐的精准。杂音穿越市中心的大街小巷，十足西班牙人的乐天性格。



这四天的街头游行，让我对西班牙人又多了一层认识。西班牙人爱玩、乐观、开朗，是非常典型的。每个黄昏，几条主要的街道由六点钟开始封锁，工作人员即在街道两旁排列可以折叠的木椅子。这些都是流动的座位，每个位子可以卖到 5 欧元。那四天游行，差不多每一天都有数十万观众，大家坐在椅子上非常有次序的观赏。站在椅子后面的群众也非常有礼貌的和表演者打招呼。

最后一天的盛典，场面空前热闹。慕迪亚市人口有四十万，但是当晚的观众却远远超出一百万。西班牙国营电视台 TVE 和日本电视台都参与直播。警车开路，我们紧跟后面，带领数以千计的表演者，一路走了三个小时。我们收队以后，后面还有各式各样的热情舞蹈，一直闹到凌晨一点多钟。设置在 Segura 河畔的沙丁鱼模型被焚化成灰，欢乐才暂告一个段落。

当天晚上寒意侵人，路旁的广告板上标志摄氏 13 度，但是孩子们都因为掌声不绝而奋力以赴。吹奏西班牙斗牛歌曲一向是孩子们的拿手好戏，这一次正好派上用场，果然成绩斐然。每当 El Gato 和 Galito 一吹起来，群众就欢呼尖叫，有者更闻歌起舞，给孩子们十足的鼓励。之前的夜晚，我们受邀到一个盛大的宴会表演，只吹两首斗牛歌曲，夜宴的绅士淑女就情不自禁进入状况，跳起热情的舞步。

出国之前，虽然政府拨款 19 万零吉，我们还须忙于奔波筹款，得到乡亲父老支持 8 万及家长的支助 15 万，几经奋斗，才能成行。回想起来，这笔巨款用在孩子们身上是太有意义了。有一个孩子发表感想，“来了西班牙，受到了肯定，使我敢于将鼻子抬高。”我们白天所到之处，常有当地父老趋前对我们竖立大拇指：Malasia! 别的不说，至少有一百万个群众见证，一间来自 Malasia 的 Nan Hwa 中学，曾经在西班牙的国土上吹起他们的歌曲，给大家



带来欢乐，也给自己增强了自信。孩子们就像初春挂在枝桠间的花蕾，经过这一次的旅程，一定会绽放美丽的花朵。





啊·Guernica！

据说，巴黎沦陷的时候，德国军搜查毕加索的画室，看见Guernica，便问毕加索：“这是你的杰作吗？”毕加索轻蔑地回答：“不是。这是你们的杰作！”

如果说这一次陪 78 位师生到西班牙演出之外，还有什么心愿？苏菲亚博物馆就是我的终极目标。苏菲亚博物馆门口有一柱巨大的仙人掌，顶端有一颗红星。它和皇家音乐学院紧紧相邻，美术和音乐相得益彰，马德里人真幸福。更幸福的是老师和学生，我们竟然可以免费登堂入室，参观世界级的名画！

2004 年我在巴塞罗那参观毕加索博物馆。该馆由五座古典的巨宅衔接组成，九弯十八拐，气势宏伟，收藏二千多幅由毕加索以及他的遗孀杰克琳毕加索(Jacqueline Picasso)于 1982 年捐赠的不同时期的杰作。在毕加索的博物馆内，我第一次看见画家于 1949 年受共产党联盟(Communist Union CGT)之托，为史太林 70 岁诞辰祝寿，画了一幅右手举杯欢庆的图画。上面提 STALINE A`TA SANTE。此外，毕加索还曾经于 1948 年参与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维护和平知识份子大会。他为好朋友 Paul Eluard 画鸽子纪念，后来成为世界共同接受的和平象征。馆藏非常丰富，唯独少了一幅Guernica，难免有点惆怅。

世界上所有热爱现代艺术的人都知道，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就是苏菲亚的镇馆之宝。一踏入苏菲亚博物馆，大家拿了一张平面图，就按图索骥，摸上二楼，第 6 号毕加索展厅。

毕加索是一个绘画风格多变、题材多样化的画家。虽然如此，从蓝色时期（1901年）到粉红色时期、原始时期、立体主义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至变形时期（1935年），一向没有画过战争的题材。因为残酷的战争，使毕加索的灵魂升华，创作 *Guernica* 这样一幅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很明显的，在这一幅巨画（25尺 x 11尺）中，他企图以史诗似的悲壮来感动参观者的每一根神经。此外，毕加索也第一次运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创作这幅图画。

Guernica 原画以灰色及黑白构成。画的正中央，是悲鸣的马，代表受到践踏戮杀的人民；马身底下横卧的是身首异处的兵士，他临终还紧握一把断剑；左边歇斯底里仰天哀号的妇人，手中托起来的孩子已经命丧战火中；是谁造成她的哀痛呢？当然是她头上那一匹凶狠的暴牛！这一段时期，毕加索画了不少凶残的牛和哀叫的弱马，以象征强权与弱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右边的人也是惊惶嘶喊，画中央却有一盏油灯照亮了地面匍匐而来的乱民，和断剑旁的小花。

这几天来，孩子们都知道我念兹在兹的就是这一幅图画。离开博物馆，有一位学生问：“老师满足了吗？”我转头看看有几位学生购买解说 *Guernica* 的专书，不禁微笑。他们一定是不满足我简短的解释吧。





且为皇马疯狂

一大票人走在我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路上，忽然发现皇马足球场。男孩子们都兴奋莫名，尖叫起来。对面的 Burger King，一个汉堡包 5 欧元；一张入门参观皇马足球场的门票 9 欧元，他们比较了一下，还是宁可饿一下肚子，看皇马！我一向对用脚控制、横冲直闯的球类不兴趣，但是受到孩子们的感染，也一马当先，跑在他们前头。

是的，皇马虽然不是天下最好的球队，但是它在每一个时段都能够紧扣那一个时代的年轻人。今天的男女，谁不迷 David Beckham？就像曾经协助皇马三夺欧洲联赛冠军的天才小子 Raul 一样，17 岁那一年才亮相，就风靡天下。还有 Ronaldo，以及更早的阿根廷天才 A. Distefano、S. Bernabeu 和 Prast，每一次他们的出现，都能吸引疯狂的各个年龄层。

皇马，皇家马德里足球队的简称，西班牙写法是 Real Madrid。它在 1902 年 3 月 6 日成立时，名称是马德里足球队，就已经崭露头角。白色 Tshirt 和白色短裤，以及精湛的球艺，马上令人刮目相看。虽然起步的第一年，败给此后的宿敌巴塞罗那，没有斩获，但是由 1905 年获得第一次全国性足球赛冠军以后，1906 及 1907 年又将冠军宝座紧紧扣住，从此就在欧洲足球坛上插上难以动摇的标竿。它的辉煌史包括：28 次西班牙联赛冠军；17 次西班牙国王杯冠军；9 次欧洲联赛冠军杯冠军；6 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等等。

翻开皇马的一百年历史，每一代都有叱咤风云的足球明星，其中最杰出的球员和策划人应该就是 S. Barnabeu。他在 1912 年效劳马德里足球队，后来成为球会主席，东征西讨，立下不少汗马功劳。马德里足球队表现优越，终于在 1920 年 6 月 29 日受国王赐封为“皇家马德里足球队”。S. Barnabeu 最大的贡献是于 194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购买今天皇马足球场的场地，并且在大战过后将巍峨大厦建立起来。为了纪念他，大家都尊称他皇家马德里之父。我们参观的皇马足球场也叫 Barnabeu 球场。它于 2002 年夏天全面翻新，100 巴仙天然草皮之外，南面以一千七百万根人造纤维加强，使它更稳定，易排水、少维修。

进入皇马球场，个人票价是 9 欧元。但是团体票每人只需要 4 欧元，老师免费。孩子们因为省下一个 Burger King 而高兴不已。参观的程序很简单，查票员确定我们的票据后，就指示我们乘电梯直上四楼。走出电梯向下望，原来这里已经是最高处，可以一目了然，看见 Real Madrid C.F. 打印在观众席上。兴奋的孩子马上摆甫士拍照，将 Real Madrid C.F. 摄入镜头。这是我们每一次球赛时荧幕上所见的实景呀！

工作人员再一次上来，又将我们用电梯送到底楼。眼前豁然一开，翠绿色的草地，不就是 David Beckham 等人驰骋的战场吗？刚刚我们从上面望下来的 Real Madrid 字样，看得更加清楚了。就是这样的一片草地上面，全世界数以亿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为它癫狂。西半球的夜晚是东半球的早晨，球赛进行的时候，谁还去管他时差的影响？摸黑看完球赛，已是公鸡啼晓。次日早晨，双眼浮肿、神情恍惚到办公室上班，都是因为这一片草地上的激烈战事！在初春的阳光底下，绿色的草地发出诱人的色彩。我正想跨越座位去感觉草的温柔，忽然哨子声尖锐响起，原来是守卫的女士警告另一班观众。



我们沿着指示向前拐转了一段脚程，才发现原来主办当局别有用心，为观光者设想得非常周到，好让我们穿过球员们洗澡间、厕所、水力按摩浴池，以及更衣室。球员准备妥当，只要走过一条通道，前面就是名和利厮杀的战场了。当前的世界，最教世人癫狂的球类比赛，非足球莫属。二十二人在美丽的草地上拼搏的，可是大街小巷数以亿万计的生意。达官显要、市井小民，同样会在足球的季节忘我痴迷。

即使是短暂的参观，也一样会感染球赛时那惊人声浪的呼唤。一眨眼，孩子们早就脱掉外套，摆好姿态如出柵的老虎，手臂勾手臂、肩顶肩拍照留恋。当然，一支良好的队伍，总是需要出色的教头。环顾四周，别无他人。老师又何必谦让呢？来到皇马球场，没有想到，我会和学生们摆出这样的姿势。是的，青春原来是可以传染的。

于户外的球场满足了假球星瘾，再向前走，就是皇马一百年来辉煌的史展览馆。走廊两旁，摆设的是过去一百年来，皇马的战略品，大大小小的战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最令人感慨万千的还是长廊上铸刻着百年来数以百计的皇马悍将图片。想当年，这些骁勇善战的大将，在草地上飞驰，世界上哪一个角落没有为他们如醉如痴的球迷呢？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多少风流人物！最美好的及最恶劣的，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三见毕加索

看过了格尔尼卡 Guernica 和毕加索的立体透视时期的作品，我满意地离开了苏菲亚美术馆，也告别了西班牙。什么时候会再来？一万公里的旅程，真是欲说还休。

不管如何，我是很满足的，因为除了格尔尼卡，我在西班牙前后见过毕加索的原作三次，为数数千张。这是我在中学读书时期，听见毕加索的名字以后，绝对没有梦想过的机缘。

毕加索是一个创作力非常旺盛的艺术家。除了 1935 年第一任妻子 Olga 带着儿子保罗离他而去的冬天伤心无法提笔，可说没有一天停止创作。而且，毕加索很健壮长寿，活到 1973 年，以 92 岁的高龄逝世。因此他的绘画风格虽然经历过无数次的蜕变，从少年时期扎实的写实风格进入后期的田园时期，每个阶段都留下难以估计的绘画、陶器、版画与雕塑作品。报告说他遗产中就有油画 1885 幅、素描 7089、雕塑 1228、陶器 3222 件，版画数万张。

毕加索虽然在西班牙东南小镇马拉加 Malaga 诞生，却在巴黎成就一生的名利。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Barcelona 是毕加索断断续续住过最长久的地方（1895—1904）。这期间，他进出马德里和巴黎，从学院生到唾弃正规学院训练，以及进入表现悲伤与受难的蓝色时期。毕加索的成就睥睨艺术界，巴塞罗那市政府当然不会错过机会表扬。他们先是在 1963 年为毕加索建立一座美术馆。后来当地望族之后又耗费巨资修建数座 13 世纪大宅，捐赠市政府成为今天的巴塞罗那毕加索美术馆。

美术馆座落在一条窄小的巷子，虽然一幢一幢的四方形建筑外面，紧贴墙壁有石梯直达庭院，颇有特色，起初还真小看了它。待到进入，才体会庭院深几许的味道。入门票分二部分：永久展示馆及临时展出厅，每张 5 欧元，一起参观是 8 欧元。巴塞罗那应该是毕加索难忘的城市。他生前曾经不间断地捐了不少作品给该馆，于 1970 年捐了 1700 多件。他去世后，遗孀杰克琳毕加索（Jacqueline Picasso）又捐赠一大部分作品，其中包括雕塑、陶瓷、版画，使到巴塞罗那毕加索美术馆是当今世上收集他的作品最丰富的其中一间。

巴塞罗那毕加索美术馆展出很多毕加索早期的作品。比如〈初次领受圣体〉（1896）、〈科学与恩宠〉（1897）、〈渔夫〉（1896）、〈父亲〉（1896）及〈母亲〉（1896），都是该馆的珍藏。仔细欣赏这些图画，我们会感到非常惊讶，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怎么能够绘画出如此精致的作品？跟着这些作品的展出次序，我们就可以看见毕加索不同时期的蜕变。从生活困顿创作蓝色时期的忧悒（1901—1904）、遇上第一个情人费尔南德·奥丽维亚 Ferrnande Olivier 进入粉红时期（1905—1906）、再经历原始时期、立体主义、新古典、变形、表现、田园各个时期，都各有收藏。

我也在美术馆看见，毕加索于 1950 年美国攻打朝鲜时所画的抗议帝国主义的作品。原来毕加索在 1944 年就加入法国共产党了。也难怪他会画干杯图向史太林祝嘏了。这一位玩世不恭的画家，他的政治关怀还真出人意料之强烈。其实，临时展示厅的作品主要是反映毕加索的反战精神，主题也环绕 1937 年的 Guernica，创作经过。该馆又另辟一个空间，特别展出毕加索的和平鸽草图，



让我们明白 1950 年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召开，口衔橄榄枝的鸽子图是怎样演变出来的。

在西班牙小城慕迪亚 Murcia 看见毕加索一系列的《Suite 156》素描，则是旅游人文气息非常浓厚的欧洲信手拈来的收获。

有一天早上，带领一班学生参观 Murcia 城内的菜市场，见识当地的腊肉猪腿、透明的大红虾以及硕大的瓜果后，按图索骥找到了 Casa Diaz Cassou 美术馆。馆外的布告栏上面展示的 Suite 156 海报，竟然就是毕加索的作品！猛打一个照面，这一批素描，不就是类似三十多年前在《海洋文艺》读过的插图吗？记忆中，有一幅素描是一个牛头人身的赤裸男人，及一群裸女在厮混的图景。几十年后，竟然在原作者的原乡让我碰上了。人生的际遇是何等奇妙啊？

Suite 156 展出的作品有上百件，是 Bancaja 银行基金的珍藏品。创作年代集中在 1970—71，两年后，毕加索就以 92 岁高龄去世了。因此，这一批作品，可以说是画家最后的遗作。

毕加索早在 1920 年就画过一批神话人头马身怪兽圣陶 Centaure 抢劫裸体女人的素描。他一向不避忌表现情色的构图，有不少作品都非常露骨。三十年代，他又以吃人兽米诺陶 Minotaure 为主题，画了一系列作品。米诺陶是天神宙斯的化身，他一对女人发生兴趣，就会变成牛头人身的怪兽强掳女人。那些赤裸素描，就好象狂欢的冶戏正在进行。而且常常有一个人躲在幕后偷窥或沉思。Suite 156 一样是男女赤裸混杂，有牛有马，气氛热闹。和他义正词严的政治作品对比，有天渊之别。来到 90 岁了，老人家还是那么精力旺盛，真是稀奇。有人因此说他发疯了。他是一个心理复杂的画家，虽然他用一生来表现孩子的纯真。不过，老



人家虽然上了年纪，他的线条还是流畅利落，想象力丰富，构图精美，完全没有老态。能够看见这一批绘画，是机缘具足。孩子们眼前也许不解，数十年后，他们一定会珍惜这场经验。







小黑简介

1987年小说《人鼠》收入《世界中文小说选》（刘绍铭、马汉茂策划编辑—台湾时报出版公司）

小说集《黑》被新加坡 United World College Of South East Asia 推荐为国际华文文学考试课本之一。入选《当代台湾及海外中短篇小说集》

小说《树林》被新加坡管理学院 (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选选 (欧清池博士编写) 为新加坡管理学院开放大学中文文凭课程教材。收入《世界华文文学作品选读》

短篇小说《细雨纷纷》翻译为国文，并收入以此篇小说作为书名的马来文小说集 (2000年大马国家语文局出版)

短篇小说《黯淡的大文》翻译为国文。收入《Impian di Pelabuhan》 (2004年大马国家语文局出版)

出版作品年表：

1. 小说《黑》(1979年) 蕉风出版社
2. 小说《前夕》(1990年) 十方出版社
3. 小说《悠悠河水》(1991年) 艺青出版社
4. 小说《白水黑山》(1993年) 马来西亚作协出版
5. 小说《寻人启事》(1999年) 选辑文丛, 彩虹出版社
6. 散文《玻璃集》(1983年) 十方出版社
7. 散文《一本正经》(1994年) 红树林书屋
8. 散文《和眼镜蛇打招呼》(1996年) 红树林书屋
9. 微型小说《走出沙漠》和桑拉编著 (1999年) 先群企业出版
10. 散文《抬望眼》2004年雪隆兴安安全馆与大将出版社

生命的力量储藏在大地上，随时随地都会在隔夜间破土而出。栽种花树尤其会因为这份冲击带来无限欢喜。有一天，食堂老板不可置信的说：“一片叶子也没有，也开花了。那是什么树？”兰花楹的叶子本来就稀疏，在成长期间极像还未蜕变的黄毛丫头不起眼。但是，当它在空中静静地绽放淡紫色的花朵，又娇柔地随风飘落，即便是为生活而忙碌的老板看见了都会自然地心生怜惜。

是美丽的物事，怎么会不引人瞩目呢。即使小鸟都会飞入美丽的花丛。自从校园内众花开放，就有白头翁、黄鹂、喜鹊、斑鸠、蜂鸟嬉耍于刺桐、洋紫荆、兰花楹、凤凰木、金急雨、青龙木以及泰国樱桃的枝叶间。很巧的是，在花香渐浓的时刻，孩子们在学业和课外活动的疆域也逐渐打开一条血路，捷报频传。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逐年的争气表现，仍然让人感到无限欣慰。

每一棵树，经过风雨的锻炼就会长大成为覆盖方圆数丈的大树。大树要开花，那是必然的。但愿孩子们都像树一样专心。才七年的光景，新树已是众鸟的庄园。

